



READERS

# 读者®

面摊 拉大锯 国潮，不止于“潮” 你最寂寞，点亮灯火



ISSN 1005-1805



读者微信



读者蜂巢

2021·24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 749 期 十二月下

# 时间的证词

● 龙建雄

早些天，有朋友在闲暇之时，把自己坚持写了12年的电子日记在电脑上汇集成册。本是4300多天的日常琐事，每天也就三言两语，不承想竟有50万字之多。面对海量的文字、庞大的数据库，朋友来了兴致，他好奇地搜索关键词，一段又一段地回顾经历。

在众多关键词中，我对极具生活气息的几组数据很感兴趣。

从日常生活来看，朋友提“休息”2057次，“散步”683次，“上网”473次。带“酒”字的有1167次之多，有意思的是，记录喝酒47次，醉酒却有70次，说明谁对“醉”都记忆深刻。记录儿子2579次，老婆753次——孩子才是每个家庭真正的“中心”。

从工作统计看，“参加会议”2866次，“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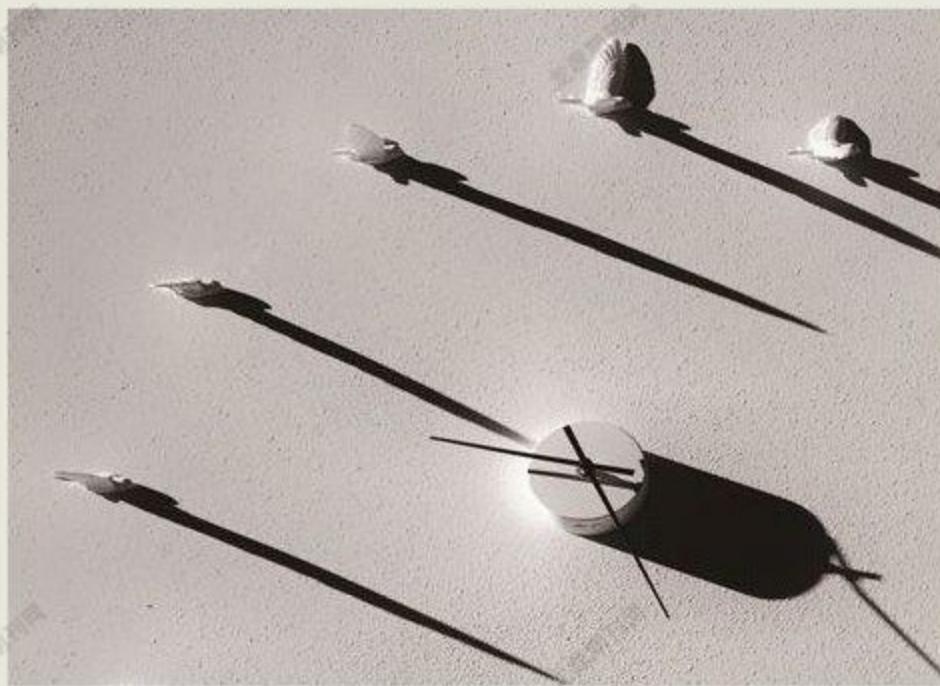
班”798次，“写材料”466次，“交班”360次，“考核”99次。

从心态记录来看，“高兴”79次，“累”41次，“喜”36次，“遗憾”27次，“哭”15次。我很好奇他为何而哭，他解释说，记录儿子哭12次，自己哭仅仅3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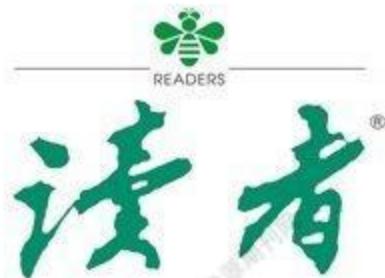
时间承载着真实感。把人的一生比作电脑程序，在人世间运行数十年之后，你所留下的记忆既是数据，也是回不去的光阴。通过朋友详细的分析，我仿佛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但时间给予我的真实感没有他的那般实在和震撼，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时间才有生命力。

时间确实是世界上最公平公正的计量单位，它至今不曾欺骗过谁。

(佳 日摘自《广州日报》)



卷首语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祜

潘 萍 陈天竺

###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李艳凌

责任编辑 马逸尘

编 辑 李秀娟 周广挥

李永康 张 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裴媛媛

版 权 尹 莲 2130213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2130196/2130198

### 经营部

销售总监 韩学斌 2130410

发行总监 雷 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 燮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韩 蕊 2130159 雷 博 2130132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 宁 2130173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 真 (0931) 2130411

### 综合部

副 主 任 王 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樊又菲 2130425

孟 钊 2130273

稿 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 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 目

2021年第24期(总第749期)

## 专题

##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14 柴米油盐之上

酷玩实验室编辑部

## 文苑

1 时间的证词

龙建雄

4 面摊

陈映真

13 落雨的时刻

高 兴

28 饺子

蒋 韵

35 俨然坐下

车前子

43 锅炉工

白庆国

70 远景

马林·索雷斯库

## 人物

24 “跛脚鸟”的救赎

非凡君

34 作家眼力

柯 云

38 永远的第二名

吴淑斌

61 一把琴与一支笔

李宗盛

## 杂谈

9 数晨夕

杨无锐

12 生活停止的地方

刘震云

18 遇见生命与死亡

罗点点

40 赛场的边界

梁 琰

42 在路上

何 帆

64 欺负人的孩子和被欺负的孩子

孙 欣

67 日常生活的常识

王安忆

## 话题

22 在单身的黄金年代, 我们如何面对爱情

梁永安

30 国潮, 不止于“潮”

桃子酱

52 告别了纯真年代的科学

江晓原

60 做大池塘里的小鱼还是小池塘里的大鱼

倪考梦

## 人生

8 半个父亲在疼

葛亚夫

10 拉大锯

焦 波

20 你不知道的“淑芬”的一生

世相君

32 登登的“奇幻”漂流

金 钟

46 草木一秋

陈 慧

56 山楂是甜的

肖 于

59 一碗油豆腐粉丝汤

严 锋

## 人 生

- |    |            |     |
|----|------------|-----|
| 66 | 那一星游走于乡野的光 | 刘荒田 |
| 67 | “体育渣”的亚军   | 张春  |
| 68 | 接纳生命的残缺    | 毕啸南 |

## 生 活

- |    |          |     |
|----|----------|-----|
| 11 | 一粒尘土睁开眼睛 | 刘亮程 |
| 27 | 同一屋檐下    | 蒋曼  |
| 41 | 书卷气      | 杨葵  |
| 44 | 毕业纪念册    | 余斌  |
| 58 | 沟通的方法    | 脱不花 |

## 文 明

- |    |              |        |
|----|--------------|--------|
| 31 | 为什么空间站上能使用毛笔 | 3C 273 |
| 35 | 两个韩愈         | 余弓     |
| 48 | 你最寂寞，点亮灯火    | 李伟长    |
| 50 | 荀子与牛仔蓝       | 任多     |
| 54 | 卿不如我         | 丁时照    |
| 55 | 护象人          |        |
| 62 | 搜救犬的故事       | 田梦媛    |

## 悦 读

- |    |       |
|----|-------|
| 17 | 言论    |
| 36 | 幽默与漫画 |

## 意 林

- |    |           |     |
|----|-----------|-----|
| 65 | 诗意        | 高自发 |
| 65 | 父亲的心      | 钟叔河 |
| 65 | 忘记过往，降低期待 | 塞涅卡 |
| 65 | 沉默是一种轰鸣   | 陈世旭 |

## 点 滴

- |    |         |       |
|----|---------|-------|
| 7  | 青年的动人之处 | 王小波   |
| 16 | 不传苦     | 郭华锐   |
| 21 | 拙厚的爱    | 马德    |
| 45 | 拆字      | 徐川 宋云 |
| 57 | 雪       | 彭程    |
| 63 | 神秘经验    | 张晓风   |

## 互 动

- |    |                |
|----|----------------|
| 71 | “《读者》光明行动”(99) |
|----|----------------|

## 封 面

- |          |             |
|----------|-------------|
| 唠叨(油画作品) | [加拿大]莫娣·刘易斯 |
|----------|-------------|

##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2130258  
 传 真 (0931)2130422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mailto: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mailto: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彬 2130321  
 副主任 王玉柱 2130278

##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mailto: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 印刷发行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 价 9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 面摊

陈映真

1

“忍住些，”妈妈说，一边满面忧愁地拍着孩子的背，“能忍，就忍住吧。”

但他终于没能忍住喉咙里轻轻的痒，而爆发了一串长长的呛咳。等到他将一口温温的血块吐在妈妈托着的手帕中时，妈妈已经把他抱进一条窄窄的巷子里。他虽然觉着疲倦，但胸腔里仿佛舒爽了许多。阵阵晚风拂过，他觉得吸进去的空气凉透心肺，像吃了冰一般。

“妈妈，我要吃冰。”

他的双手环抱着妈妈的肩膀，半边脸偎着妈妈长长的颈项。他的盈着满眶泪水的眼睛，望向妈妈身后远远的巷口处穿梭往来的人群和车辆。除了有些疲倦，他当真觉得很安适。妈妈轻轻地摇着他，间或拍拍他的背。

“等大宝养好了病，妈妈给你买很多冰，很多很多。”



黄昏正在下降。他的目光，吃力而愉快地爬过巷子两边高高的墙。左边的屋顶上，有人养着一大笼鸽子。当妈妈再次把他的嘴揩干净时，他们就要走出巷子了。他只能看见鸽子笼黑色的骨架，后面衬着靛蓝色的天空。虽然今天没有逢着人家放鸽子，他却意外地发现鸽笼后面的天空上，镶着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

“星星。”他说。他那双盯着星星的眼睛，似乎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晶亮，还要尖锐。

2

妈妈抱着他回来的时候，

爸爸正弯着腰，扇着摊子下面的火炉。妈妈一手抱着他，一手拿起一块抹布擦着摊案子——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钱安上一层铝皮，因此他们特意把木制的摊面擦得格外洁净。大圆锅里堆着牛肉，旁边放着一箩筐圆面饼，大大小小的瓶子里盛着各种作料。

“又吐了吗？”男人直起腰来忧愁地说，一面皱着脸用右袖口揩去一脸的汗水。牛肉温温地冒起热气来。

黄昏变得浓郁起来。不一会儿，沿着通衢要道，亮起了两排长长的、兴奋的街灯。高楼林立的西门町，换上了另一



种装束，在神秘的夜空下，逐渐沸腾起来。

妈妈没有说什么，顺手舀了一碗肉汤给她的孩子。他很开心地喝着浓浓的肉汤。爸爸用一种安于定命的冷漠看着他，随后又若有所思地切了一块肉放到孩子的碗里，仿佛这样便能补养孩子被病菌消耗的身体。

肉汤沸滚起来的时候，摊旁已经有两三个人坐着。他们从人潮中退出，歇了下来，舒舒服服地享受了一番，又匆匆投入那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往哪里去的人潮里。

“加个面饼吗？”

“您吃香菜吧？”

“辣椒？有的。”

男人独自说着，女人和孩子闲坐在摊子后面。虽然他们来到这个都会已有半个多月，但是繁华的夜市对孩子来说，每天都有新的亢奋点。他默默地倾听着各种喇叭声，三轮车的铜铃声和杂乱的脚步声。他也透过热汤的白气看着台子上不同的脸，看到他们都用心地吃着他们的点心。孩子凝神望着，大约已然遗忘了他说不上离此有多远的故乡，以及故乡的棕榈树、故乡的田陌、故乡的流水和用棺板搭成的小桥了。

唉！如果孩子不是太小了，他应该记得故乡初夏的傍晚，也有一颗橙红的早星。

### 3

大约是在最后一抹余晖消逝，以及天上开始亮起更多的星星之后，忽然从对街传来匆

促的辘辘声。妈妈抱着孩子朝爸爸注视的方向看去，两三个摊主正推着摊车朝这边跑来。这个骚动立刻传染了远近的食摊，于是乎，辘辘声越聚越大。爸爸也推着他的安着没有削圆的木轮的摊车，咯噔咯噔地走了。这些摊车冲散人潮，辘辘地拥到街那边去了。而人潮也就真像切不断的流水一般，瞬即恢复了潺潺的规律。

女人和孩子依旧坐在原来的地方，不一会儿果然看见一个戴白盔的警官。他从对街踱了过来，正好停在这母子俩的对面。他把纸夹挟在左臂下，用右手脱下白盔，交给左手抱着，然后用右手用力地擦着脸，仿佛他脸上沾着什么可厌的东西。店面的灯光照在他舒展后的脸上——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他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困倦而充满热情，甚至连他那铜色的嘴唇都含着说不出的温柔。当他要重新戴上钢盔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对正凝视着他的母子。慢慢地，他的嘴唇弯出一个倦怠的微笑。他的眼睛闪烁着温蔼的光。这个微笑尚未平复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孩子和妈妈注视着他踱进人的流水里。

至少女人是认识这个面孔的。

那是他们开市的第一天，毫无经验的他们便被一个肥胖而凶悍的警官带进派出所。他们把摊车排在门口的两个面摊和一个冰水摊中间。

“我是初犯，我们五天前才来到台北……”爸爸边走边

说着，赔着皱皱的笑脸，然而那个胖警官似乎没有听见，径自走进内室，猛力地摇起扇子。

对面的高柜台边，围着三个人，两个年轻的都穿着高高的木屐，留着很长的头发。另一个较老的穿着没有带子的黑胶鞋，光光的头配着一张比孩子的爸爸更皱的脸。孩子的爸妈便不安地站在另一端。爸爸时而望一眼停放在门口的摊车，时而看看壁上的大圆钟，时而看看门外的夜色。

“到这里来！”

爸爸于是触电一般地向高高的柜台走去。这时候，那三个人陆陆续续地走出去了。柜台后坐着两个人，一个低着头不住地写，一个抽着烟望着他们。

“我是初犯，我们——”爸爸说。

“什么地方来的？”抽香烟的说。

“我是初犯，我们——”爸爸说。

“什么地方来的？”他用鼻子喷出长长的烟。

“啊！啊！我是——”爸爸说。

“苗栗来的。”妈妈说。

柜台后的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妈妈。正是那个写字的警官，有着一对大大的眼睛，困倦而深情。妈妈低下头，一边扣上胸口的纽扣，一边把孩子抱得更紧了。

由于附带地被发现没有申报流动户口，他们不得不留下六十元的罚款，这才带走了他们的摊车。当妈妈从肚兜里掏



钱的时候，那个大眼睛的警官忽然又埋头去写什么了。

## 4

“这个警察，不抓人呢。”孩子说，那个年轻的警官已经消失在街角。

“大宝长大了，要当个好警官。那时候，你们就不用怕了。”他说。妈妈一直没有说话，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一面扣上胸口的扣子。街灯照在她的脸上，也照着她优美的长长的颈项。这年轻的妇人无言地凝视着喧闹的人潮，大抵她的心也漂得很远了。

到了行人开始渐渐稀少的时候，他们已经换过许多地方，最后他们停在一个街口。孩子看见对面的大楼上，挂满了画像，有拿刀的，有流血的，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也看见长长的一排脚踏车，似乎都在昏黄的路灯下打瞌睡。因为满街的灯光，从远远的夜空看来，这座城市罩着一层朦胧的光晕。人潮渐退的时候，汽车的喇叭声和三轮车的铜铃声就显得刺耳起来。

“加个面饼吗？”

“……”

“您吃香菜吧？”

“……”

“辣椒？啊，您！”

孩子和女人都抬起头来望向摊子。爸爸正皱着脸笑着，客人——那个年轻的警官——也新奇地望着爸爸，他抿一抿温情的嘴，微笑起来。

女人和孩子都兴奋地望着那个疲惫的警官开始热情地吃他的点心。爸爸带着皱纹的笑

脸，替他添了两次肉汤。汽车的灯光偶尔扫过坐在暗处的母子，女人下意识地拉好裙子，摸了摸胸口的纽扣。

年轻的警官满意地直起身来，开始拿他的皮夹。

“不要，不要啦！”爸爸说，皱着一脸的笑。

年轻人注视着爸爸的脸，不久那温情的微笑又爬上他困倦的脸，还是放下十块钱，起身走了。

“啊，啊！不要——啊！”爸爸说，“那也得找钱呀，啊，啊，不要——”

爸爸着急地拿着十块钱追了几步，又跑了回来，慌忙拿了一张五元正要再追上去。这时候孩子看见对面的房子里拥出来大批的人，胸前挂着箱子的小贩们、三轮车夫们也拉起客来。有几个人已经坐在他们的摊子边了。

“啊，啊！”爸爸说，“唉，金莲！你快追呀！”于是爸爸又忙着招呼客人，“金莲，快追！”爸爸喊着说。

妈妈默默地接过那五元，不一会儿便消失在黑暗里。孩子独自坐在角落里，看着川流不息的人潮，看着台子边不同顾客的脸。一辆辆三轮车载着它们的顾客，拖着不同音色的长长的铃声，奔着不同的方向去了。街口的红绿灯机械地变着脸，但不论红绿，在它似乎都显得十分困顿而无聊。夜市的最末的人潮，也终于渐渐地消退下去，甚至连车声都变得稀落了。

这时候妈妈悄悄地走了回来。她低着头只顾走向孩子，

甚至没有抬头看看爸爸。她走近孩子，一把将他抱在怀里。他感到妈妈的心异乎寻常地跳动着。他又用双手抱住妈妈的肩，半边脸偎着妈妈长长的颈项，细腻而冰凉，他感到舒适。妈妈把他抱得更紧了。

爸爸送走了最后一个顾客，开始收拾。妈妈帮着把洗碗的水倒进水沟，孩子发现妈妈变得出奇地沉默。

“他不要钱吗？”孩子说。

“追上了吗？”爸爸说着，点起一根皱皱的香烟，“啊——他是个好心人。”

他们推着那安着没有削圆的木轮、咯噔作响的车子离开街口时，西门町似乎已经沉睡下去。街灯上罩了一层烟雾，它们排着长长的行列，各自拉着寂寞的影子。许多店门都关了起来，有的还在门外拉上铁栅栏。几家尚未关门的，也已经开始收拾。街上只剩下稀落的木屐声。街道显得十分寂寥。一只狗嗅着地而跑进一条幽暗的巷子。

他们逐渐走出这个已变得空旷的都市，从睡满巨厦的大路走向瑟缩着矮房的陋巷。

“他是个好心人，”爸爸说，半截香烟在他的嘴角一明一熄，“好心人。”

走在摊车左侧的妈妈，只是默默地走着，紧紧地抱住孩子，陷入沉思的她在昏黄的街灯下显得甚是优美。孩子舒适地偎着妈妈软软的胸怀和冰凉的肩颈。

“他，不要钱的吗？”孩子说，“不要，不要——”

而不幸的，孩子又爆发了



一个夏末的星期天，我在维也纳，阳光灿烂，城里空荡荡的，正好欣赏这座伟大的城市。

在那个与莫扎特等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歌剧院附近，我遇上三个在街头演奏的人。不管谁在这里演奏，都显得有点不知寒碜。只有这三个人例外。

拉小提琴的是个金发小伙子，穿着毛衣和宽松的裤子，简朴但异常整洁。他似乎是这三个人的头头，虽然专注于演奏，但也常看看同伴，给他们无声的鼓励。有一位金发姑娘在吹奏长笛，她穿一身花呢套裙，眼睛里有点笑意。还有一个东亚女孩坐着拉大提

琴，乌黑的齐耳短发下是一张白净的娃娃脸，穿着短短的裙子、白袜子和学生款的黑皮鞋，她有点紧张，不敢看人，只看乐谱。三个人都不到二十岁，都漂亮至极。至于他们的音乐，就如童声一般，是一种天籁。这世界上没有哪个音乐家会说他们演奏得不好。

我猜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

他们三个是音乐学院的同学。头一天晚

上，男孩说，敢不敢到歌剧院门前去演奏？金发女孩说，敢！有什么不敢的！至于那东亚女孩，我觉得她是我们的同胞。她有点害羞，答应了又反悔，反悔了又答应，最后终于被他们拉来了。

除了我，还有十几个人在听，但都远远地站着，生怕会打扰他们。有时会有一两个人走过去放下一些钱，但他们看都不看，沉浸在音乐里。

我坚信，这一幕是当日维也纳最美丽的风景。我看了以后有点忌妒，因为他们太年轻了。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春 酒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我的精神家园》一书)

一串长长的呛咳。爸妈和咯噔作响的摊车都停了下来。痛苦的咳声停止后，只留下妈妈轻轻拍着孩子背的声音。这声音在沉静如许的夜里，听起来会教人觉得孩子的体腔竟是这样的空洞。

“吐到地上去吧。”妈妈说。也不知为什么，女人突然觉得心头一酸，簌簌地淌下泪来。她甚至不确定，这眼泪是否是由于怜悯自己的病儿而流。她只是想哭罢了。她觉得

纳罕，她说不清。男人和孩子都没有察觉女人的眼泪。夜似乎很深了。

孩子的眼眶又盈满了泪水——但是除了有些疲倦，他倒当真很安适。睡意蒙眬间，他仿佛又从天边寻到几颗橙红的星，在夜空中闪烁着。

“星星。”他虚弱地说。他看见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里画着血红的弧线，撒了一地的火花之后，便熄灭了。

夜雾更加浓厚。孩子吸着

凉凉的风，这使他记起吃冰的感觉。他又想吃冰了，然而他只是动了动嘴唇，没有说出什么来。

孩子偎着妈妈软软的胸怀和冰凉的肌肤睡着了，至于他是否梦见那颗橙红的早星，是无从探知了。但你可以听出，那摊车似乎又拐了一个弯，而且渐去渐远了。

咯噔，咯噔……  
(晨 兴摘自九州出版社《将军族》一书，李晓林图)



## 青年的动人之处

●王小波

龙溪期刊网

龙溪期刊网

龙溪期刊网

龙溪期刊网

龙溪期刊网

这些年，感觉时间在不停提速，尤其是对父亲。在他身上，岁月的沙漠化一年深过一年，从牙齿到骨骼，他所有坚硬的部分，都迅速钝化。走在路上，每遇见老人，我总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有时，还会从他身后追到身前——我总觉得，他是我父亲。

老了的父亲，失去辨识度，老成所有老人的样子——干瘦，呆滞，不苟言笑。但年轻时，他棱角分明，一顶光头，哪怕在十里外咳嗽一声，我也辨得出是他。

小时候，我诨号葛维搅。“维”是辈分，“搅”是捣蛋，我的调皮“有口皆碑”。基本上，只要有摩擦，罪就在我，且总以我被父亲摁在地上打结束。这俗套的剧情，常让我怀疑父亲是假的。那天，我跟着父亲压红芋，甚得他欢心。老师路过地头，随口说两句。父亲顺手抄起扁担抽向我。我反应很快，但双腿没能跟上，被扁担上的铁钩钩到，划出一道血印。

我抱着腿，疼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蹦蹦跳跳。父亲捉住我，把我摁到地上，揽一把萋萋芽，嚼碎，敷在伤口上。我不经意间看见，他有力的手，比我的腿颤抖得还厉害。

原来，当我疼时，父亲也在痛。我的一半疼痛，一直由父亲默默领受。

父亲脾气暴躁，一半是母亲点燃的，一半是因癣疾煎熬。年复一年，开春，癣就援着他的身体开枝散叶。不知听谁说的，用烧红的铜

钱烫，就能把癣斩草除根。在一盏抖动的灯火前，他捋起袖子，让我烧铜钱烫癣。我做不到，他就自己来。牙一咬，眉一竖，火红的铜钱往手臂上一摁。一股焦肉味吱吱乱窜，撕咬得灯火弓起腰，啃噬得我心如刀绞。

父亲拍拍我的头，满面春风地说，一点也不疼。我满脸泪痕，痛得不能自己。

我从未想过，当父亲疼时，我也会痛。父亲的一半疼痛，从此由我默默领受。

做了父亲后，我回去得少了，但经常念及父亲，想象我这个年龄时的他，想象孩子这个年龄时的父亲。起初是做反面教材，警醒自己别像他。慢慢地，我谅解了父亲，开始与他和解。无论在基因上，还是在生活里，我身上都有他的影子。

前不久，父亲的腿不堪劳损，闹起罢工。我带他看医生，背他上楼、下楼。起初他很不适应，肌肤和骨骼都极不情愿地抗拒我。很快，他认了，回家时，他竟趴在我背上睡着了。在家门口，我扭头看他，他酣睡得像个孩子。我和父亲，互换了三十年。

家里的地板刚拖过，很滑。我和父亲摔成一团。父亲醒了，龇牙咧嘴地问我，摔得痛吗？孩子一手扶着我，一手打地板，念念有词。我满面春风地对他们说，一点也不疼。

（余娟摘自《亳州晚报》2020年11月26日，李娟图）

## 半个父亲在疼

●葛亚夫





# 数晨夕

● 杨无锐



古人谈到日、日子，有很多精彩的警句、精妙的想象，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句子。陶渊明《移居》的第一首，开篇说：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从前读陶诗，常常错过这句，最近读，感到震撼。震撼我的，是“数晨夕”的“数”。

“数晨夕”，译成白话，便是数算日子。身为现代人，我经常数算日子。等一通电话、一条短信、一个人、一个结果，就得数算日子。不但数算日子，简直数算分秒。我们期待一个时刻，为此数算，其实是希望删掉正在数算的时间，直接达成目标。我希望删掉时间，于是我真的成功了。我没办法让时间变短，却可以让时间变得可憎，甚至无意义。当我数算日子的时候，我就活在一段被勾销了意义的时间里。我想要快点儿逃出这段时间，因此成了这段时间的囚徒。就好像，现代人发明了电影，也发明了电影快放功能。

凡我数算的日子，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它们不过是通向目标的绕不开的路而已。目标太光彩、太诱人，路，就成了必须忍受的乏味。数算日子，无非是想告别周而复始的乏味。

陶渊明不这样数。他是“乐数”。“乐与数晨夕”，是欣喜地数。他不恨重复，他欢喜这周而复始的日子。一日将尽，盼着“再来一次”，是乐。来日无多，竟然还能“再

来一次”，是乐。凡数过的日子，不是为了别的日子，每个日子都值得“乐数”。它们不是逃之而后快的牢狱，而是乐之而觉不足的恩典。

没错，我数算日子，潜台词是“该死，快点儿过去吧”。陶渊明的潜台词可能是“真好，再来一次吧”。

现代人为了各种目的而活。目的达成之前，人们拼命把日子填满，拼命玩儿出花样，因为这样的日子比较容易忍受。“再来一次吧！”只有沉浸在游戏里的孩子才会这么说。孩子渐渐长大，渐渐不说“再来一次吧”，他们的新愿望，是“来点儿别的吧”。直

至倒卧病榻，他们才懊恼，活着这件事，真想“再来一次”。

我们通常把追求新奇视为生命力旺盛的表现。换一个视角，憎恨重复也可能出于生命力的衰朽。

把日子视为财产，我只想抓住“我要的日子”；把日子视为馈赠，我才学着悦纳“我有的日子”。

“乐与数晨夕”，不是生活的技巧，而是生活的责任。日子不归我所有，所以我没有糟蹋的权利。日子不归我所有，所以日日是好日。

（时雨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其实不识字》一书，曾仪图）

我第一次拉大锯是在12岁时，爹说他比我还早一年。

那是一个假期的早晨，爹给一段最好锯的梧桐木放上墨线，让我跟他一起锯。我从小见别人锯得轻轻松松、欢欢快快，但我第一次把大锯端在手中，却不知怎么拉下第一锯。爹在大锯另一头告诉我，两肩放平，两手端平锯梁，往怀中平拉就是。锯是带齿的，只要移动，自然就越拉越深。爹轻松地拉过去，轮到我拉过来时，不是锯条弹起来落不到墨线上，就是锯齿被卡住拉不动。

爹说：“锯条弹起来，是用力小了；锯齿卡住拉不动，是用力大了。应该两手放松，不要死死攥住锯把，这样，心也会放松，锯条才能轻松地拉过来，送过去。”

我照着他的说法试了几下，还行，锯条开始进入木头了。梧桐木木质软，好拉，但锯条也容易走墨。锯条偏右了，我就狠狠抬左臂，右臂使劲往下压，想把锯条折回来走正墨，但越用劲，越不行，锯条离墨越远。爹在另一头知道我拉走墨了，就跟我换过位置来，告诉我不要心急，不要用力太大，要把锯抬起，轻飘飘地往正墨上靠，这样锯条便走正道了。另外，初拉大锯，要目不斜视，才看得准，拉得准。我按爹说的话去做，虽说拉得好了一些，但还是“飞龙走蛇”，锯条弯来弯去。这一天，把两厘米厚的板子，拉得厚薄不平。

第二天再拉，我不紧张

# 拉大锯

●焦 波

了，锯也拉好了。那时我个子矮，大人站在地上，我得站在矮凳上。到了十六七岁，我才能和爹站着平拉。但遇到长木头，两个人都须站到长凳上。我喜欢拉更长的木头，如果在两米以上，凳子就要搭得很高，站在上边，虽晃晃悠悠有些不稳，但居高临下看四周，

很神气。后来，我不但学会了拉一抽锯，还学会了拉三抽锯。三抽锯就是拉过一段长的，再带两段小的，锯条的声响便由一抽锯的“嚓、嚓”变为“嚓、嚓嚓”，十分欢快。爹给拉三抽锯起了个挺有诗意的名字，叫“凤凰三点头”。爹说：“名字虽好听，拉起来也欢快，出活却少，不如一抽锯，一下是一下，送拉的锯条长，出活多。”

拉大锯，拉个一天半天还耐得住劲，若拉时间长了，就觉得音调乏味了。记得上初中时有一个暑假，我拉了20天





## 一粒尘土睁开眼睛

●刘亮程

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中医书，繁体字竖排版的，里面都是能治病救人的方子，是先父20世纪60年代初从甘肃到新疆时带来的。先父是旧式文人，会文墨，能号脉开方。我几乎看不懂那些药方，却记住不少中草药的名字。后来我在野外遇到并认出这些草药时，内心的惊喜无以言表，好像两个早已相识的生物又在荒野中遇见。那些能医病的神奇草木，长在房前屋后、荒野地头，年年岁岁地与人相依为命。

后来我写过许多植物，还有动物，都是与人相依为命的。

它们在我的文字中是有灵性的鲜活生命，是另一种生活里的我自己。

我写一棵草时，仿佛已经跟草长在那里，扎了

大锯，便想打退堂鼓。

爹看我不高兴，就对我说：“学木匠要先拉3年大锯，你知道为啥？不是说拉3年才能学会，是3年中让你悟两个理：一是懂得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一件事，不论干啥事，都要讲合作；二是磨性子，干事不图虚，要脚踏实地。”

地、一心一意。这两个理悟通了，即使这辈子不干木匠，你干啥都能干好。”

真没想到，在平平常常的拉大锯上，爹还讲出了这么多的道理。

当然，那时我还不完全懂。等我走上社会，经过了许多多的坎坷以后，回过头再

根，生出茎和叶。

写一片被西风刮远的树叶时，我的心也跟着它去了遥远天地，经历它所经受的风雨寒暑。多少年后它被相反的一场风吹回来，我还能认出它，就像认出经历了同样命运的自己。

写蚂蚁时，我仿佛在它的阴湿洞穴里住过，身上带着那里的酸楚气味。

在那样的书写中，仿佛活成一只蚂蚁的我，和执笔的我静静对视。这是唯有文学才能感受和表达的。文学是我们和万物间的相互感知，相互看见。

作家写什么像什么，那是到达。一般的写作者都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身有对事物的描述功能。但还有一些作家，他写草时仿佛自己就是草，写蚂蚁时自己已经生活在蚂蚁那里。他写的每一朵花，都向整个大地开放自己。

作家是跟石头说话的人，能让石头开花，让一粒尘土睁开眼睛。

作家是老去时光里的顽皮孩子，怀揣着初来人世的惊喜。在他的书写中，万物又复归到刚刚诞生之时，一切感受都是新的。那些对世界人生充满了天真好奇和无尽遐想的文字，是写给内心那个孩子的。

好的文字是通达万物的。而这种通达，需要一颗天真的心灵。

一颗在时间的尘埃中不曾衰老、不曾消减、不曾丢失梦和翅膀的心灵，是属于文学的。

（枫林晚摘自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寒风吹彻》一书，连培伟图）

回味一下爹的话，才理解了其中的含义。

搞摄影，干事业，还有做人，我何尝不是像拉大锯那样，目不斜视，照着墨线，一锯一锯地“拉”呢。

（时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俺爹俺娘》一书，李小光图）



前些年，有人评价我是一位“新写实主义作家”，说我的作品和窗外的生活结合得比较紧密。爱举的例子是《一地鸡毛》。

当《一地鸡毛》出英文版的时候，我去参加纽约书展。一位纽约大学的教授说：“你的作品不是新写实。你小说里的情节和细节，与现实生活非常相似，但是最震撼我的不是这种‘相似’，而是主人公小林的‘不现实’。”

这位教授认为，小林的哲学观、世界观和方法论都非常不现实。不现实在哪里呢？小林认为他们家的豆腐与世界大事的关系，跟所有人认为的一块豆腐与世界大事的关系不一样。

小林清早买的豆腐，忘了放进冰箱，大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豆腐已经馊了。他的太太看到馊了的豆腐，问：“谁买的豆腐？”

小林说：“我买的。”

太太说：“你闻闻这豆腐。”

小林说：“馊了。”

太太问：“为什么馊了？”

小林说：“没有往冰箱里放，忘

了。”

太太说：“你要是没买豆腐，没什么，你买了豆腐又让它馊了，馊了是因为你大意，

## 生活停止的地方

→ ●刘震云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小林说：“咱别说豆腐的事儿，豆腐才值几个钱？你说到冰箱，冰箱上原来搁了一个暖水瓶，你上次把那暖水瓶打碎了，谁又说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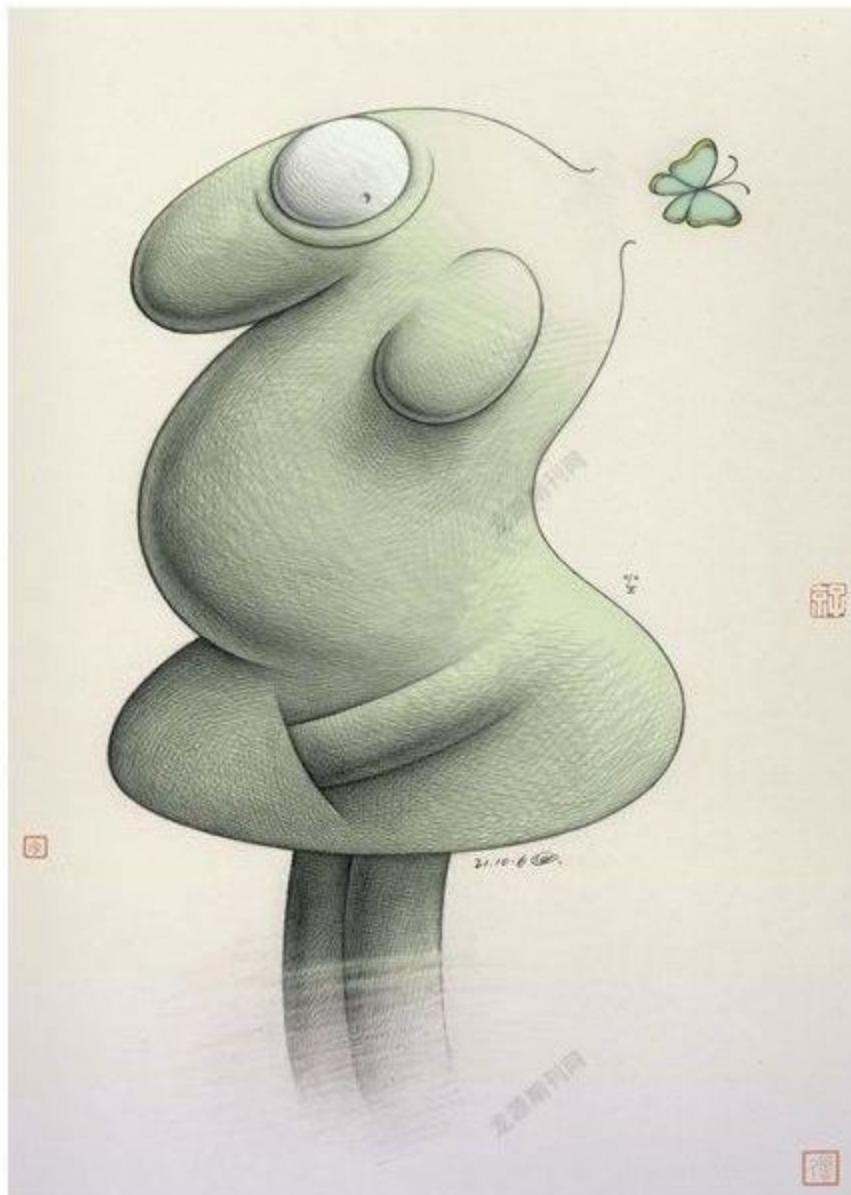
太太说：“你要是放好了，我能弄碎呀？”

这两个人就开始越说越多。小林的太太开始数落小林的妈妈不是东西，爸爸不是东西，妹妹也不是东西……这个时候，电视里正在播八国首脑会议，小林觉得他们家豆腐馊了，是比八国首脑会议更为重要的事。

我对这位教授说：“先生，你懂文学啊，这就是文学跟生活的区别。”大家都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其实这句话是错的，如果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那就不需要文学了。恰恰是在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好的文学，细节和情节也许是跟生活相似的，但是主人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定是跟现实生活中的不一样的。这代表着作者的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

一开始，小林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也曾心怀理想。从心怀理想，到痛苦挣扎，到最后对生活妥协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地鸡毛”。

小林对生活彻底妥协之后，唯一的爱好就是足球。这年夏天，世界杯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小林所处的年代，最大的足球明星是马拉多纳。决赛那天，小林特别想看，但是地球给





他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动，这就导致墨西哥与中国之间存在14个小时的时差。他想看的直播在墨西哥是白天，但在我国是半夜。而他住的房子又比较小，只有一个房间。如果他夜里看球赛，必然会影响太太和孩子休息。

这天，小林的太太下班回来了，一看家里打扫得特别干净，饭也做好了，就问小林：“一定有事儿吧？”

小林说：“有。世界杯要决赛了，因为地球转动的关系，在中国播出时是半夜，我想起来看一下马拉多纳。你和孩子睡你们的，我可以把电视声音开得特别小，甚至不开声音都可以。”

小林的太太说：“想看马拉多纳，是吧？”

小林说：“是。”

太太说：“没问题，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

小林说：“别说一件事儿，十件事儿都可以。”

太太说：“就一件。你能不能让马拉多纳明天上午给咱们家拉煤球？”

听了这话，小林不看了。

半夜里，太太看他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着急了，说：“要不，你起来看一看马拉多纳吧？”

小林说：“从此我不会再看马拉多纳了。”

这就是“一地鸡毛”。 \*

(大浪淘沙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一书，本刊节选，刘宏图)

## 落雨的时刻

● 高  
兴

傍晚时分，天又下起了雨。想做点什么，却怎么也集中不了心思——已在那雨中了，我知道。雨，不断地下，点点滴滴在我的心头，湿润了我的记忆。

童年，就这样，在雨声中一步步走近。

在江南，下雨是一种日常，也是天的性情。随时都会下雨。阵雨，中雨，毛毛细雨。下得最多的就数毛毛细雨了，毛毛细雨成了江南的典型氛围。

我们家乡人不说下雨，而说落雨。由于时常落雨，家家户户都要备好几把伞。那时，人们撑的都是油纸伞，戴望舒诗中的油纸伞，绛红色的，在雨中飘着，让灰色的世界有了点色彩。

我小时候不喜欢撑伞，下再大的雨，也不撑。总觉得那样的伞太柔弱，再说拿着也麻烦。我从未希望“撑着油纸伞”，遇到“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那时，哪里有什么愁怨啊，只有单纯的快乐。

在雨中行走，其实，是件极为惬意的事，尤其在夏天。雨，打在身上，绝对比人的抚摩还舒服。雨的抚摩，是最体贴的抚摩。我就这样长期享受着雨的抚摩，从不担心会因为淋雨而感冒。记忆中，我也确实没有因为淋雨而感冒过。

我还喜欢在雨夜，关上电灯，躺在床上，听雨打屋顶的声音，仿佛天在演奏。那是我童年的音乐。

和雨的特殊缘分，最终促成了发生在上海街头的故事。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陪同罗马尼亚女演员卡尔曼去商店购物。忽然，就下起了雨。所有人都躲进了商店，或打起了伞。唯有我和卡尔曼，在雨中从容地走着。卡尔曼说，欧洲的艺术家都喜欢在雨中漫步。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从小就是艺术家了。

抵达饭店时，卡尔曼为了感谢我雨中的陪伴，竟当着许多人的面，热烈地拥抱我，在我脸上重重地吻了三下。三个火热的吻，和雨连在一起。

我从此更喜爱落雨了。 \*

(载翔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孤独与孤独的拥抱》一书，刘璇图)



## 1

穷，曾是这4集纪录片主人公的共同特点，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一集《开勇》的拍摄地，在云、贵、川三省接合部的一个小山村。2012年，这里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900元。直到纪录片开拍的2019年，还有大量村民住在被评定为最高风险等级的危房里。镜头中，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贫穷：房子由泥土、木板搭建而成，里面从墙壁到“家具”都黑乎乎一片，几头牛、一两亩地，就是一家人的生计。

## 还记得《山海情》

里的水花吗？因为一头驴、一口水窖，父亲就把她许给了从未谋面的邻村男人。纪录片第二集《琳宝》的主人公，很像现实版的水花。住在山沟里的琳宝，要花3个小时步行上下学，每天放学后，要砍柴、打猪草。因为贫穷，因为父母重男轻女，琳宝一早辍学，后来又早早嫁了人。在丈夫家，每天5点，琳宝就要起床，包揽所有农活，吃的却是白开水泡饭。比影视剧更残酷的现实是，琳宝频遭家暴。第一次遭受家暴，琳宝马上报了警，并逃到娘家。但一门心思想着息事宁人的娘家人，将琳宝送了回去。于是男人变本加厉，最严重的时候，琳宝被打得大半个月都没起来床。在贫乏的现实面前，钱，甚至比婚姻幸福更重要。她的生活里，总有太多的“不得不”。

电影《霸王别姬》里，有这么一句话：“这得挨多少打，才能成角啊！”杂技之路，注定是一条血泪纵横的路，而第三集《怀甫》的主人公，正是万千从小讨生活的苦孩子里的一员：在水泥地上翻跟头，在长凳上倒立跳跃，稍不



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系列海报

留神就“咣”的一声，头磕在地上；方便面只能在父母探望时偶尔吃上一次，技校的伙食远远供不上高负荷训练所需的能量，这导致怀甫营养不良，小小年纪，头发就大把大把地脱落。这段拿生命做赌注的童年经历，让已经35岁的王怀甫在看到技校的大铁门时，还心有余悸。能坚持下去的原因，无非两个：心疼学费，没有其他出路。

《山海情》里还有这样一幕，涌泉村一家兄弟仨，只有一条裤子，谁有事出门谁就穿上。而第四集《子胥》里子胥村的情况，比起涌泉村的，有过之而无

不及：村民们食不果腹，冬天没棉被，就加几根稻草，睡在橱柜里。主人公邓德庚、陈德亮，年轻时是这个很穷的村子里最穷的两个人——穷到谈人生理想，都会被人笑话。

现实中，没有突然峰回路转的戏码，有的只是真实的绝望，和生活的一地鸡毛。

## 2

如果不改变，贫穷将世代延续下去。

要想和贫穷、苦难一刀两断，就只能往外走。在这部纪录片的第一集中，村支书开勇想带着200多户村民异地搬迁。开勇26岁那年，父亲意外晕倒，几小时的山路横在眼前，使父亲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这个终身遗憾，让开勇下定决心，把乡亲们带出大山。为此，月薪只有2000元的开勇，每月自掏腰包1000多元作汽车油费，跑上跑下给乡亲们做工作。一年到头，开勇只在大年三十休一天假，才30多岁，他已经头发半白。而妻子则包揽了全部家务和庄稼活儿，照顾老人、孩子，为了补贴家用，还经常去建筑工地上搬砖。面对镜头，妻子



说：“我当你的贫困户，该有多好。”

偏远山村，落后的不只是经济，还有视野。即使开勇苦口婆心，新安置点医院、学校、银行配齐，还给安排就业岗位，但要让安于现状的老人搬离自己花毕生心血打造的家，谈何容易。

年轻人才是脱贫的主力。对比安土重迁的老一辈人，婚姻不幸的琳宝渴望摆脱传统与乡村的束缚。出走时，琳宝身上只带了500块钱，还在火车上被扒手偷了个干干净净。找到工作，已经是4天之后，琳宝走路走得脚底都磨破了。在外打拼的琳宝，终于可以释放骨子里的蛮劲：一个人开卡车，昼夜颠倒，全程8.5个小时，两天跑一趟。不仅要挨饿、憋尿，还要耐暑、耐寒；困了，就吃辣椒提神；洗澡，得去服务区卫生间；衣服，也晾在大卡车上。这份工作，给了琳宝不回老家的底气。

而这种在外漂泊的生活，让杂技演员王怀甫没能见爷爷最后一面。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背井离乡出来打拼，要想从贫穷里逃脱，就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

在子胥村“穷到家喻户晓”的陈德亮、邓德庚，带着被嘲笑的梦想，选择孤注一掷，到上海从送小包裹做起。1998年的上海，已经车水马龙。而创业初期的陈德亮，只能每天蹲在

路边，和师父分着吃5块钱的盒饭，有时候饿得不行，就到小餐馆里，捡别人吃剩的面条、米饭。

穷人的生活经不起折腾，一场意外就能带来灭顶之灾。有一天，恍惚间，又饥又累的邓德庚把包着13份外贸合同的快递件忘在了火车站台，之后寻遍车站，也没有找到。几千万的税款，甚至牢狱之灾，顿时压在邓德庚和陈德亮的肩上。眼看着最后签约时间就要到了，时间一分一秒砸下来，两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接到失物寻回电话，陈德亮再也忍不住，激动地跪在地上，号啕大哭。在外浮沉漂泊、受人白眼的生活不好过，但和以前在苦日子里打转的绝望相比，这一切简直不值一提。

在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主人公都特别善于苦中作乐，在捉襟见肘的生活里，尽力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纪录片拍摄时，正值过年，村支书开勇家杀了两头猪。开勇说：“小时候吃肉是真正的奢求，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日子已经好过了不少。”他给妻子敬酒：“老婆，你辛苦了！”说完，两个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夫妻之间，心意相通，一切尽在不言中。

琳宝在打工之余，也尝试过开直播，遇上了情投意合的男人，他们在一起两个月就闪婚了。尽管两个人都是卡车司机，每周只能在服务站见一次面，但琳宝感觉很知足。

随团全世界演出的王怀甫，在美国迪士尼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开心地把美元拿回家，母亲却吓坏了，还以为那不是钱。

骑着自行车满上海送快递的邓德庚，有一次弄反了方向，掉头赶到时已经迟到，暴脾气的客户骂了邓德庚半个钟头，但邓德庚没有回一句嘴。结果，邓德庚因此得到了客户的信任，之后对方点名只让邓德庚送。

这一切，让人心酸又温暖。乐观的人，能与苦难和平共处，甚至蔑视苦难。

### 3

消除贫困，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像开勇这样付出自己青春和热血的干部们，就是奋斗在扶贫前线的战士。最终，开勇带领全村



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系列海报

苦多乐少，本是人生常态。但何以待苦，不尽相同。

清代学者屈大均就视苦瓜为果蔬界的君子，理由是“杂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苦瓜是苦的，煮了也是苦的，但同苦瓜一起入锅的食材，不会沾染苦味。这说明什么？自己苦，却不传苦，“自苦而不以

200多户村民走出了山窝窝。载着村民们去新家的路上，开勇的嘴就没合拢过。他们的下一代，必定会活得更有尊严。

在外打拼的琳宝，变得更独立，更清醒。一切步入正轨后，她带着现任丈夫，踏上回家的路。下车时，一句“老子终于回来了”掷地有声，这是她对自己过往不公生活的有力回应。面对重男轻女的父母，琳宝选择了谅解。她带着二老上街添置新衣裳，父亲坚持买不太合身的衬衣，琳宝就在爸爸脸上甜甜地落下一口吻，说：“好，爸爸说了算。”琳宝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父母证明，她不比任何人差，她能靠自己走向成功和幸福。没承想，和现任丈夫还是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几个月后，琳宝果断和现任丈夫协议离婚。一路披荆斩棘，和苦难命运较劲的琳宝，比任何人都清楚，主导自己人生的重要性。琳宝说：“我要靠自己买车买房，不会依靠任何人。将来，一定会给儿子最好的，还要把父母从山窝窝里接出来。”说这段话的时候，琳宝握紧了卡车的方向盘。

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王怀甫，已经凭借自己的才能，在上海站稳脚跟，娶妻生子。童年时看到杂技舞台就发怵的他，现在已经是中国有名的杂技明星。35岁的怀甫，已经过了杂技演员的黄金年龄，但他放弃了做老师的机会，转而带领剧组演员一起探索如何在用高超的杂技技巧征服观众的同时，创造拥有丰富内心世界的角色。对怀甫来说，杂技不只是谋生的技艺，更是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艺术。

那个叫子胥村的地方，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民营快递之乡”。多年以后，邓德庚回忆道：“第一批走出来的村民，都是赤贫的人。”

## 不传苦

● 郭华悦

苦人”，这就是君子之德。

自己苦，他人不苦，这是一种大智慧。吃了苦头，人们下意识的反应都一样，想着诉苦、传苦。不同的是，有的人想

了，也就做了，付诸实施；另一些人，却能通过其他方式，可能是运动，或者旅行，又或者做其他感兴趣的事，从而淡化生活的苦味，化苦于无形。

自苦而不苦人，这是一种大气度。

（芊 芊摘自《广州日报》  
2021年3月11日）

个人的奋斗，最终乘上了国家扶持快递行业的东风，“陈德亮、邓德庚”们的产业遍地开花。那些20多年前，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呼啦呼啦踩着自行车狂奔的青年，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不惑之年的他们，站在山上，看着不远处的子胥村，比比画画，合计着怎么给村子带来更好的未来。

### 4

在看这部纪录片时，我发现不少弹幕都写着“太好哭了”。它之所以如此打动人心，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真实。在镜头里，有平凡人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颠沛流离，聚散离合……超乎大多数人想象的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是个外国人。

1981年，这个叫柯文思的英国人第一次来中国。那一年，中国改革开放不过两三年的光景。在城市里，柯文思看到的景象是，街上自行车成千上万，但几乎看不到一辆轿车；而在偏远的山村里，到处都是穷困的景象。2019年，当柯文思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震惊于中国崛起的速度，于是与中国工作室合作，拍了这部纪录片。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这40多年间，这片热土之上万物竞速，有太多的中国家庭发生巨变，也有太多值得品读的个体故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脚踏实地奋斗着，努力向前走，用自己的双手开疆拓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他们是为乡亲们吃苦受累的村干部开勇、清醒独立的卡车司机琳宝、献身杂技艺术的演员怀甫，反哺乡村的民营企业家邓德庚、陈德亮。

还有你，和我。

（素心人摘自微信公众号“酷玩实验室”）



翟志刚：“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王亚平：“我一会儿出舱，感觉良好！”

叶光富：“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

——2021年11月7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先后从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志存高远问苍穹，漫步太空建新功，愿中国航天员每次突破都感觉良好

我做人的原则是宋江的义，李逵的真，鲁智深的爽，吴用的谋，卢俊义的忠，林冲的情。

——学者丁帆自述

EDG是什么？

——有网友回答“何谓代沟”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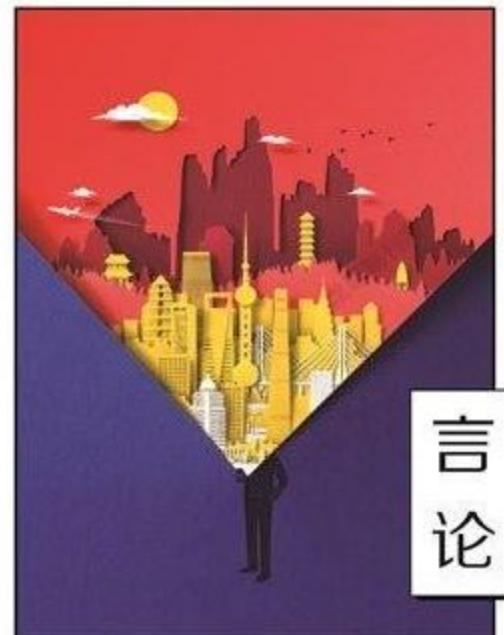
——对“时空伴随者”的浪漫解读。疫情防控：算，都算

我们认识的人屈指可数，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不计其数。

——梭罗曾如此讽刺时尚

我尊重我的工作，它是我不用一只脚参与社会的方式，也给了我钱，让我用另一只脚来完成自己，还养活了我的猫。

——语出李盆《羊呆住了》。人是无处可逃的，到处



都是普通的一天

“吃饭了”“洗洗手过来吃饭吧”“多吃点”“晚上想吃啥”。

——父母道歉的方式，基本都跟吃有关

戴上耳机和目镜，找到连接终端，就能够以虚拟分身的方式进入由计算机模拟，与真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空间。

——1992年，美国著名科幻大师尼尔·斯蒂芬森在其小说《雪崩》中这样描述“元宇宙”

既过得了丰年，也受得住荒年。

——知乎上就“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是什么”这一提问，有网友如此回答

一个人的魅力指数，取决于他身上自在劲头与非功利爱好的多少。

——语出樊国宾

故事可以天花乱坠，多么

离奇都可以，但是价值观不能离奇。

——郑渊洁谈应该给孩子带去怎样的作品

有些人翻新了皮囊，有些人掏空了钱包。

——“媛”来“媛”去一场空

庄稼养根，育人养心。

——家庭教育，就是对“根”的教育、“心灵”的教育，只有“根壮”“心灵好”，才能“枝粗叶肥”

始乎博，终于精。

——面对信息爆炸与信息茧房，怎样做一个好读者

当人们被轻易操控时，还以为只是运气不好。

——无论哪一种盲盒，其本质都是，让渡自己选择的自由，接受商家强塞的结果

他们的幸福和自信，全都来自他们给周边人塑造出的那种自家孩子家庭和睦、事业有成的荣耀。

——语出张二冬《借山而居》。为什么有些长辈受不了孩子不结婚

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

——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提及对“吃”的重视和热爱。东方文化里，一蔬一饭不仅是对味觉的满足，更是对情感的填充

(真真、如一等摘)



## 当医生成为病人

如今书报、影视剧说到医患矛盾的时候，常常引用特鲁多医生的话：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特鲁多是谁？他为什么说这个？他说的对吗？

在我看来，与其说特鲁多是个医生不如说他是个病人——他当医生的日子，没有当病人的日子多。

1873年，25岁的特鲁多只身来到人烟稀少的撒拉纳克湖畔等待死亡，那时候他还在医学院学习，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当个像样的医生就得了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肺结核可是不治之症。

远离城市喧嚣，他能做的只有等待死亡和回忆过去，间或上山走走。可是没过多久，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体力在恢复。他还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1884年，特鲁多在撒拉纳克湖畔创建了美国第一家专门的结核病疗养院，“村舍疗养院”。

19世纪末期，特鲁多一直走在结核病治疗和研究领域的前沿，成了美国首位分离出结核杆菌的人。1915年，特鲁多死于结核病——他比当时许多结核病人活得长久。他被埋葬在撒拉纳克湖畔，墓碑上刻着他行医生涯的座右铭：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不难理解，这话与他的自身际遇紧密相连。虽然作为医生，他在结核病研究和治疗领域多有建树，但作为病人，他深感其中的无奈和局限。如今，特鲁多已经过世100多年。自抗生素被发现以来，不仅结核病能够被治愈，许多当年的不治之症也都已经被攻克。那么，特鲁多在特定年代里对特定疾病治疗的无奈，如此这般的“有时、常常、总是”，应该早已过时。可为什么，这番话还被屡屡提起？还能打动人心？

穿过百年沧桑，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撒拉纳克湖畔这座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病人的

坟墓。我喜欢特鲁多的那座雕像，尤其喜欢雕塑家细心塑造的，盖在他下半身的那条毛毯。这条毯子不仅让特鲁多的病人模样显露无遗，更表达了任何乐观和浪漫主义都无法消解的，有关生命存在的恒久真相——正是这残酷的真相，让特鲁多的这番话显得格外温情和柔软。

我还得说，这话说得接近真相，打动人的心，还要归功于特鲁多当医生的时间不如当病人的时间长。这让他不光站在医生的角度也不

光站在病人的角度，而是站在人的角度说话。当病人和医生都能进入人类逻辑的时候，事情和话语就可以这样自然而然地有了些温情和人情味，就可以带点隽永意味地超越个别历史事件。

## 死于年老

在医院里去世的人，医生无一例外地能为他找到一个缘于疾病的死因——心肌梗死、中风或器官衰竭。可实际上，世界上的人不管是





不是在医院里死去的，大多数死于年老。

当然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无论由什么机构发布的人类几大死亡原因中都没有“年老”这一项。据国家卫健委资料，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前十位死因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及中毒、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精神障碍、神经系统疾病，占死亡总数的92%。不过，把这些疾病数据做另一种归纳统计，就可以看出年老是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之一——80岁以上死于这些疾病的，一定是80岁以下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幸好，相信大多数人表面上死于疾病，实际上死于年老的人越来越多，这实际上也是促使“老年医学”独立分科的基础和原因。越来越多的医生认识到，使用各种介入性疗法延长人的寿命并不总是正确的，年老有时甚至会使治疗变得惨无人道。老年医学日益重视的是维护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让他们过尽可能独立和有尊严的日子，具体来说，就是控制尿失禁、意识混乱和帮助家属处理如阿尔茨海默病这类疾病。

年老是一个既与疾病相依存又独立的过程，就算没有任何疾病，它也从不停止脚步。荷马说：“生命如同绿叶，当一代繁盛时另一代就飘零。”这种智慧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并不陌生，用平常话说，这是自然规律。实际上，大自然不光制定规律也提供办法，那就是变老。

在科学技术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的年代，人们对死于年老的人充满敬意，认为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许多文化或宗教还把这种现象和积德行善、幸福圆满连在一起。我家族中一位经常被提起的人是我的太爷爷——妈妈的爷爷。妈妈说，她现在还常梦见童年的她被太爷爷扛在肩头走在家乡临漳城中。一天早晨，大家叫太爷爷起床，发现他已气息全无。“他是老死的”，妈妈总这样骄傲地结束对这个长辈的怀念。

死于年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 爱与死亡，谁战胜谁

死亡不可避免。但许多人喜欢说，爱能战

胜死亡。说这话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宗教人士居多。爱真能战胜死亡吗？

要讨论这个问题，最好先知道两件事。第一，在哺乳动物中，人是需要照顾时间最长的。从生下来到能生活自理，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能自行解决吃喝拉撒这些生物学基本问题需要的时间，人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长的。第二，人是哺乳动物里平均寿命最长的。人的幼年和老年都比较长，这在物种进化中并不是一个有利因素。但人的进化程度这么高，靠什么呢？第一，靠爱；第二，靠死。

我要说的“爱”，和人的动物性关系更紧密。无论什么物种，想要在进化中不被淘汰，要具备两个本能，一个是生存，一个是繁殖。没有这两个本能的物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灭绝。为什么说人类聪明呢？因为只有人类有能力在文明的推动下，把这两个本能转化成“爱”。这就不难解释，家人、朋友之间的眷恋和照顾，夫妻之间的缠绵和约定，为什么都会成为一种高尚的情感。

生存和繁殖的目的都是延续物种，传承基因。当爱有益于保护生命时，爱自然大行其道。可无论如何死亡终将到来。在这个意义上，爱不能战胜死亡。可是，个体的死亡，对延续物种和传承基因的贡献一点也不比个体生存的小——没有死亡，怎么会有生生不息？

死亡是由大自然规定的，不仅是所有生命的归宿，也是前提。科学证明，健康的基因构成，不仅饱含成长发育的信息，也得有同样充沛的衰老和死亡的表达。近期网站上有网友在讨论大象等动物的死亡方式，认为这符合种群延续和基因传承的规律。我深以为然。

不仅如此，当我们回到爱和死亡到底谁战胜谁的问题时，也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不非此即彼，也不剑拔弩张。爱和死亡，原本是人类生命的一体两面。它们之所以双双成为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可能并不是因为谁能战胜谁，而是因为二者交替映衬，相互超越，能造成神圣终极的愉悦，满足人类进化中的心智需要吧。

（陌上尘摘自微信公众号“生前预嘱推广”，王青图）

# 你不知道的“淑芬”的一生

◎世相君



在年轻人看来，老人似乎生来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而并未在意，在成为这些身份之前，他们是谁，经历过怎样的人生，甚至没在意过他们叫什么名字。

名字藏着一些时代的痕迹。她们叫“淑芬”“红梅”“美珠”“秀英”，他们叫“立业”“生财”“佩忠”“文榜”。这是关于名字的故事，也是一代人的人生。

聚铭，1942年出生

我的外婆叫陈聚铭。

聚铭16岁出来唱戏养家。她是家里的三姐，总共有7个兄弟姐妹。

聚铭唱得可好了，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越剧演员。她的小生扮相英俊潇洒，《玉春堂》里的黄金龙，《血手印》里的林招得，《珍珠塔》里的方

卿，吸引了一票“迷妹”。她还去试镜电视剧《红楼梦》里的贾母，通过了，但最后被换成更有名气的大演员。

聚铭艺名叫“三宝”，演出一结束，台下观众都喊“三宝，等一等”，要给她送好吃的，还给她缝戏里下跪用的棉垫，怕她膝盖疼。聚铭结婚时，可伤透了她们的心。怎么能嫁那么“丑”的男人呢？

聚铭的丈夫是剧团里的伴奏，叫三皮。皮肤很黑，头发很少，个子还矮。散场了，聚铭和三皮在前面走，“迷妹”们在后面跟着叽叽喳喳地骂，“配不上”“不看好”。

不过聚铭过得很快乐。三皮有才华，人幽默，性格又好。

20世纪60年代，聚铭去工厂做了工人，后来回剧院当老师，再帮儿女带孩子，渐渐

不唱了，声音也不脆了。不过有时看到戏曲节目，还是会拿出戏服比画两下，说：“没有我以前唱得好听呀。”

聚铭过着值得被铭记的一生。

外孙女徐大王

莉娜，1945年出生

我的外婆叫张莉娜。

她家三姐妹分别叫：安娜、莉娜和黛娜。莉娜家以前阔气过。她爸爸年轻时在莫氏庄园——那是江南最奢华的园林之一，1987年版《红楼梦》就是在那里拍的——做过账房先生，还开过照相馆，接待过很多外国人。

后来赶上时代大潮，莉娜没读完中学，就去了农村，后来结婚了。丈夫叫朱福民，大她6岁，是个乡村教书先生。

三姐妹里，莉娜嫁得最普通。黛娜和安娜的丈夫，一个是警察局局长，一个是港务局干部。但莉娜过得很幸福。

结婚后，她几乎没做过家务。偶尔进厨房，也会被福民“凶”，“放着我来”。她喜欢烫发，喜欢园艺，种番茄，种枇杷。夏天来了，会摘荷叶煎茶。她还会打乒乓球。

莉娜印象最深的，是她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她去扫墓，回来靠在福民的肩膀上哭。福民什么都没说，就让她靠着。

莉娜在69岁时生病去世了。福民不再住他们曾经的卧



室，每次去墓地看她，都带着新鲜的橘子。

莉娜过完了平和的一生。

外孙女woodeast

顺珍，1943年出生

我的奶奶叫刁顺珍。

她整个人就如同这个姓，像只特别勇猛的小老虎。读完书，她毅然选择去了司法系统，成了少有的女民警。

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时，顺珍表现突出。周恩来总理特地从北京给她写了一封信，信是用毛笔写的，信里总理喊她“刁小鬼”。

顺珍过着勇毅的一生。

孙女zhaoyixuan

凌邵氏，1936年出生

我的奶奶叫凌邵氏。

那时农村女人没有名字。她姓邵，丈夫姓凌，人们就叫她凌邵氏。

凌邵氏吵架很厉害，乡里没有人能吵过她。她妈妈没生出男孩，常受欺负，她敢出头跟人家打架。凌邵氏也很坚强。她在饥荒年代，养活了5个孩子。

凌邵氏过着没有名字但让人感佩的一生。

孙子小班小鲤鱼

石头，1949年出生

我爷爷叫李石头。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爸妈想让他结实点，给他起名“石头”。

石头长得确实结实，很少生病。书是读不起的，读到4年级，他开始放羊。18岁时

当了兵，去了很远的罗布泊无人区。

部队的任务很艰巨，试验原子弹的威力。那里风很大，地面都是沙。他们自己喂猪，自己盖房子。

后来，他回家做了工人。26岁时碰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家里的房子被冲走了。我问他：“当时怕不怕？”他说：“没啥怕的，怕也没用。”

石头今年72岁了。饥荒、洪水，都没击垮他。

石头过着结实的一生。

孙女晓星

佩忠，1934年出生

我的奶奶叫徐佩忠。

这是一个诞生于战争年代的名字，保家卫国，尽忠职守。佩忠上过朝鲜战场，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她是译电员，负责破译密码。在敌人的封锁区，她乘坐的汽车遭遇美军的轰炸机，九死一生。敌机俯冲下来，机枪扫射的那一刻，她在狂风中捂着帽子，心里唯一的念头是，“祖国，永别了！”她的腿也在那场战争中冻坏了。小时候我看她走路一瘸一拐，还甚为不解。

2015年，佩忠离开了我们。几年后，当我翻看一篇纪念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回忆录时，竟发现了这样一段话：“五兵团16军的军部有个译电员徐佩忠，因为密码经常更换，为了能快速译电，她3天背下1000多组密码，译电可以做到不用翻密码本。”

她被历史记住了。

佩忠过了不可思议的一生。

孙女Fay

(晋耳摘自微信公众号“新世相”，本刊节选，Dan Schultz图)



一名矿工在煤矿的一次冒顶塌方中不幸罹难。人们在他的住处翻检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小本子。本子上记录着下井的次数，还有加班的一些情况。他每天都在记，尽管篇幅都很短，但每天所记工作内容的后面，都附着关于遥远的家里的一些事：

(家里的)地不知道种下去没有，骡子不好使唤，一定让她(妻子)受累了。

这几天，农活肯定又多了。母亲一定也跟着下地了……母亲有骨质增生的老毛病，不知道妹妹是否懂得帮母亲干些家务。等这次回去，路过市区，给母亲捎瓶好药。

今天，又是雨，紧贴房梁的那根电线漏电，不知道她(妻子)懂不懂得注意……

大爱都是朴素和拙厚的，它琐碎而细小，藏在生活中某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像一滴水渗进了土壤。

(停云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你不必背负全世界》一书)

# 在单身的黄金年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

● 梁永安

如今，经济发展使我们个体在维持自己的独立生存方面有了基础，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保险等减轻了人们的后顾之忧，而且全球化的过程使人们可以非常自由、丰富地生活，所以说，单身或者独居变成了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我们说这是单身的黄金时代。

尽管是这么一个大历史趋势，但我绝对不是鼓吹大家选择单身，我们还是要追求爱情，还是要坚守这个价值。

我想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一讲爱情中的几大难关。

## 敢不敢和女A比翼齐飞

什么叫女A？

在日益势利化的婚恋观念中，人们把男性和女性都分成4个等级：A、B、C、D。当下的婚恋模式，大都是男A找女B，男B找女C，男C找女D。这造成什么后果？女A，也就是大量的“三高”女性——学历高、收入高、职务高——长期处于单身状态。

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种男性在传统社会里，面对女性的控制意识和支配意识。到了现代社会，女性成长了，工业革命之

后出现了第一批自由女性，她们走出家庭，去当秘书、小学教员、家庭教师，这是最早的一批社会性的女性。发展到今天，社会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优秀女性，但是她们就悬搁在那里。

历史上，一个优秀的男人爱一个优秀的女人，这使文化的创造力变得丰富、强劲。比如，英国著名作家伍尔夫和丈夫伦纳德。

伍尔夫有精神疾病，有时候会发作。伦纳德特别钦佩她的文学才华，特别能理解她所

写的情感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其中包含的种种内在的问题和趋势。伦纳德充分地认识到她的价值。

我觉得好的恋爱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如果谈恋爱，我肯定会问他，你爱的那个人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在哪里？你要说得出他有什么特性，他跟别人有哪些不同之处。

第二点，你要说得出他在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他要发挥特性、创造性，最大的难关在哪里。你知道他的难关，就不会大事小事分不清，整天折腾，彼此就会很珍惜。这不是一个单向的问题，彼此都要知道。

伦纳德特别知道伍尔夫的价值和问题。他为了让伍尔夫在写作的时候充满自信，干脆办了个小印刷室，把她写的文章都印成书。有时候伍尔夫精神状态不稳定，要离开、要跑到伦敦去，他就不辞辛苦地陪伴她、追寻她。所以伍尔夫能写出那么好的小说，《达洛威夫人》《到灯塔去》，这其中肯定有伦纳德的功劳。这是特别感人的一对夫妻。





我们今天的中国男人，其实很少敢去爱一个特别优秀的女人。在这种模式下，未来女性要发展，将会普遍地被压制，陷入一种孤独的状态。

### 能不能克服爱情中的肌无力

肌无力是一种病，浑身的肌肉萎缩，越来越没有力量。我们现在的小说里写了大量爱情的肌无力。川端康成的《雪国》是这样，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也是这样。

一个工人，爱上一个富有的夫人。两个人有时候跑到咖啡馆里见面，看起来很亲密，渐渐地，周围的人开始议论，他们俩就感觉到压力了。

最后一次，他们握手的时候互相说“再见，再见”，每次他们都说“再见”，但彼此都知道下次还会见。但是这一次握手，小说里写，他们就像握着一具死尸的手，人们就知道他们再也不会见了。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这种随风一下子飘走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没有力量呢？因为现代社会是个流动社会，是个碎片化的社会，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没有看到他的全部。

以前在一个村里，或者最多隔两个村，你能看到一个人从小在河里游泳，能看到他爬树，能看到他不同阶段的成长。所以你对这个人，从根本上是了解的。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看到的都是片段。一个人突然跑到你面前，你觉得不错，但对这个“不错”，你心里也没有

底。我们现在的很多爱情，双方相爱的时候都是打折的，都在内心深处保留了一丝不信任。

在这种爱情里，尤其需要猛烈的迸发和百分之百的投入。

为什么是百分之百？在这种碎片式的相遇里，你只有百分之百地投入才能把自己呈现出来，才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整体生命。如果你还是那么一种计算得失的状态，这段爱情没法进行到底，很容易分离。

这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在价值观念上、生命理念上，缺乏一种转换。爱上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从得失的心理转换到情感的真假。

哪怕人人说不好，我也要坚持，因为这是我的真。我只有一次生命，我不可能放弃我的生命，这个真，是我的生命。

爱情本身也是这样。它属于真假范畴，不是得失范畴，不是靠打分来计算的。

### 能不能生活在别处

菲茨杰拉德写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以后被称为“人类最后一部浪漫主义小说”，评价非常高。1956年《查密莉雅》发表，全世界评论家又欢呼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最后一部浪漫主义爱情小说”。

年轻的农村姑娘查密莉雅，长得非常健美。她很快要出嫁了，嫁到一个非常殷实的人家。这个时候，村子里来了

一个伤兵，叫丹尼尔。查密莉雅发现他跟大家完全不同。傍晚，他会在山坡上唱歌，歌声忧伤又嘹亮，完全不属于日常生活中油盐酱醋的范畴。

后来集体农庄派她和丹尼尔去送粮。到了粮站，别人往丹尼尔肩上放一袋粮食，丹尼尔就把它扛进仓库。结果粮站的人搞恶作剧，看丹尼尔是一个伤兵，故意嘲弄他，给他放两袋粮食。查密莉雅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结果丹尼尔一声不吭——他是个伤兵，但他心里特别骄傲。他就咬着牙齿，一步一步地往仓库走。

就在那一刻，查密莉雅看到了一个东西：尊严，精神的高贵。后来，查密莉雅跟丹尼尔私奔了，他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因为有这种精神力量，他们确信从零开始也能创造新生活。

爱情的要点就在于此。爱情不是银行，你看他有车、有房、有钱，那些东西是飘忽不定的，终究会用完。爱情最根本的是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查密莉雅和丹尼尔两个人去哪里了，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我们今天特别需要这样一种状态。模仿的时代过去了，未来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爱情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从零开始，从无到有，我们整个社会就会焕发出无限的青春力量。

（朱 实 摘自微信公众号“一席”，本刊节选，马明圆图）

莫娣·刘易斯，不是个“正常”的女人。

1903年，莫娣出生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一个平民家庭，因为患先天性关节炎，发育不良的身体不可控制地弯曲，小小年纪就佝偻如老妪，加之跛脚，她被周围的人恶毒地称为“跛脚鸟”。

莫娣的父母早逝，死后留下一栋房子和一些现金，但哥哥以莫娣残疾为由，剥夺了她的继承权，私自把房子卖了，把莫娣赶到姨妈家。姨妈对莫娣也不好，没人想要她这个“残次品”。

25岁那年，她为逃离姨妈家，匆忙和一个男人恋爱，未婚先孕生下一个孩子。哥哥偷偷把她的孩子卖了，并骗她：“孩子像你一样畸形，一出生就死了。”

孩子没了，她也被男人抛弃，哥哥的残忍、亲人的冷漠让她无法忍受，她逃了出去。在外面，莫娣偶然间看到鱼贩子埃弗里特·刘易斯的招工启



## “跛脚鸟”的救赎

●非凡君

事：招女仆，管吃管住，但不付工钱。

埃弗里特，一个渔民，大莫娣十岁，性情愚鲁、脾气暴躁，没接受过教育，是个文盲。他跟莫娣一样，是被上天遗忘的不幸者。他被家人抛弃，在孤儿院长大，没有感受

过半点温暖，为了自保，他将自己的心打磨成冰冷的钢铁。

在埃弗里特家，莫娣使出全身力气干活儿，但埃弗里特经常高声训她。不过在相处的过程中，她发现这个脾气古怪的男人也有温情的一面。当小孩朝她扔石块的时候，埃弗里



莫娣和埃弗里特



莫娣家内景



特会跑出来厉声教训那些小孩。这让莫娣发现，在埃弗里特傲慢、粗俗的外表下，掩藏着的是一个同样渴望被善待的灵魂。

因为残疾，在埃弗里特不在家的日子里，莫娣几乎出不了门，做完家务，她只能通过窗户，望向外面的世界。外面的雏菊开花了，她很开心；外面的树叶凋零了，她很伤感；外面驶过一辆汽车，她涌出许多好奇；外面有两个陌生人漫步，她觉得那就是一处美景。可窗外的风景，稍纵即逝。为了留住窗外的风景，她尝试拿起画笔，把郁金香画在窗户上，让郁金香永远盛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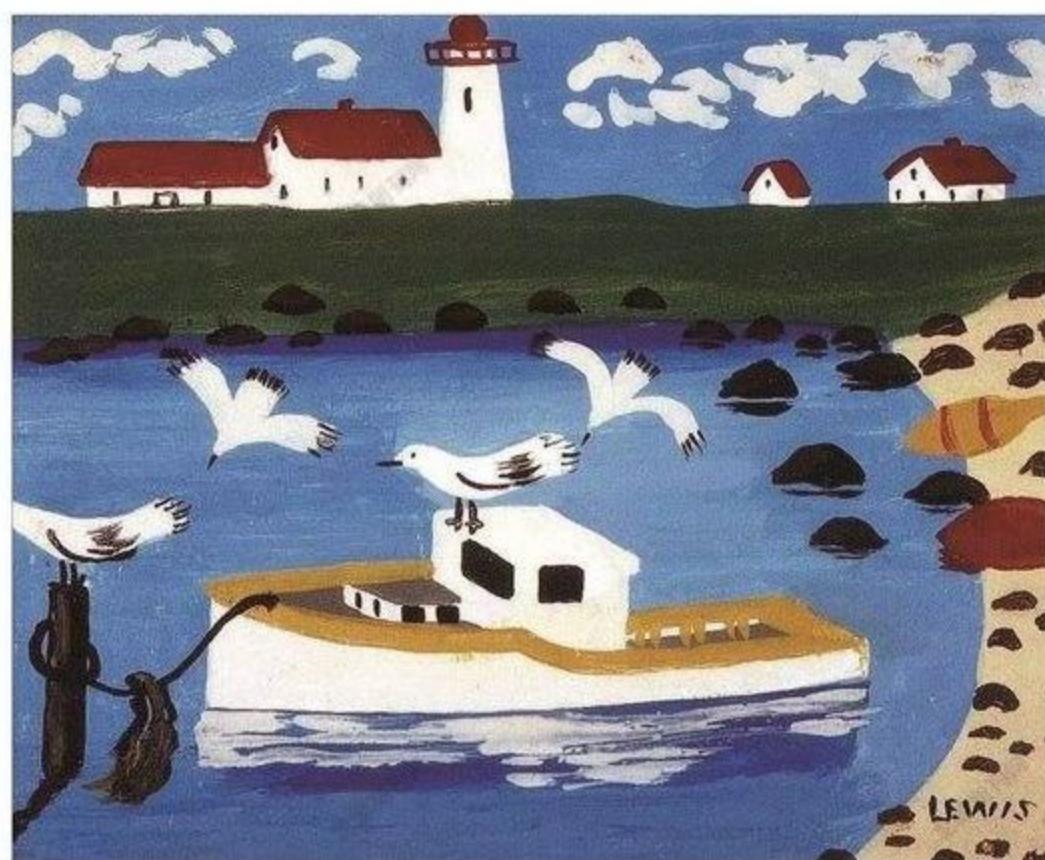
从此，莫娣做完家务就开始画画。作画时，她忘了所有的痛苦，不堪的生活、灰暗的日子都被抛诸脑后，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窗外的鸡、猫、森林、赶雪橇的孩子，都被她画了下来。

莫娣说：“我不过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把看到的美景如实地记录下来。”但她的画里，只保留了现实生活中美好的部分：苦不堪言的农耕生活，在她的画里变成了怡然自乐的田园生活；一只坏脾气的黑色流浪猫，在她的画里拥有温馨的家庭；埃弗里特推着快要散架的架子车带她狼狈出门，在她的画里成了两个人开车去旅行。明明是残酷的生活，她却有很多美好的想象。

莫娣的画作越来越多，家里摆不下，两个人便想出一个好主意，把那些画以每幅几美分的价格卖给前来买鱼的人。

有一天，一个从纽约来的女顾客因为迟迟没收到订购的鱼，找上门来理论，结果被莫娣满屋子的画作震惊。她什么也没说，以一幅2美元的价格，买走了一大批莫娣的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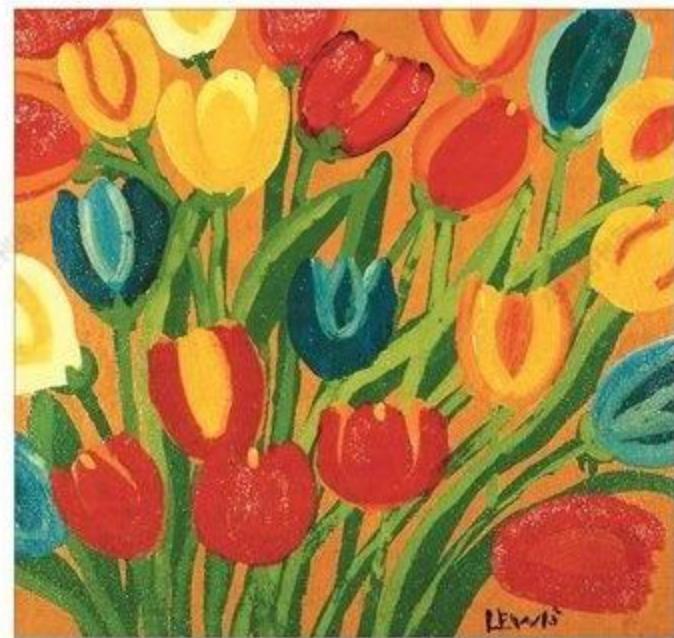
有了卖画的收入，莫娣和埃弗里特的生活改善了不少，这让他们的关系也和缓了很多。在之后长久的相处里，两个“怪人”之间，更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情。他抱怨她不做家务，却转身盛饭刷碗；他



莫娣的画



莫娣和她的画作



莫娣的画

说完全看不懂莫娣的画，却在有人嘲笑莫娣的画时，反击道“你懂什么”；他厌恶莫娣的颜料弄脏房间，却给她成批地买回颜料……莫娣早已读懂他，嫌弃背后，是一颗小心翼翼靠近的心。莫娣早已爱上他，她画的那些画，就是最好的证明。她把埃弗里特的一举一动，都画在了画里。

一年后，当初那个一声不响买走莫娣大批画作的神秘女人回来了，还带来一大群记者。

此后，加拿大多家媒体争先恐后地报道莫娣的事迹，莫娣成了家喻户晓的民间艺术家，连尼克松都写信求购两幅她的画。

莫娣名气越来越大，这让埃弗里特越发没有安全感。他们开始频繁吵架。莫娣觉察到他的敏感，便在每一幅画上都署名“莫娣·刘易斯”，这是他们共同的名字。埃

弗里特则诚实地说道：“我害怕你离开我，因为你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人。”

两个“怪人”，到此刻才坦陈自己的心意，他们在一对朋友的见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两个人继续生活在简陋的小屋里。

1970年，莫娣在这个小屋与世长辞。突如其来来的打击让埃弗里特很沮丧。因为埃弗里特的脾气很坏，人们猜测，莫娣死后他会拿着她的画、她的钱到处花天酒地，但他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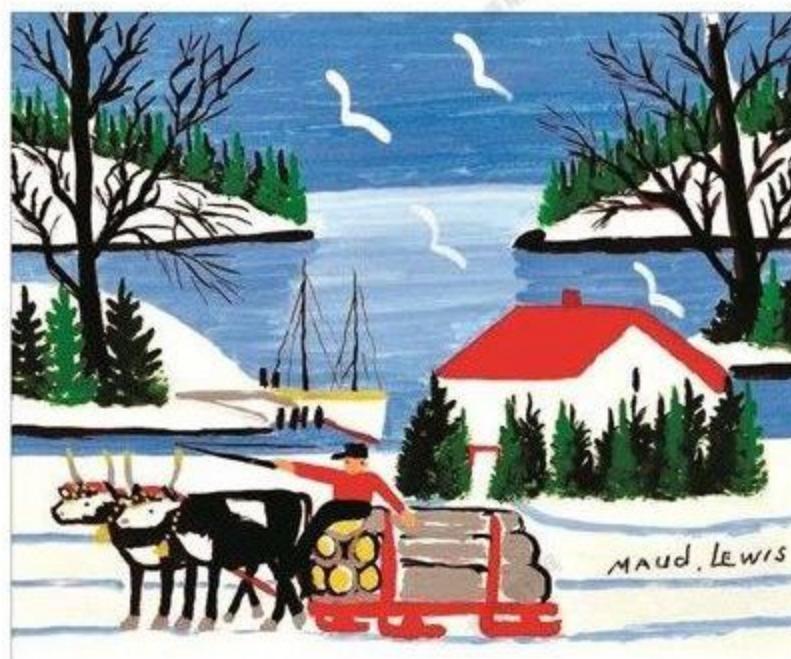
有。他坚持住在小屋里，怀念爱人，直到后来被闯进来的强盗杀害。

莫娣成名后，很多人向她请教画画的技巧。但莫娣表示，没办法教：“如果你想画，自然就画出来了。浮生一切，都已被框成一幅画，就在那里。生活很平淡，但如果有一刻，你的心里泛起了风暴，那就抓住它，别让风暴停息，别让画面消逝。”

莫娣，上帝的弃儿。她一生被困于方寸之地，所见只有

宁静的乡野，但她心中起了风暴。遇到埃弗里特，遇到绘画，成为莫娣·刘易斯，她用对美和爱的执着追求，完成了两个“怪人”的互相救赎，让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样的人生，原来也很美。

（远游摘自微信公众号“艺非凡”，图摘自北京日报出版社《人间美好》一书）



莫娣的画



## 同一屋檐下

●蒋 曼



香港电视剧的经典台词“一家人最重要的是整整齐齐”，现在当真难以做到。

寒假将近，一家人还是不能整整齐齐的。父母要到温暖的沿海城市做“候鸟”，会会老朋友；我想窝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先生早就计划回老家，和兄弟每年一聚，烧一堆冬天的火；女儿说，忙了一个学期了，想去海岛上捡贝壳。小家庭里，人人都有大主意。

自我世界的边界一再扩张，我们都是孤独的战士，像堂吉诃德一样与自己的风车鏖战。

每天清晨，像各自找食的鸟儿，我们飞向各自的领地。孩子要在学校里待上一整天，妻子和丈夫在各自的行业矩阵中卖力打拼，没有交集，无法共鸣。在知识和技能快速更替的信息时代，家长都担心在时代的加速巨变中中年出局，年轻人要在现代丛林中立足则需多学习本领。我们习惯了短暂结盟，长期分离。于是，下班的人要在车里坐一会儿，抽一支烟，听一首歌，才能鼓足勇气回到家庭的秩序中。

晚上，孩子的作业和大人的手机把一家人分割成一座座孤岛，我们身处各自的世界，悲喜实难步调一

致。家庭中每一次共同行动都需要一场精心准备的开幕式。用蜡烛、礼物、鲜花装饰出隆重、漂亮却繁琐的仪式，它们正在取代曾经自然的默契。

农耕时代，人类生活在一起，自然需要勠力同心、协同合作。爬树要有人垫脚，撒网要有人划船。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天仙配》里唱：“你织布来我耕田，你挑水来我浇园。”这是相互协作的生活模式，恩爱与依赖也在这些分担与协作中慢慢产生。

李安拍过一部家庭伦理片，《推手》。影片讲的虽是20世纪90年代的家事，却也道尽了传统家庭离散的危机：跨越重洋与子相聚的太极拳大师朱师傅无法迈过文化与观念的鸿沟，与儿媳妇玛莎势如水火。菜刀在砧板上剁出沉重的咚咚声与烤箱清脆的叮咚声分属不同的世界。柔软的太极拳法和冰冷的打字机也毫无关联之处，就连饮食习惯也迥然不同。同一屋檐下，公公和儿媳妇各自为政，心生嫌隙。

但是，家毕竟是家呀，它承载着团聚、联系、关怀、牵挂和共同成长的岁月。在无数次的妥协背后，我们学会尊重、原谅和宽容，也学着给家人留一方清静而空寂的月亮地。

影片最后，玛莎重新布置了公公的房间，在墙上挂上公公喜欢的剑。朱师傅的儿子跟玛莎解释太极推手：放松，不要抵抗，也不要断开接触。这是在现代家庭中建立新的亲密关系的隐喻。

我们不再整整齐齐，我们走在各自的世界中，但仍然思念和惦记彼此。

（空空小菜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7期，肖文津图）

# 饺子

●蒋 韵

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包饺子的情景，特别是来了亲友时。我最喜欢的人，是徐叔叔。

常常，提前几天，父亲说：“妈，老徐星期天来家里吃饭，包饺子吧。”

徐叔叔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饺子，他说，谁家的饺子都不如我奶奶包的好吃。这话，我认为不是客套话。我也认为，谁家的饺子，都不如我奶奶包的好吃。

首先，奶奶会用水把肉馅打得鲜嫩，兑酱油、料酒和葱姜末煨出来。其次是菜和肉的比例，掺多少菜进去，奶奶总是拿捏有度。她最爱的是猪肉白菜的经典搭配，若是春韭时节，会加一些韭菜进去，冬季则加黄芽韭。奶奶拌饺子馅，从不加五香粉这一类夺味的调味品，只加盐、酱油、少许白糖和香油，味道既鲜且香。而奶奶擀的饺子皮，不硬不软，厚薄适宜，吃起来很筋道。所以，关键的这几道程序：拌馅儿、和面、擀皮，以及煮饺子，都是奶奶亲力亲为。而我们做的，就是包饺子。

徐叔叔也总是和我们一起包，一边包，一边聊天儿。

徐叔叔是北京人，一口京腔，说话抑扬顿挫，我和我弟都特别喜欢听徐叔叔说话。徐

叔叔和我父亲一样，学医，专业是影像学，骨子里却充满艺术气息。他在学校里演过话剧，据说演的还是女角。他会唱美声，喜欢文学、艺术，读过很多书。在那样困顿的年代，听他和父亲聊天，是一大乐事。他们的话题中，没有眼前的苟且，而是那些遥远美好的事物，比如雨果、巴尔扎克，比如托尔斯泰、普希金，比如《桃花扇》和《红楼梦》。我就是从徐叔叔那里，

知道了法国的巴比松画派，并喜欢上了他们，也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窦娥冤》里那段呼天抢地的《滚绣球》：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听得我真是心惊肉跳。他最喜欢《桃花扇》里的套曲《哀江南》，常背来给我们听：

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





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他还喜欢讲画，他说有幅画很有趣，只画了一个襁褓和一支红烛，题词却是“除夕生的小弟弟，过了三天长一岁”。我一直在想象那幅画会是怎样的色彩、笔调，作者又是谁。我猜测了几十年，至今，也无缘得见。只是在最近，我得知了，这幅画的作者原来是丰子恺先生。也对，只有丰子恺先生，有这样的赤子之心和童趣。

一次，听徐叔叔说管教小孩子，引的是元春带信出来与父母说的话：“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忧。”结论是，好头疼。

徐叔叔只有一个儿子。孩子没有妈妈。

徐叔叔的妻子，我没有见过，只是听我妈说，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子，一个美丽的女医生，和徐叔叔既是同学又是同事。什么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人们说，看徐医生和李医生就知道了。

1966年，有一天，有人来找李医生谈话了，谈话内容十分严肃，责令她必须在第二天的全院批斗大会上，揭发她的一个朋友，以此和他划清界限。否则，后果自负。她知道那叫“最后通牒”，她也知道大多数人会怎么选择。但她不是“大多数人”，她是李医生，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美人，她不能容忍自己变丑，所以，她没得选择。

那一夜，徐医生恰巧值班。而他们五岁的小儿子，在

上全托幼儿园，只在周六回家。第二天一早，徐医生值完夜班回去，发现妻子服用了安眠药，救不过来了。她看上去很安静，衣着整洁，穿了一件她最喜欢的白色泡泡纱布拉吉，美如仙女。

徐医生就让她穿着那件仙女的衣服上路了。

这最后的形象，一刀一刀，刻在了徐叔叔的心里，刻得太深太深，血肉模糊，结了疤，永不能平复。

姑娘，姑娘，他死了，一去不复来；

头上盖着青青草，脚下石生苔。

殓衾遮体白如雪，鲜花红似雨；

花上盈盈有泪滴，伴郎坟墓去……

后来，等我看朱生豪先生译的《哈姆雷特》，读到奥菲利娅自杀前吟诵的这段歌谣时，心里想起的，是李医生最后的遗容。

后来，徐医生被下放了。从他供职的省城大医院，被下放到乡下。李医生出事后，他们的孩子就被送到在北京的奶奶身边，所以，赴乡下的也只是徐叔叔一人。星期天和徐叔叔一起包饺子的乐事，就此终结。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重新回到我们这个城市，去了郊外一家职工医院。又过了几年，听说他再婚了。那时，我奶奶已经去世，我也已经成家，听我母亲说他带着新人来我家拜访过，可惜我没见到。据说那天是我妈给他们包了饺子。至于那饺子是不是

徐叔叔记忆中的味道，就不得而知了。

他和我父亲保持了一生的友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堪称我父母、徐叔叔这一辈人职业生涯，或者说事业的第二春，他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偶尔，他还会来看望我父母。那时，我女儿在我父母家住，他一来，就叫我女儿：“来来来，给徐爷爷背一段。”我四五岁的女儿，再大些，六七岁的女儿，就会噔噔噔跑过去，站在他面前，一点儿不犹豫，朗声背道：

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

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那是《哀江南》。

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

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这全套《哀江南》，她能从头背到尾。是我父亲教她的吧？反正不是我。会不会是徐叔叔？我没问。只是，她的《哀江南》，是欢天喜地的。她欢天喜地地一直背到“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徐叔叔也笑呵呵地鼓掌，这种时候，我父母，还有笑呵呵的徐叔叔，心里一定百感交集吧？

徐叔叔比我父亲小几岁，却走在了父亲的前面。

我想念他。

（洪柯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北方厨房》一书，李晨图）

# 国潮，不止于“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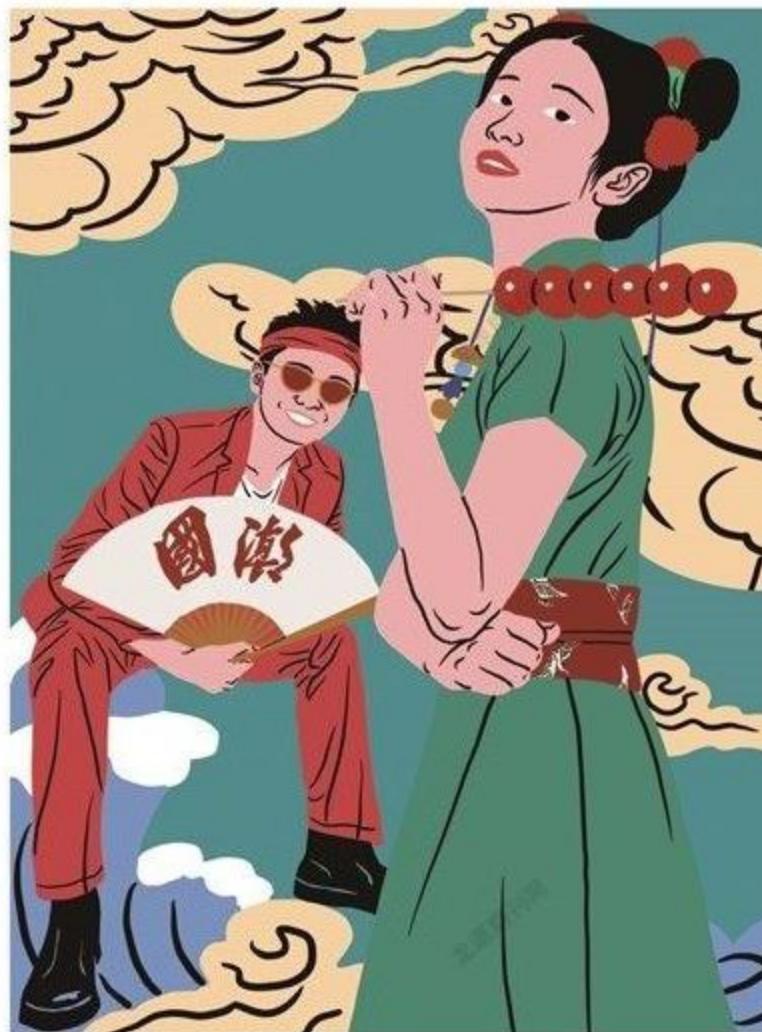
●桃子酱

何谓“国潮”？“国”，即中国——中国文化、中国IP（具有高辨识度、顶级流量、强变现穿透能力、长变现周期的文化符号）、中国元素；至于“潮”，清华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之潮——国潮研究报告》将之划分为两层含义，即供给端和消费端。在供给端，“潮”可以解释为“潮流”，传统国货完成了新时代的新演绎，新兴国货通过满足当代需求确立位置；而中国品牌正在进行集体品类创新、产品出新和品牌革新，在市场中掀起集体潮流。在消费端，“潮”可以理解为“风潮”，消费者对于新国货的消费习惯开始形成，大众对于新国货的认知、消费心理发生了从漠不关心到争相追逐的转变。

《中国之潮——国潮研究报告》认为，国潮需包含3个元素。第一，需要有中国特色。无论是来源于中华文化，还是带有中国特色技术的标签，这是国潮产品区别于其他产品的基础因素，也是核心。第二，国潮需要符合前沿审美和技术趋势，尤其关注新生代的需求。第三，国潮需要有世界视野，展现中国自信。它的流行不光靠情怀，更要靠

硬实力，成为国民引以为豪的新名片。

国货是“中国制造”，国潮则是“中国创造”或“中国智造”，国货经过创新和升级，才能成为国潮。



我国不只追求数量与成本做“世界加工厂”，而是愈加重视创新、品质与品牌，这是国潮兴起的大背景。

经济的迅猛发展、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增加，使得人们有条件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实现了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在消费力量的

推动下，大量原创品牌获得成长的空间。

年轻消费者成为国货消费的主力——苏宁易购发布的《2020国货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在国货消费人群的订单量上，“90后”占比35.7%，“00后”占比16.4%。

而在文化层面上，年轻人群对国潮的认同度也在加深——阿里文娱发布的《青年文娱大数据》报告显示，随着中国本土流行文化的崛起，国产电影、中国流行音乐以及相声、曲艺等传统艺术受到当代年轻人的追捧。

国潮，其本质是文化自信潮。

对内，我们需要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受力，在此基础上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对外，则要顺应中国崛起的现实，讨论如何表述中国、再现中国，即“讲好中国故事”。学者戴锦华认为，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向世界展示中国，同时意味着现代中国在经历了百年的艰辛历史后，终于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终于进入整个世界性的事务，终于开始参与乃至主导甚至改变世界的走向的时候，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和表述中国上，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时，因为传统的钢笔、圆珠笔必须依靠重力将墨水漏入笔尖，所以无法使用；铅笔虽然可以正常书写，但微小的导体石墨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代的太空笔则依靠气压将墨水压出。在神舟十三号的飞行任务中，翟志刚携带中国传统文房四宝进入空间站，将中华儿女骨子里的剑胆琴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毛笔这种古老文具，能在21世纪的星海探险中发挥作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思考一番，毛笔是怎么书写的。答案看起来很简单：毛笔上面吸收了墨水，在笔尖与纸张接触的时候，墨水就从笔尖转移到纸上。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为什么只有当笔尖接触到纸张时，墨水才发生转移，其他时候呢？

实际上，墨水自动发生转移也是常有的事情。初学者有时候会蘸上太多的墨水，墨水就会从笔尖滴下来。拿毛笔蘸墨时有特殊的技巧：只需把笔尖的一部分浸入墨中，这样可以保证只吸入适量的墨水，墨水就不会从笔尖滴落。所以，一支毛笔能留住的墨水，有一个上限。

透过现象看本质，既然毛笔可以留住墨水，那么一定有一个机制来克服重力，这个机制会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墨水分子受到哪些力。由于毛笔笔尖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各处的大气压是平衡的，于是只需要考虑重力与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液体分子之间的互相作用，另一部分是液体与容器壁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液体黏附或者疏离。两种相互作用



刘伯明在空间站里写毛笔字

要向世界提供一种不一样的价值……它势必是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现，或者传统中国文化的重构与更新，同时，它也势必是经过20世纪革命

记忆、历史记忆强有力地重组过的一种中国文化主体。”

“讲好中国故事”是国潮的根本，唯其如此，国潮才能立起来。

都有摩擦力，微观上体现为电磁相互作用，如果在宏观上结合起来，就带来一种叫作毛细现象的神奇现象。

毛细现象是指，将一根毛细管浸入液体中，相比管外液面，管内液面会自发向上或向下发生移动。毛细现象第一眼看上去违反自然规律。人们常说“水往低处流”，为什么水会自发往高处移动？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能量不会凭空产生或消失，液柱上升的过程伴随重力势能的增大，因此一定能找到另一种能量，在这个过程中是降低的。没错，这种能量来自液体的表面张力。

在液体表面与内部，液体分子之间形成的相互作用很不相同。表面的液体分子互相连接更少，相互作用更弱，于是两侧受力不均。在这种受力不均的情况下，内部受力较大，将自发向外部“突出”，于是在不受重力的情况下，一团液体将呈现球形。在这种情况下，表面张力将使液体分界面变弯，使之达到能量最低的稳定状态。

问题的解答就是这样。毛细现象实际上要求达到一种平衡：液体分子相互作用，和液体与表面相互作用的平衡。在达到这个平衡的过程中，液体表面会发生变形。毛笔的材料，兽毛，也就是蛋白质，可以被水湿润。由于分子间相互作用不受重力影响，毛细

现象在空间站自然也可以发生，于是毛笔在失重条件下，也可以一如既往地吸入墨水，并正常书写。

当我们放眼星辰大海时，前人那些充满创意的智慧也凝视着我们。

（大 钧摘自微信公众号“中科院高能所”，本刊节选）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国潮，才刚刚起步。

（昔 心摘自《新周刊》2021年第19期，本刊节选，谢驭飞图）

### “老员工”登登

在这家叫宠乐会的宠物学校里，8岁的柴犬登登，是绝对的“资深员工”和吉祥物。

一岁时，登登被送到这里，到今年已经快7年了。这几年里，学校搬过家，登登换过好几次住处，换过3次饲养员，送走了一万多只来这里寄养或培训的狗狗。它甚至比大多数人类员工更“资深”。

最初，登登也是以寄养的名义被送到这里的。每逢过年或小长假，许多城市里的宠物狗会被家长送到寄养机构，7天，最多半个月，再被接回家。只不过，登登成了宠物狗中很不幸的那一小部分。它的主人肖先生，送了3只小狗到这家学校，最终却只接回了另外两只，留下了登登，然后就失联了。这几年，登登只好过着和其他宠物狗不太一样的生活。

不过，从物质层面上来说，还算不错——它住的是标价100多块钱一天的单间，有自己的小床，房间里有暖气、空调和空气净化器。房间外还有一个属于它的小院子。

饲养员贾源，今年29岁，东北人。3年前，他开始照顾登登，对它的饲养是全面和科学的，也因为照顾有加，登登几乎没生过病。

至于宠物学校为什么这样

做，贾源说，一是因为登登待的时间太长了，它可爱又亲人，大家都逐渐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小狗，没有因为主人失联、不付费就苛待它。物质上

得到的情感照料是不稳定的。首先，因为饲养员会离职，所以始终没有人能给它持续的爱；其次，一位饲养员每天要照顾十几只狗，给每一只喂

食、梳毛、检查身体，宠物狗需要陪伴，十几只狗，他都要去看看、摸摸，陪它们玩一小会儿——一个人的爱和陪伴被分成十几份，登登得到的就少了。

最理想的状态，是它能回到自己的家庭，得到稳定的、持续的、全心全意的爱。但这似乎无法实现的。6年多了，从2015年至今，登登的主人再也没有露过面。

### 一个总是 “适时”出现的旧主人

登登的主人肖先生，2014年10月将登登送到这家宠物学校寄养。两个月后，他为登登办理了包年服务，花了1万元，续费到了2015年的12月。

到了2015年冬天，肖先生没来。又过了一年，还是没来。他留下的手机号一直无法接通。到了2017年3月，宠物学校起诉他，要求他领走登登，并支付应付的寄养费49380元。

起诉，是宠物学校最后的办法——几乎每一年，宠物学校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主人弃养并失联，实在联系不上的

## 登登的“奇幻”漂流

●金 钟



柴犬登登

的条件，都会为它提供。二是宠物学校一贯如此，能来宠物学校工作的人，基本都是爱狗的人，被主人抛弃的小狗，他们不会转卖或者抛弃，从来都是好好养着，或者给它寻一个好归宿。

但随着年龄增长，贾源也发现了登登的变化——3年前，它更活泼，更爱玩儿。但现在，它8岁，已经到了生命的中后段，变得更慵懒，精力已经大不如前，它不太能飞跑，开始慢悠悠地遛弯儿。这也意味着，它将来会需要更全面的照顾。

他也逐渐意识到，宠物学校生活的某种缺失——虽然能给登登不错的生活照料，但它



情况下，宠物学校只能通过起诉要回欠款。在登登的案件前后，这家宠物学校还起诉过另外3名遗弃宠物的顾客。但当知道自己被起诉，迫于压力，这些主人都会出现，还清欠款并接走宠物。

贾源说，这些宠物主人的心理各异，有的是觉得宠物年纪太大；有的是因为宠物生病、做手术，害怕后续的花費；还有一些人，可能生活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总之，如果他们明确不要宠物了，可以写一个弃养声明，宠物学校会找一个领养者免费领养。但有的人不写声明，所有权不清晰，在法律上就会很难处理。

但肖先生尤为不同——他消失得如此彻底，法院也尝试了各种方式联系他，但他一直都没露面，更谈不上履行判决，宠物学校只好申请了判决强制执行。最终，法院决定拍卖登登。这是宠物学校，也是中国司法史上的第一次。

2018年11月中旬的这一次拍卖，有2662人报名，30多万人围观。但在拍卖即将开始时，肖先生出现了一从美国给法官拨了一个电话。按他的说法，他已经在国外定居，不小心遗失了宠物学校的电话，以为学校会安置好登登，所以没再主动联系。直到从朋友那里得知拍卖的消息，才知道这场官司的存在。

肖先生一次性付清了登登6万多元的寄养费和狗粮费。据他说，因为自己在国外生

活，而宠物移民手续比较复杂，还是会将登登留在国内。法院当时决定，暂缓对登登的司法拍卖。

但这次纠纷过后，肖先生再次消失，既没有接走登登，也没有再支付登登的寄养费。根据法院公布的消息，因为肖先生失联，3年后，宠物学校再次向法院提交申请书，要求执行原判决。法院审查后，决定再次拍卖登登。而按照宠物学校工作人员的说法，除了肖先生，法院和宠物学校都没有



登登回家了

对登登的处置权，只有拍卖，才能确定登登的所有权，给它找到新主人和新家。

2021年11月4日，延宕了3年的拍卖终于开始。登登的起拍价为500元，加价幅度最低10元，共有480人报名，经历了664次出价，还有16万人围观，最终，以16.001万元的价格成交。

最荒诞的故事，发生在拍卖结束之后——消失已久的肖先生再次出现了，他联系法官，要求撤销这次拍卖，要回登登。但显然，拍卖已完成，这个要求被法院明确拒绝。但肖先生的“幸运”之处在于，他是登登原来的所有者，登登

拍卖所得的16万元，除了赔偿宠物学校的4万多元寄养费，剩下的11万余元，将归他所有。

宠物学校的一位员工在微博上发布了这个消息，表达自己的气愤和困惑。他说：“肖先生估计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遗弃了一只狗，不但没被处罚，竟然还得了11万多元的‘奖金’！”

### 一个人的冷静、温和果斷

最后拍下登登的，是编号A9977的出价人，来自深圳的舒先生。

在所有的出价人里，A9977是个会被注意到的存在——每个竞拍者的风格都不同，一些人会在刚开始拍卖时冲得很快，但很快就没了声音；还有人几千、几千地往上加钱，有种不差钱的豪爽。但A9977不是，他一直都在，紧紧咬住每一个对手。一直在拍，每一次有人出价，他就比别人多出10块钱，但不管别人加几千，他都一定会跟。从头到尾，不露怯，也不乱抬价。

因为他的加价风格，很多人表达了担忧，担心他是一个加价机器人，或者是营利机构，把登登买回去炒作。拍卖平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也是怀着担忧和怀疑，战战兢兢地联系了A9977，但最后发现——还好，他就是深圳的一个上班族，一个冷静、温柔、果斷的人。

A9977的原话是：“我既不是哪家机构，也不是机器

人。我只是一个想把登登带回家的普通人。”

他讲述了拍下登登的原因：“2018年，登登第一次被拍卖时，我就关注过，那时只是觉得它可爱，宠物拍卖也很特别，只是想围观，后来主人出现、拍卖取消，我觉得故事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今年10月底，我收到短信，说曾经关注的柴犬要再次拍卖。”这一次他的心态有了变化。“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下午收到这条短信的。那天晚上，我一直很犹豫。我总感觉，它在跟我说，‘我们的缘分还在’。我一直放不下，我觉得登登身上承载了太多人的善良，但我也担心，如果它最后被什么直播机构之类的拍下，会被当成收割流量的‘商品’。想来想去，我觉得，如果最坏的结局我不能接受，那我就自己书写这个结局。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报名了。”

想拍下登登，也是出于他作为父亲给女儿的爱。他有一个小女儿，报名拍卖前，他问她：“爸爸要给你买一条狗狗了，这个狗狗是你想要的吗？应该有很多人喜欢这个狗狗，可能会有点贵，如果要把它带回家，可能你幼儿园毕业之前，爸爸都不能给你买玩具了，可以吗？你愿意好好照顾它吗？”他的女儿一直说，“好的”。于是，他也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一些人还会好奇，能花16万拍下一只柴犬的人，该有怎样优越的经济条件。A9977也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拍卖的尾款，也是东拼西凑才凑够的。也是因为这样，他每次只加10元，因为这是他能控制的最小成本。

他的家人也不全然支持，

## 作家眼力

●柯云

周立波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观察生活要心细，要独具慧眼。他还给我举了很多例子。

有一次他在饭馆与几个乡下人同桌吃饭，其中有一胖一瘦两个汉子是蹲在椅子上吃饭的。周立波略带微笑指着胖子说：“你是篾匠师傅。”又指着瘦子说，“你是船工师傅。”两个人同时一惊，异口同声说：“我们素不相识，难道你是神仙？”周立波笑着说：“这个道理很简单，篾匠和船工都是爱蹲的人，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所不同的是，篾匠的右手上布满了茧疤，一目了然嘛。”

还有一次，我们在路上看到两个女人在吵架，他站在一旁看得聚精会神，直到两个女人吵完架后，我们才离开。他对我说：“我一生最喜欢看人家吵架，因为人一发怒争吵，各种姿势都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妇女，有的双手叉腰，有的吵一句拍一巴掌大腿，有的干脆搬个砧板、拿把菜刀，骂一声，剁一刀，似乎这样才解恨。”这时我才明白难怪他看吵架也那么认真！

（清夜摘自《文史博览》2021年第8期，本刊节选）

比如他妈妈就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拍一条狗？他的回答是：“妈妈，你以前跟我讲过很多道理，我希望这些道理能在现实里成真，钱应该花在值得的地方，金钱和生命相比，不值一提。而登登这个故事，里面有太多的爱、希望和善良，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够留下来，这个故事也是送给我女儿的，我希望她喜欢。”

更重要的是，他曾经养过两只狗，也养过猫，所以他知道，8岁对狗来说已属高龄。但生命的意义在于经历，他希望登登能到自己身边，在剩下的时间里，过上和在宠物学校不同的生活。

我把A9977先生说的这段话，发给了登登的饲养员贾源。我们谈起登登的未来，贾源也觉得，这个结局令人欣慰。登登不需要多大的房子，多豪华的食物，多富有的主人，而需要一个有耐心、负责任的人。从A9977先生的回答里，能看出他肯定是一个不错的主人。

现在，所有人最关心的还是登登的新生活。由于北京降温，以及疫情之后宠物空运的中断，A9977先生正在思考如何用一个安全的办法，把登登接到深圳。不过，这都是很快就能解决的问题。

在近7年的漂流后，小狗登登终于要离开北京，去往南方海边的新家，度过它的余生。A9977说，它不会改名，它会永远叫登登。

（翼翼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



苏东坡《一夜帖》写道：“一夜寻黄居宋龙不获。”他寻黄居宋画的龙，寻了一夜。

苏东坡是个从从容容的人，心无芥蒂的人，即使被关在牢里，也能呼呼大睡。但这一夜，他遍寻黄龙图而不获，翻箱倒柜，会不会生闷气呢？会不会挠头皮呢？会不会把家里人喊起来责问呢？会不会打翻酱油呢？会不会颤悠悠爬到桌子上打量橱顶，或者像一只蟋蟀钻进床底呢？

宋朝有酱油吗？不知道。我浮想联翩——北宋时候的酱油是黄杏的颜色，南宋时候的酱油是青梅的颜色。凭什么啊？不知道。反正想到苏东坡也会急，我就高兴——好个苏东坡，你也有猴儿急的时刻啊！

“一夜寻黄居宋龙不获”，寻了一夜，难道还能说他不急吗？但他的急，还是不会往心里去，也不是从心里来的。至多急急四肢，翻箱倒柜，爬桌子，钻床底，顺带打扫打扫卫生。

大概他满面尘土从床底出来，一手提着前几日没找到的芒鞋，一手抓着朝云忘记的绣鞋，仿佛捡了个大便宜，哈哈一笑，“方悟半月

有怕死的韩愈，有不怕死的韩愈。

王谠《唐语林·栖逸》载：“韩愈好奇，尝与客登华山绝顶，度不可下返，发狂恸哭，为遗书。”一代文豪，登临华山绝顶，患了恐高症，吓得号啕大哭，魂飞魄散之际，写下了遗书。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

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搨”。这时天也亮了，就写了这《一夜帖》给陈季常。

一封信，一张便条。陈季常是个怕老婆的人，喜欢昆曲的人都知道。男人的素质越高，就越怕老婆。怕老婆基本上是有文化的表现，当然也不排除附庸风雅。

苏东坡的书法，我以为不从书法的角度看更好。他的书法，《寒食诗帖》除外，一般而言，都像与人聊天，一边聊天一边喝点茶、嗑点瓜子什么的，聊到出神处，忽然站起，猛觉得站起太突兀，又俨然坐下。

他书法里的视线——用笔和结体，常常是平视的，所以我觉得亲切。不像米芾，米芾是“宋四家”里技艺最好的一个，但他书法里的视线，在我看来是俯视。呀，也太自以为是了！我看多了米芾的字，会觉得他要和我吵架。吵架也是很好的，但能聊天更好。

苏东坡是中国最会聊天的人，而现在的很多文人只会讲课，终究不幸。

(微 和摘自安徽大学出版社《册页晚》一书，厚 闲图)

## 俨然坐下

●车前子



## 两个韩愈

●余弓

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为百姓请愿，不惜犯颜直谏，且做好了被亲人收尸的准备。

在华山绝顶失足，死于非命，轻于鸿毛，是以怕死；为百姓苍生请愿，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是以不怕死。怕与不怕，都是活生生的韩愈。

(张秋伟摘自《今晚报》2020年2月1日)



### 值得吗

我带儿子去餐厅吃饭。结账时我故意对儿子说：“坏了，没带钱，不如把你留在这里刷碗抵账吧！”

一旁的服务员马上点头说好，我们俩配合默契。

儿子听完后，淡定地对服务员说：“你可要想清楚，我留下可以，你每天要送我去幼儿园，做饭给我吃，晚上还要帮我洗澡，给我讲睡前故事，为了几个碗值得吗？”

### 没必要

经理给大家讲了好几段笑话，除了一个男员工，其他员工被逗得哄堂大笑。

经理问那名员工：“难道你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吗？”

男员工答：“我可以笑，但没必要，反正我下周就离职了。”

### 不健康

爸爸带儿子上街，路边的音响正播放着一首爱情歌曲。儿子跟着学，爸爸制止道：“不要唱，这首歌不健康。”

儿子好奇地问：“怎么，唱这首歌会感冒吗？”

### 视力

老婆：“你应该去配一副眼镜了。”

我：“为什么？”

她往门角一指，问：“你看到什么了？”

我答：“一个塑料袋。”

“干什么用的？”

“装垃圾。”



### 是空的还是满的？

“满的。”

“视力很好嘛，可为啥每次你出门，经过这个装得满满的垃圾袋，总是视而不见？我还以为你近视了呢！”

### 防不胜防

晚自习时，学生们都在玩手机。突然停电了，班主任说：“既然没法学习了，我给大家跳段舞吧。”他一边跳一边喊：“举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看到你们！”学生们全都兴奋起来，掏出手机点亮屏幕不停挥舞着。此时，班主任平静地说：“好了，都把手机交上来吧。”

### 知识点

跟妻子吵架后，妻子收拾衣服，不是真的要走；她收拾充电器，才是真的要走。

### 开盲盒

小胖向闺密抱怨：“昨天晚上，我第一次吃菜吃出了开盲盒的感觉。”

### “啥情况？”

“我妈把土豆和生姜切成一样粗细，炒了一盘菜。”

### 骨髓

出去吃饭带回来一根大骨头，扔给我家狗让它磨牙。

早上我拿起那根骨头一看，只见上面满是齿痕，竟然还有一头被咬碎了。

我拿着骨头想着狗的咬合力到底多大时，女朋友走过来一脸嫌弃地说：“你是不是想吃里面的骨髓？”

### 保险起见

上星期，高温补贴和奖金加起来发了800元。我把钱藏在冬天穿的衣服里，保险起见还加了张字条，写上：攒够1000元交给老婆。

今天，我把钱拿出来，发现多了200元，变成1000元了。

### 办法

7岁的儿子把成绩单带回家，父亲看后大失所望。晚饭后父亲把儿子叫来，对他说：“你看看这些分数，我们得想个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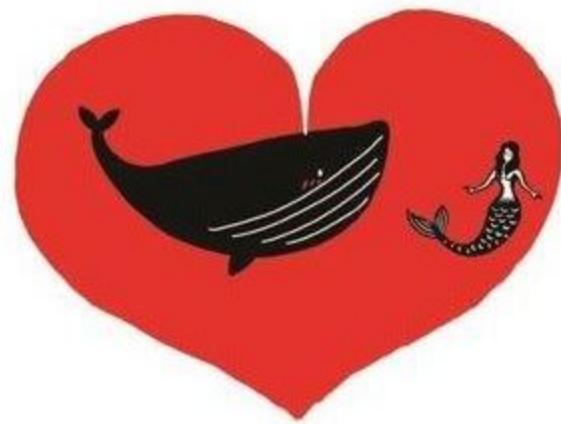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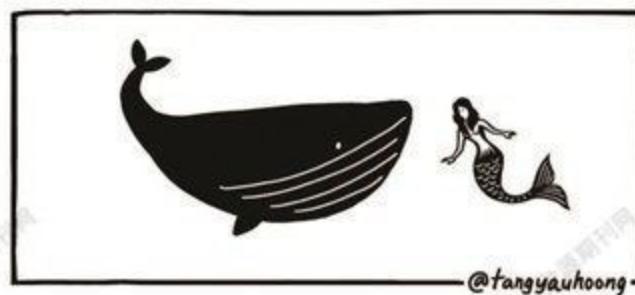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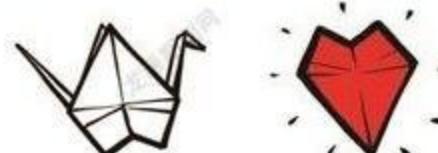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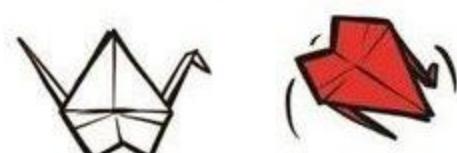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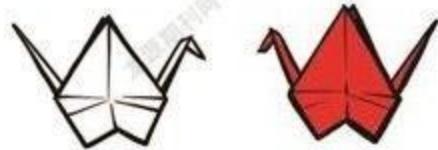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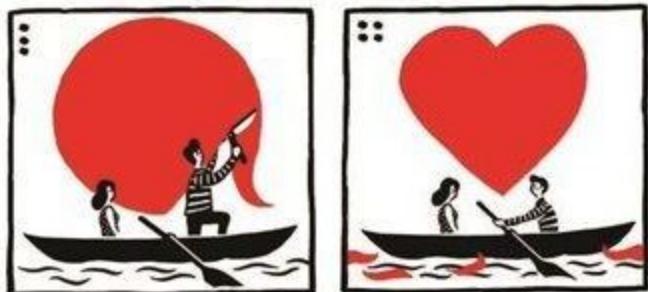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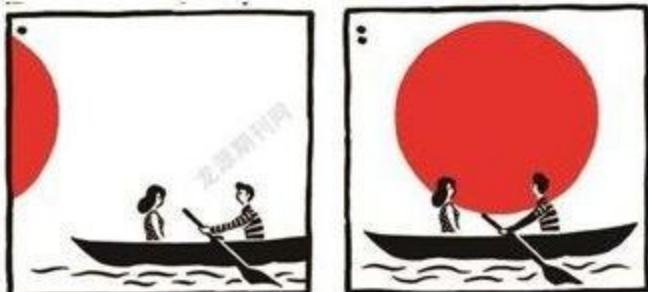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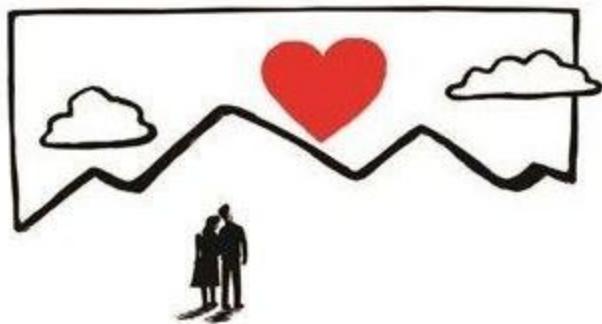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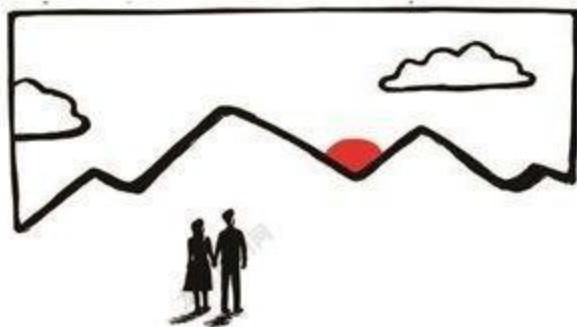
“没有办法可想啊，”儿子回答，“都是用墨水笔写的。”

### 做梦

昨晚梦到一个老头想要拿绳子捆我，我很不乐意，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想干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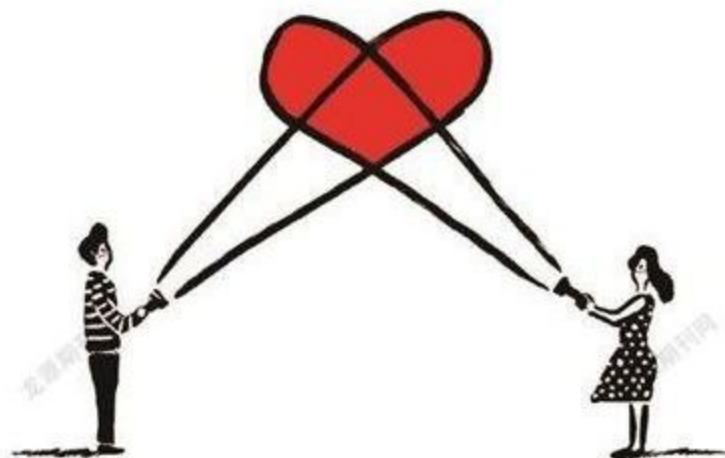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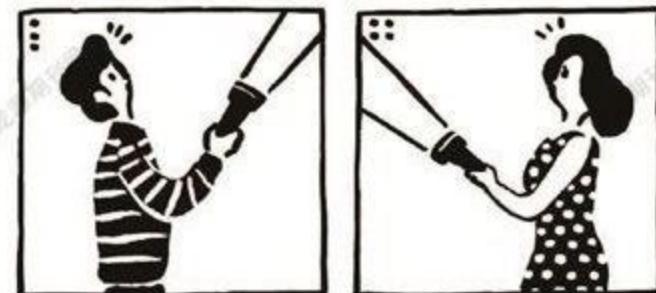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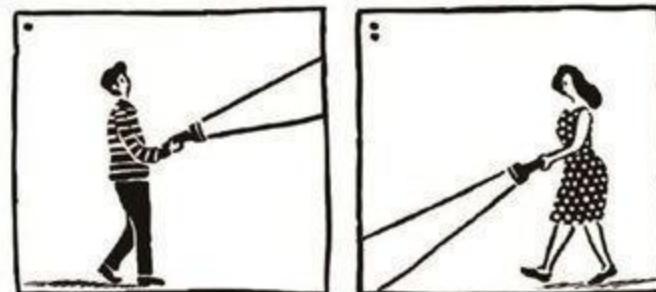
于是我打了老头一顿，直到他说“下次再也不敢了”，我才停手。

然后我问老头叫什么，他说别人都叫他月老……



爱

● [马来西亚] 邓尧逢



## 最后一枪

上跑道前，徐冬林做了一个深呼吸，橘色背心上贴的标签“Guide（领跑员）”随着胸腔起伏。刘翠青听到了这一声长长的吐气。她没有多问，在赛场上，她只负责不停地跑，方向、节奏、成绩，全都交给徐冬林主导。

这是2021年9月4日，东京残奥会田径女子200米T11级的决赛现场。刘翠青是一名盲人运动员，参加的是T11级比赛——T代表径赛，11是指全盲。根据残疾人田径比赛的规定，盲人运动员需要有领跑员带跑，协助完成比赛。徐冬林就是刘翠青的领跑员，他们已经合作8年了。

这一天，东京下了点小雨，徐冬林搀着刘翠青，慢慢走上湿滑的跑道。刘翠青戴着眼罩，右脚先碰到了左脚起跑器。她往右边挪了挪，弯下腰，摸索着将右脚先摆到起跑器上。徐冬林站在她身后，帮她固定好左脚，又在刘翠青直起身子之后，扶住她的肩膀，把方向调正。随后，徐冬林踩上隔壁跑道的起跑器，捡起放在地上的引导绳，把自己的4只手指套进绳子一端的橡皮圈，绳子另一端的橡皮圈已经套上了刘翠青的4只手指。

这条10厘米的引导绳，会在奔跑时把运动员和领跑员连接在一起。徐冬林要通过这条绳子带着刘翠青跑向正确的方向，当刘翠青迈右腿时，徐冬林要迈左腿配合。两个人的抬腿高度、步幅、摆臂幅度需



领跑员徐冬林和刘翠青书写了一段传奇的赛场故事

## 永远的第二名

●吴淑斌

要完全一致——从侧面看只有一个人的身影，动作稍微不同，就会发生磕绊和拉扯。

一声枪响，4组运动员和领跑员全都从起跑器上弹了出去。最后50米，刘翠青和徐冬林开始加速，两个人几乎同时冲过终点线。远处，大屏幕上，“刘翠青/徐冬林”的名字出现在第一位。徐冬林一下子直起身拥抱刘翠青，用力拍了拍她的背，告诉她“我们是第一名”。

这是他们拿下的东京之旅的第二块金牌，也是徐冬林和刘翠青在东京残奥会跑的最后一枪，此前9天，他们已经连续跑了10场比赛，两个人的体能和精神都到了极限。在之前的一场接力赛中，徐冬林因为一个急刹车扭伤了腰。这场决赛前，他在心里做了最坏的

打算——这可能是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枪。

### “隐形人”

如果没有当上领跑员，徐冬林运动生涯的最后一枪或许在10年前就跑完了。

1989年出生的徐冬林，原本是江西省体工队的一名专业短跑运动员。2011年，因为训练时大腿严重拉伤，他的成绩始终没有新突破。徐冬林有些气馁，打算直接退役，和许多同学、队友一样，谋求一份体育老师或是体校教练的工作。也是在那一年，他接受了残联教练的邀请，成为一名领跑员。

要为盲人运动员找到一名合适的领跑员不容易。领跑员需要是30岁以下的男性，身高在1.80米至1.85米之



间，且近4年内在市级以上运动会上，100米短跑电子计时成绩不超过11.20秒。这些要求对专业运动员而言，不算太高，但一个领跑员需要的远不止这些。选择领跑员时，不是一味求快，更重要的是领跑员和运动员的动作风格相近。还有最重要的是，辅助盲人，一定要有耐心和爱心。

2011年时，“领跑员”在大众眼里还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名词。领跑员更像运动员身边的一个“隐形人”，成绩栏上没有领跑员的名字，虽然能和运动员一起站上领奖台，却没有奖牌可领。

领跑员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是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在女子100米T11级比赛的颁奖现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吴春苗在国歌响起前，摘下胸前的金牌，挂在了领跑员李佳雨的脖子上。

## 磨 合

起初，徐冬林以为领跑员的任务“就是带着运动员跑步，给他们指方向”。真正当上领跑员后，他才发现，跑步、训练、日常生活，和运动员相关的方方面面，领跑员都要参与其中。

2013年，徐冬林成了刘翠青的搭档。起初，两个人的合作并不顺利，徐冬林总觉得，他们沟通起来十分费劲，“中间隔着一道，想不到一块去”。直到有一天，他想明白了，一直横在他和刘翠青中间的“那一道”，是不信任感。“就算亲人带着我走路，我都

不放心，何况我是一个陌生人，翠青哪敢跟我奔跑？”此后，他变得耐心了不少。

做力量训练时，徐冬林站在一旁，先辅助刘翠青训练，帮她调整各种器械的位置，控制器材加减重量。刘翠青练完后，徐冬林再选个休息时间自己加练。一日三餐，他带刘翠青去食堂吃饭，挨个报菜名，让她点菜。8年下来，徐冬林



已经熟知刘翠青最爱吃各种蔬菜和猪蹄，鱼肉是从来不碰的。训练闲暇，他也带刘翠青去看电影，刘翠青听声音，他讲解电影里的画面。刘翠青知道自己性格内向，也有意配合徐冬林，“别让他自言自语，好尴尬”。以前，徐冬林提示前面道路上有障碍物时，她只会“嗯”一声作为回应。后来，她会多问一句：“是什么东西？什么颜色的？在哪个位置？”

讲解动作时，也不能只靠“讲”，“她从来没见过标准动作的样子，只告诉她怎么做，她的脑子里是没有概念和画面的”。徐冬林开始手把手地教，教练布置完动作后，他先

学会了，再把每个动作一点点分解，摆好姿势，让刘翠青摸着自己的手和腿，感受腿的折叠角度、抬手的高度。然后，换徐冬林扶着刘翠青的手和腿，帮她做出标准动作。反复练习到动作稳定后，两个人开始练习配合，先是站在原地，快速地同步摆臂，然后拉着牵引绳慢跑，逐渐过渡到快速跑。

在赛场上，徐冬林还担负着把控节奏的任务。他会根据刘翠青的体能状态和竞争对手的水平，告诉翠青，需要以多大的强度才能取得好成绩。

400米比赛有两个弯道、两个直道，以前，徐冬林会口头提醒刘翠青，“上弯道了”“下弯道了”。他感到在比赛过程中说话，会影响呼吸节奏，分散两个人的注意力，便慢慢改成使用引导绳做暗号交流。徐冬林的手向刘翠青的方向拐一点，是上弯道；手稍微上抬，是下弯道；向后摆手臂，是距终点线2米的提示，刘翠青需要做出压线的动作，率先冲过去。按照规定，领跑员必须在运动员之后过线，徐冬林常常开玩笑，“我永远是第二名，跟在她后面”。

## 共同的比赛

与徐冬林的合作像一条引信，把刘翠青身体里的运动天赋和能量点燃了。合作一年多之后，在2014年仁川亚残运会上，刘翠青成为一匹黑马，包揽女子T11级5项比赛的金牌。2015年世锦赛上，她再次赢得4项T11级别的冠军，



曾经，“为国争光”是中国运动员统一且近乎唯一的目标，每块金牌似乎都承载着数亿人的“安全感”。随着中国代表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交出金牌总数第一的答卷，体育带来的民族自豪感达到顶点，越来越多藏在金牌背后的个性、欲望和故事得以还原。

人们开始学会接受“金牌”以外的不同选项。运动员逐渐有了粉丝群，体育赛场上亮起了应援灯牌，体育明星和“偶像”有了高度重合。现在，如何处理赛场的边界，对观众和运动员而言都是一道考题。

当新闻措辞中的“遗憾失金”被粉丝要求纠正为“喜得银牌”后，这种泛滥的“宽容”可能让本应前进的人困在原地。至少对一名付出巨大努力、有夺金能力的选手来说，“银牌也很好”未必真的是宽慰。

给失利包上成功的外衣，或许是体育教育缺位的结果。坦然面对失败、不刻意回避，这是专业运动员每天的必修课。要探清关心的边界，得先从了解体育、了解运动员开始。在运动员的生活中，既有求而不达的痛苦，也有屡败屡战的执着，不甘心是大多数人坚持的原因。

经典动画《灌篮高手》中，赤木刚宪率

并打破巴西选手保持了10年的世界纪录。

徐冬林的心态也在变化。最初，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帮助者，来协助运动员比赛。在长年累月的相处和合作中，他开始把自己当作比赛的一分子，“是我们共同的比赛”。

他印象最深的是2016年里约残奥会，他和刘翠青第一次搭档参加残奥会。

女子400米小组预赛中，因发力不当，徐冬林的大腿严重拉伤，在床上躺了一天。决

赛前，教练问徐冬林：“你这个情况可能上不了场。腿要紧，是不是放弃？”徐冬林说，如果是一个人的比赛，他的脑海里会幻想放弃时的样子，或许会有一点北京奥运会上刘翔的感觉。但这是两个人的比赛，如果他不上场，刘翠青也跑不了。徐冬林心里过不去那道坎。他叮嘱刘翠青：“你跟着我就行，就算走，我也会把你带到终点。”

56.31秒的全速奔跑，徐冬林的腿疼到没有了知觉。他

湘北队一路披荆斩棘终于与海南队相遇。在比赛中，他不慎受伤，但哪怕冒着结束篮球生涯的风险也坚持上场。一句话凝结了他所有的不甘心：“这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机会。”

这种“好不容易”几乎闯入过所有运动员的内心。竞技体育像金字塔，有聚光灯烦恼的人只是塔尖的少数，更多人站在光影之外等待上场，即便输赢在他们站上起跑线时就大致清楚。剩下的，只是自己和自己作战。

赛场的边界其实并不难找。多一些空间，让最终成为冠军的人可以有疲倦、迷茫或低谷的时刻；多一些尊重，毕竟大部分人无法成为冠军，但只要有赛场，就能激活他们想要成为冠军的心。

（陶然摘自微信公众号“守候微光”，本刊节选）



的半月板严重撕裂，腿部拉伤渗血，以第一名的成绩过线之后，紧绷的身体一下子放松下来，徐冬林重重摔在跑道上。但他很快爬了起来。刘翠青还等着他告知最后的成绩。

当两个人一起站上领奖台，升国旗、唱国歌时，徐冬林感到“一切都值得了”，作为一个曾经的运动员，奥运金牌以一种未曾想过的方式挂到了他的脖子上。

（令德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41期）



快五十岁了，自我感觉还挺年轻，老用“国际惯例”安慰自己——四十五岁才算步入中年。不过现实无情，在很多年轻编辑同行的眼里，你早已成了长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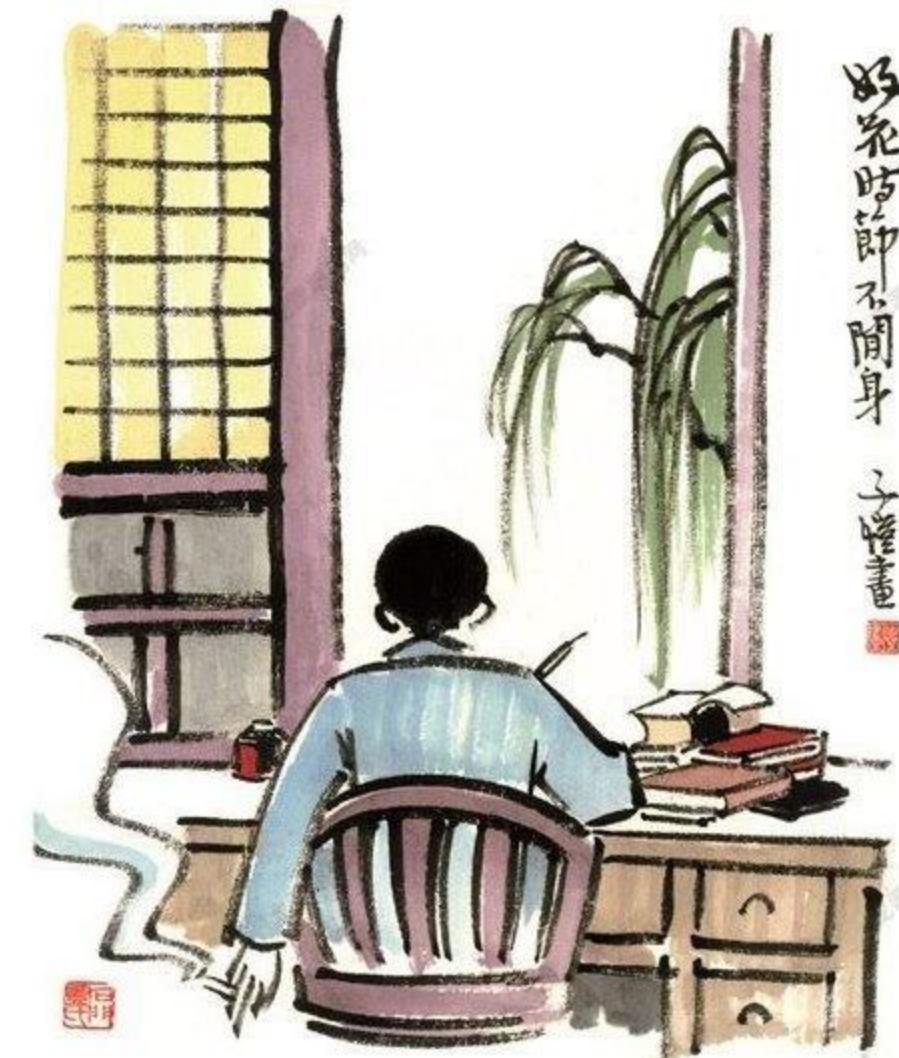
既然是长辈，免不了要承受年轻人的诉苦、撒娇——话说得又客气又尊重，其实听者心里明白，人家不求解决问题、处理麻烦，甘当垃圾筒是最明智的选择。不过事到临头，我还是会认真对待，尽心尽力去劝解，去安慰。

今天一个年轻编辑来倒的苦水是：实在太忙了，每天忙着填发稿单、稿费单，甚至邮寄样书之类的杂务也需亲力亲为，根本顾不上读书，顾不上研究热爱的课题，日子过得一点文化内涵都没有。

刚听他诉完苦，有人给我送快递过来，是商务印书馆一位年轻编辑赠阅的几本书。我打开快递公司外封的黑色塑料袋，里边是个牛皮纸包裹，四四方方，无一边无一角不整齐挺括，一眼看去，规整洁净。我打开牛皮纸包装，里边是“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的三种，另附一页短笺，行文舒畅如流水，内容实在而雅致，字迹精干而清秀，无一字一标点涂抹。

此时阳光遍洒屋内，我手捧几本装帧朴素大方的好书端详，生出不少感慨。

想起小时候，我不时看父亲包裹书籍或是其他物品，仔细，熟练，再不成形的东西，都能包裹得整齐漂亮。后来听说，他小时候在一家文具店当



## 书卷气

●杨 葵

过几天学徒，老师傅言传身教，手把手教他尊重每本书册、每件文具，当然还有上门购买这些东西的每一个顾客。

我刚到出版社工作时，每到周末下午，老编辑们会带着我们这些新手，去书库帮着打包。一般是两个人合作，一个负责搬书，一个负责打捆。双层牛皮纸，白色塑料绳，四小包并为一大包，打好的这个大包，就是图书运输业里通用至今的“一件”货。那时书业繁荣，书库人少但业务繁忙，我们去打包，算是义务劳动。但这件事情的意义，远不止劳动这么简单，老编辑们一边教我们打包，一边身体力行地给我

们演示与书籍的亲密，以及对书籍的尊重。发行部的同事也一起参与，打包打到哪本书，编辑、发行两大部门就聊到哪本书，很多业务沟通就在整齐有序的义务劳动现场完成。

包裹书籍是个很小的细节，依我观察，现在的很多年轻编辑打不出像样的包裹，意识上，也把这事儿视作快递员、库房工人干的杂活儿。其实呢，这个细节里埋藏着一些答案。什么是文化人，什么是书卷气，什么是好传统，这个细节里全有。

(载 荣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经意》一书，丰子恺图)



跟着卡车司机调研中国，一直是我一个小心愿。

2020年5月18日，我跟着一台中国重汽6轴13米挂斗货车，拉了一车重货，从淄博到达武汉。

为什么要坐卡车去武汉呢？疫情期间，我天天待在家里，买东西都在网上。出乎我的意料，疫情期间物流配送的速度反而更快了，往往是头天下单，第二天就送达。我每天戴上口罩，去小区门口取包裹的时候，无比快乐。我不由得想到，这个庞大而隐秘的物流体系，到底是如何运转的？要不，我跟一辆卡车去趟武汉？

经朋友介绍，我联系到山东淄博一家做物流的小公司。他们有十来个司机，七八辆卡车。司机3个人一组，每次出车需要两名司机，还有一个在家休息。这家公司专门跑淄博到武汉的货运，这是一条比较繁忙的线路。淄博有化工厂，运到武汉的是各种原材料，到了武汉，再装上一车服装，拉回淄博。用他们的行话说，去的时候装的是“重货”，回来的时候拉的是“泡货”（通俗地讲就是“轻货”）。

下午4点，我到达货运仓库，两名司机已经把货物码好，重货摆放在从车尾倒数第3对车轴前后的位置，重货的空隙间放着一些小件的泡货。他们把挡板扣一一锁实，站在

## 在路上

●何帆



车顶，用巨大的苫布把货物严严实实地盖上，罩住车厢顶部。这不是一件轻松活。苫布每平方米约重0.5公斤，一块长15米、宽10米的苫布，自重就有75公斤。盖苫布的目的是固定货物、防晒、防雨、防雪，甚至防盗。

两位司机都姓胡，一个看起来精明干练，另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他们来自同一个村子。驾驶室里除了正副驾驶座，后面还有两层低矮的上下铺位，供司机倒班休息。上面的铺位装满了杂物，下面的铺位上铺着褥子，还有一床薄被。正副驾驶座之间装了一把烧水壶，可以在旅途中泡茶倒水。精明胡坐在驾驶座上，朝外看看，踩下油门，转动硕

大的方向盘。老实胡脱了鞋，坐在铺位上，扳着自己的脚。我坐在副驾驶座上。从淄博到武汉的这条线路，他们跑了数百次，早已熟得不能再熟。

中国大约有1800万名这样的货车司机，他们驾驶着1000多万辆大大小小的公路货运卡车，行驶在全国500多万公里的公路网络上。公路货运业平均每天在途的货运量约为9414万吨。这些货车司机平均每年为我们每个人运输24.5吨货物。根据调查，95%以上的卡车司机是男性，超过95%的卡车司机没上过大学，接近80%的卡车司机是农村户口，大多数卡车司机驾

龄在10年以上。来自河北、河南、黑龙江、辽宁和山东的卡车司机最多。卡车司机平均每天开车6至8小时，重卡司机持续开车时间最长，在10小时以上。患有颈椎病、胃病，感到腰疼的司机大约占79%。他们平均每年的行驶里程为10.4万公里，收入为10.7万元。里程表上每增加1公里，他们的银行账户大约能增加1元收入。大多数卡车司机的家庭要抚养一个或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大多数孩子正处在上学的年龄。一般来说，卡车司机每间隔20多天才能和家人团聚一次。也有司机把自己的老婆带上车，她们被叫作“卡嫂”——这样能节约一些钱，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



但一旦发生危险，对于一个家庭就是毁灭性的打击。95%的卡车司机不愿意孩子再干自己这一行。

山东省境内一马平川，车不多，我们的车开得很稳。驾驶室里没有播放音乐。司机的耳朵要随时听着车的声音，听听有没有异响，音乐会遮蔽细微的声音。我们在驾驶室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司机这个行业，也有自己的忌讳。精明胡告诉我，卡车司机有句话：“穷死不拉管，饿死不拉卷。”“管”是指钢管、铁管，“卷”是指钢卷。这些货物本身就很重，如果没有固定好，司机急刹车或急转弯时，钢管、钢卷可能会由于惯性作用，把驾驶室挤扁。此外，高速公路收费站有绿色通道，是专门为鲜活农产品开的，但很多司机都不愿意拉“绿通”——夏天必须半夜装货，清晨出发，太辛苦。精明胡还说，像“夺命小龙虾”“催命樱桃”这些货物，多耽搁一两天就会变质，而且容易损坏，赔不起。

夜色渐深。仪表盘上的灯光是漆黑一片的驾驶室里唯一的亮色。车灯划破无边的黑暗。晚上10点之后，路上小车很少，大车居多。这是在你睡着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在跳动的脉搏。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一张巨大的高速公路网和一个繁忙的物流行业便建立起来。一辆辆卡车鱼贯而行，有很多都是像我们这样的重型卡车，偶尔也点缀着小货车。有时候，会有大车超车，一辆

巨鲸一样的大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我靠着车窗，打量其他货车上装的东西。有的卡车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后面拉的是货柜，货柜里装的大多是在电商平台上买的东西，很多很多的小件包裹。有的卡车拉的是蔬菜、生猪，我看到有专门拉山东大葱的。有的卡车后面挂着几辆刚出厂的小轿车。有好几辆卡车拉的是挖掘机——其实，货车司机也是宏观经济的观察者。

车行半路，遇到一阵冰雹。冰雹砸在车窗和车顶的声音显得急促、蛮横。两位胡师傅来精神了。此时轮休躺在铺位上的精明胡开心地坐了起来，掏出手机，录视频，一边录一边自己当解说。在深夜的高速路上遇到冰雹，对卡车司机来说，或许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们每天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太多了，孤独、单调、疲惫、困倦、堵车、别车。在服务区打个盹儿，有时候会遇到偷油的。经过收费站，经常会遇到查车、罚款。

当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技术进步。比如高速路上的超载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超载会压坏路面，还容易引起恶性交通事故。治理了那么多年，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安装一个地秤，货车从上面驶过，自动称出载重。未来，类似的技术创新会更多，也会更快地改变物流行业。事实上，我觉得，随着自动驾驶等技术的应用，卡车司机这个职业，可能在未来的

30年内就消失了。

凌晨4点，我们从信阳往南，准备翻越鸡公山进入湖北。两位司机已经换了两次班。老胡在铺位睡觉，精明胡接手开车。

精明胡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操作热水壶，烧水、泡茶、喝水、抽烟，不停地打哈欠。

我们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

(斯晨摘自大象出版社《变量3：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一书，本刊节选，刘德山图)

## 锅炉工

●白庆国

庆幸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我是一名锅炉工  
我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  
夜深人静，地冻三尺  
我的劳动开始了  
我有一台像样的锅炉  
它高大，悍武  
有一个宽广的胸膛  
每一块煤  
我要求都是黑色的  
黑的皮肤，黑的眼睛  
但它的心肠必须是火红的  
月光下  
我的劳动多么可笑  
一会儿是一条黑色的影子  
一会儿是一块黑色的煤  
夜像水一样平静  
月光干净地照着  
一名小锅炉工  
一台灰色的锅炉

(归鸟摘自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公司《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合集》一节)

所谓“三搬当一烧”，几次搬家，好些旧物扔的扔，丢的丢，没丢的也不知在哪个旮旯里“蒙尘”。跨入大学校门至今，居然已有四十年，没了“物证”，偶尔回想起来，更有“事如春梦了无痕”之感。事实上当年的许多人与事并未当真忘个干净，有时还浮现得相当真切，有画面，有细节。只是隔了几十年回首遥看，未免亦真亦幻。旧物也还是有遗存的，比如我们班的毕业纪念册。书以外，这可能是本科四年我仅留的“物质文化遗产”了。

纪念册像个账簿，红绸的封面，烫金的大字，大概当年只有这种样式的，里面却是“图文并茂”。“图”是照片，每人一张标准照、一张生活照；“文”则是相互间的留言，这是精华所在，最有看头。

题写临别赠言，有不假思索一蹴而就的，也有字斟句酌费了心思的；有泛泛而说的，也有针对你的；有摘录名人名句的，也有自说自话的。内容五花八门，却也可以归类。

“励志共勉式”无疑是大宗：“向现实猛进，又向现实追寻。”又一类是“友情为重



## 毕业纪念册

●余 斌

式”：“时间不会改变我们。”当然，大都是正能量的，但负能量的也不是绝对没有，至少叶姓同学所写的就有这嫌疑。他写得简省，只写“好了”二字，加个句号。读作“好le”也不是不可以，表示一事终结，可以是“成了”的意思，毕业意味着在大学修成正果了嘛，但读作“好liǎo”当更得其意，出处应该是《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所谓“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说这个，是故意搞糨糊，还是要大家来参详？

另一位的留言也有意思：“独把花锄泪暗洒，情孤洁，谁解林妹妹？手执钢鞭将你打，妈妈的，学学阿Q哥。”将林妹妹与阿Q混作一处，前一段凄凄惨惨戚戚，何其大雅，后面画风突变，“妈妈的”也出来了，混搭在一起，很有几分无厘头的效果。

留言有时虽不免“逢场作戏”，却也可以见人，上面留言的两位与大多数人相比不大正经，他们原本就是好开玩笑、搞恶作剧的人。

至于“前程似锦”“预期日不可限量”等，当然属于“善颂善祷式”的范畴，看了不受用也受用。在这一派祥和之中，程姓同学的留言可谓“变徵之声”：“拣尽寒枝，无处栖身。愿你，也愿我自己，能在这混浊的星球上找到一片净土。”这显然是有上下文的，时过境迁，一时竟想不起这悲凉之音从何而来。回头细想，这话原来正扣着当时的语境，是有“典故”的。其时，毕业分配大局已定，不如意者当然是有的，程同学和我，皆在其中。

这是“触景生情式”，另一关系颇密切的哥们儿则不似“率尔言之”，更像通盘给我下考语，口气像在做鉴定：“此君足可委以信赖（作为朋友）与挚爱（作为女朋友）。最大优点，年



轻。对于我，他将永远保持这个优势。最大缺点，吃亏太少。最可有可无的特点，尚具才华。”这比时下好话说尽却没人当真的例行公事的推荐信有诚意多了。我的领悟是，“吃亏太少”不是损我吃不得亏，意思是未经挫折，少不更事，目下无尘，尚欠磨炼。这一条，不认也得认。最后一句有棒喝之效，换成大白话：有点儿小聪明，而小聪明不可恃。时至今日，我更不敢自诩有什么才华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留言有没有让别人不爽。虽属小字辈，人微言轻，我却有上面那位老兄一样点醒他人的冲动。记得一位京城来的张姓同学，见多识广，刚入校时，意气风发，有一览众山小之势，几年下来，似乎收敛锋芒，遁入学问，对现实什么的趋于回避，且正谈着恋爱，在我看来，似乎是要奔着小日子去了。我便抄了黄仲则一句“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自觉大有深意存焉。

又有一位姚姓同学，从部队考过来，比较正统，管班级诸事，仍有几分部队作风。我是散漫惯了的，他虽不大管到我头上，我却也要夸张地表示一下不满，留了一句“何不带吴钩”。言下之意，你这一套还是收收叠叠，带回部队去吧。小字辈的话，他哪会在意？唯我自己，好像在暗下针砭。有意思的是，后来姚姓

同学和我成为同事，来往渐多，居然很是投机。他为官多年，一无官气，且开放得很，我当年对他的不好印象荡然无存。每每喝酒闲话，说起当年事，“相与拊掌大笑”。

真是当年事了。有个同学戏题的是起承转合的套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做什么解都可以，虽是戏言，说其中透出点对未来的信心满满也不是不可以。到如今不管是后事已了，算是分解了还是未分解，大体上已是没什么“下回”了，我们都已退休或将退休。

这时候看鲍姓同学给我的留言，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算是老乡，他随手写了句：“四十年后，我们一起去故乡度晚年。”“四十”这个数字不知从何而来，或者就是屈指算来四十年后应已退休。无论如何，说这话时，他肯定只是那么一说，并未真想到“晚年”之类。毕竟四十年太遥远了，我们的好戏刚拉开大幕，“未来”对我们可以意味着其他的一切，但绝不会是“晚年”——谁会真去想这个？

一不留神，居然是为了入学四十年，要聚了！

（沧海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时过境迁：提前怀旧四编》一书，本刊节选，(韩)Jamsan图）

汉字的背后，是我们中国人的表达方式。

《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每个人都有一首判词，暗示了这个人的命运。

其中王熙凤的判词是：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这个“凡鸟”就是“凤”字，是从该字的繁体“鳳”拆出来的，这里暗示王熙凤有才华。三人木，“人”和“木”就是“休”字，讲的是她最终的下场令人唏嘘。

更广为人知的，是泰山、西湖等名胜都有刻着“重二”的碑，我们文化里解读为“风月无边”，这是从汉字结构入



手，表达了中国人的含蓄。

这种拆字的手法流传到老百姓的故事里，则被用得更加娴熟而神秘。

《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东汉末年权臣董卓，据说他被灭之前城里流传着一首歌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董”就是草字头、“千”加一个“里”，“卓”是卜字头、“日”加一个“十”，歌谣用拆字法隐喻董卓要完蛋了。

这个故事自然是编出来的，但这种类似的故事有人愿意编，有人愿意听，有人愿意信，而且觉得有点意思，大概是因为我们谙熟和认同这种需要琢磨的文字表达形式。

（习其风摘自商务印书馆《道不远人：走进传统文化》一书）



# 草木一秋

●  
陈  
慧

和同龄的女人相比，我的人生经历可能要多出那么几个小疙瘩。

二十六岁前，我在江苏如皋生活。小时候被养父养母抱养，少年时又返回亲生父母身边，高中毕业后突然染上顽疾，缠绵病榻多年。二十七岁那年远嫁浙东小镇，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从头开始。先是开日用小杂货店兼帮人缝补旧衣服，后被拮据的生活所迫摆起了地摊。摆地摊的钱不好赚，没有哪一天不是凌晨三点多起床去菜市场抢地盘的。坚持了几个月，自己动手组装了一部简易的手推车，做起了沿街兜售小百货的三道贩子。十年前利用摆摊之余的闲暇时间，自娱自乐写起了不着调的小文章，直到今日。

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生存。写作，无非是调节自我的增香剂，用一种较为体面的方式排遣独在异乡的寂寞与孤单，让我这灰头土脸的人生不那么无趣罢了。用五味杂陈的生活输入，用不加修饰的文字输出，记录一丝一缕的柔情，以弥补旧路上的缺憾，记录一点一滴的感动，以供我在前路上取暖。

去年的某一天，我做了个梦，梦到去世很多年的奶奶。梦里，她依然穿着蓝色的偏襟大棉袄，头上包着灰格子方巾，手臂上挂着一只小竹篮，精神抖擞地走在村外的泥巴路上。她迈着急匆匆的小碎步，这是她一贯的走路方式。小的时候和她一起出门，我总是赶不上她的脚步，她个子不高，老了以后就显得更加矮小了，但是她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上了年纪而迟滞。她很乐意带我走亲戚，可是她不会骑车，我只

能跟在她后面“急行军”。

爷爷是个内向少言的老头，很“宅”、很斯文，打得一手好算盘，在那个年代他也算少有的才子。才子有才子的倔强清高，他不爱走亲戚，宁可一个人在家就着炒花生米抿上两盅小酒。

奶奶喜欢热闹，爷爷偏好安静；奶奶做事急吼吼，爷爷干活慢吞吞；奶奶大字不识一个，爷爷写字记账样样在行。奶奶还有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爱好——抽水烟。抽烟不好，

可我从没听到爷爷批评或反对过。他对身边人的一切，始终保持着宽容和接纳的姿态，这是婚姻中男人的大智慧。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小爱好，炒干黄豆下酒，中午和晚上共喝两顿，酒量不大，适可而止。我爸贪酒，贪得我妈咬牙切齿，两个人不知道为那无辜的液体吵闹了多少场。爷爷好酒，好得我奶奶爱屋及乌。可以这么说，奶奶在世时，爷爷喝的酒全是奶奶亲自为他买来的。奶奶是家里的总后勤，要



买的居家用品很多，只不过她向店主报出的第一桩总是“烧酒两斤”，那是老头子的心头好，是头等大事。

奶奶人矮嗓门大，不和爷爷吵架，那嗓门总得派点用场吧。有一年夏天，奶奶发现家里的木桶少了一只，很是恼火。在农村互相借用农具是很正常的事情，纯朴的农人大多恪守有借有还的规矩，但也有借了不愿还的主儿，这让奶奶气愤不已。晚饭后，奶奶就站在院子门口扯着嗓子吼了个“木桶失窃”的专场，那音质、那气场，令我至今不能忘怀。在奶奶叉着腰吼的当儿，爷爷靠在门槛上一声不响任她发挥，等奶奶气咻咻地进家后，爷爷“嘿嘿”地赔着笑，一个劲儿地说“算了，算了”。他就是一个纯粹的老好人，和谁都不恼，和谁都不计较。

奶奶的眼睛呈三角形，我妈妈年轻时悄悄说过长三角眼的人都凶。天地良心，奶奶不算凶，即使在和我妈妈吵小架时也算不上泼辣。家里的两个女人吵架，一般就是为了核心男人。核心男人好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妈妈生气了就骂他醉鬼，醉鬼的娘心疼儿子要给儿子打掩护，场面就变成醉醺醺的我爸双臂抱胸饶有兴致地看着两个女人斗嘴。爷爷从来不在婆媳大战的关键时刻发言，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门边，只有我爸发酒疯时，他才站起来大喝几声以示威严。老实人不发威则已，一发威就连醉眼蒙眬的人也乖了许多。

在我和爷爷奶奶共同生活的十年里，爷爷只发过一次脾气，第一天傍晚发，第二天早上又笑眯眯的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奶奶的脾气上来了，就骂爷爷几声“死老头”，爷爷眯着眼，软乎乎地赔着笑。以时下的判断标准来下结论，这两个老人绝对是难得的恩爱夫妻，一个骂着一个笑着。原以为他们会一路走，一路骂着笑着到老，没想到中途奶奶先退了场。

奶奶的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开始时我们瞒着爷爷不让他知道，他一度以为奶奶得的是普通的肺炎。可姑姑们强装出来的笑脸还是露出了破绽，爷爷只是老实，并不笨，他最终从我爸爸嘴里求证出他最不愿相信的事实后大哭一场。恩爱夫妻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总是旁人所不能体会的，满堂儿女抵不上半床夫妻——这是实话。

去的人化作一杯黄土，留下来的那一个便成了孤雁。在奶奶离去后的一年多里，爷爷明显地瘦下去了，他是个内向的人，坐在家里发呆、抽烟、叹气、流泪是常态。他的世界原来是和奶奶的，奶奶一走，他的世界就崩塌了。他自己躲在倒塌的废墟里，别人无法进入。

爷爷渐渐地学会了烧饭、洗衣服，饭经常烧糊，衣服也洗得不怎么干净。姑姑们定期来给老父亲拾掇拾掇，像表扬小孩子一样表扬老父亲的进步，爷爷“嘿嘿”笑几声，低着头猛抽烟。

最近一次回家，我发现爷爷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清了。吃饭的时候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后来我爸给我讲了些生活中的小事，大概有件事情和爷爷有关，正在喝酒的老人脸上的笑容忽然隐去了。我们一直以为他耳朵听不到了，其实他还有残余的听力。饭吃到一半，他摸索着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离开桌子时，我们还在嬉笑着吃饭，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也没有适合的话来安慰他。

远嫁这么多年，我和他之间真的生疏了许多。他年轻时那么与世无争，老了弱了更是成了家里的“边角料”，似乎一点也不重要，也无人需要了。我们都自私地认为年纪大了情感就会消失、欲望就会死亡，然而只要一个人还活着，便一定有对美好事物以及对亲情的渴求，只不过年轻而狂妄的我们自私地回避了暮年老人的情感需求。或者等我们自己到了蹒跚度日的那一天，才会真切地品味出苍凉与绝望，然后在眼前的生活里幻想着所谓的永久——从来不曾相信的永恒。

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或简单或烦琐的故事里挣扎，敏感的心被岁月漂洗成或温暖或冰冷的颜色。像离去的奶奶，像苟活的爷爷，像稀里糊涂的自己。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百尺楼摘自宁波出版社《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一书，本刊节选，王贊图）

# 你最寂寞，点亮灯火

●李伟长



柏瑞尔·马卡姆

1942年，作家海明威给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你读过柏瑞尔·马卡姆的《夜航西飞》了吗？她写得很好，精彩至极，让我愧为作家。我感觉自己只是个处理词语的木匠，将工作所得拼装到一起，有时略有所成。”这个朋友叫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堪称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编辑。

一

关于这本书的由来，我多次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

1940年的某个下午，秋风正起，有些许凉意。在纽约某个街角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位身材修长瘦削的美丽女士，与一个看上去风流倜傥的男子，一起喝着咖啡，也可能抽着香烟。他们毫不掩饰对彼此的欣赏，聊及往事和他们共同的爱好——飞行时，相谈甚欢，互诉衷肠。

女士向他讲述过去的故事，那些传奇的经历，兴之所至不免手舞足蹈，时而发出美妙的笑声。也许是优美的语言，也许是她传奇的经历，也许就是她这个人，总之有什么东西，瞬间感染了这个男子，他听得简直入了迷。在听完她的述说后，他轻轻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亲爱的，你该写写这些事，你知道吗，你应该写。”感谢这句话，要是没有这句话，柏瑞尔也许就只是说说而已。

他的鼓励让她很受用，要知道，她面前的这个法国男人可不一般。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还是知名作家，写过《南方邮航》《夜航》等作品，最重要的，他还是蜚声全球的《小王子》的作者。没错，他就是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一个偶像般的男人的鼓励，其能量有多大，在她之后的写作中完全展示了出来。

她很幸运，能得到“小王子之父”的激励。她的幸运不只来自命运，在飞行这个以男人为主的行当，作为一个女飞行员，她干得也相当不错。

这位美丽的女士叫柏瑞尔·马卡姆，后来她果真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夜航西飞》。

《夜航西飞》出版于1942年，因为柏瑞尔的女飞行员身份，初版书一时颇受关注，奈何“时运不济”，战后的美国民众忙于迎接新世界，对探索非洲的兴趣不大，初版书并没有得到追捧。直到40多年后的1983年，此书再版，海明威的话语被用作宣传。等到《夜航西飞》终于登上畅销书榜冠军时，柏瑞尔已经去世，她再也用不上那些版税了。

二

从经历上看，柏瑞尔毕生只钟情于两件事——驾驶飞机和训练赛马。她将前半生交给了天空，后半生交给了马背。

她18岁便成为非洲首位持有赛马训练师执照的女性。1931年，她成为非洲第一位职业女飞行员，这一年她28岁。1936年9月，她从英国出发，驾驶飞机一路向西，成为全世界第一位独自由东向西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在非洲的20余年，她驾驶着飞机冲上蓝天，翱翔于非洲上空。这段简历式描写稍显枯燥，实在难以体现柏瑞尔的传奇。她说：“我能预料到的是，只要我有一架飞机，只要天空还在，我就会继续飞下去。”

1950年，她回到肯尼亚，重操赛马训练师的职业，此时她快50岁了。直到1986年逝世为



止的30多年间，她后半生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驯马上。柏瑞尔在书中无比深情地说道：“我生命中所有的记忆片段，都与马有关，属于我的马，属于我父亲的马或是我认识的某匹马。”显然，这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人。从天空到马背，空间不同，但是热情未改。

同很多传记不同，柏瑞尔没有兴趣在书中讲述她的私事。她从不提她的母亲，不提过去的3段婚姻和那些婚姻里的男人，甚至连儿子都没有得到她笔墨的眷顾，但有一个人她始终心怀崇敬和仰慕地予以书写——她的父亲，一个高大威猛却无比绅士的男人，热爱生活，热爱驯马。极富雄性气质的父亲让柏瑞尔在一生中都对那些有冒险精神的男子充满欣赏。她花了一辈子去寻找一个具有父亲一般品质的男人，却未能如愿！一个父亲做得太好，对女儿来说也未必是好事。

### 三

真正开始写书时，柏瑞尔才发现，仅有枯燥的飞行经历是难以成书的，读者不会对你介绍如何驾驶飞机并成功飞过大西洋的书感兴趣，尽管热爱飞行的漂亮女性总让人充满想象。

为了让此书显得更加有趣，柏瑞尔选择了通过飞行展现非洲的野性之美，那份古老而神秘的野性力量，以及一个漂亮女飞行员飞在天空的孤独。之所以数次提到她很漂亮，首先这是事实，其次，当一个漂亮的女人做具有雄性气质的工作时，会让人感觉更加性感，使人越发着迷。

柏瑞尔这样形容非洲：“神秘的非洲，狂野的非洲。它是炼狱，也是摄影师的天堂。它是狩猎者的圣殿，也是遁世者的乌托邦。它是你心中的愿望，禁得起所有的诠释。它是死亡世界最后的一丝残余，也是闪亮生命的摇篮。”对

柏瑞尔而言，非洲是她的一个家，4岁来到东非，少年时光着脚和纳迪人一起捕捉野猪，自认为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有了家的概念，所以她很淡定，不见丝毫激动，她就像一个管家一般描述这个家，她一个人的非洲。

在已有的关于非洲的著作中，有的很黑暗，有的光明，但唯有柏瑞尔把非洲当作自己的家在写，亲切温柔，呈现一种家的静默：“有一种寂静随林间的清晨一同降临，它有别于一座安睡的城市的寂静。有暴风雨前的静默以及暴风雨后的静默，这二者也不尽相同。有虚无之静默，惊惧之静默，疑惑之静默。有一种静默可以从没有生命的物体中散发出来，比如，从一把刚被使用过的椅子，或者从一架琴键积灰的钢琴，甚至从任何一件曾满足人们需求的物品之中，不管是为取乐还是为工作。这样的静默会说话。它的嗓音或许忧郁，却也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椅子可能是一个欢笑的孩子留下的，钢琴的最后几个音符曾经喧闹而欢快。无关氛围与场合，事物的本质将在随之而来的静默中延伸。它是一阵无声的回响。”

这是柏瑞尔的非洲。

尽管透过飞机视窗，看见的非洲辽阔无比，却也有一种淡淡的孤独感，不是柏瑞尔孤独，她很享受一个人翱翔在天上的感觉，只是我们读者会想象，她穿越黑暗，操控飞机操纵杆时的心绪是否会和她握住赛马缰绳时的一般自由！穿越过天空的女人，俯瞰过广袤非洲平原的女人，她的心灵空间有多大，我们无法想象。通过这本书，或许能体悟一二。她的飞天经历，让我想起海子的诗句：

“你最寂寞，点亮灯火。”

（春 服摘自译林出版社《未被摧毁的生活》一书）



柏瑞尔·马卡姆



生活在2200多年前的荀子，和牛仔蓝，有什么关系？二者之间的隐秘联系就藏在《劝学》中的那句名言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青”不是青，  
“蓝”不是蓝

荀子口中的“蓝”并不是我们常说的“蓝色”，而是指一类可提取蓝色染料的植物。从这类植物中提取的染料就是荀子说的“青”，也叫靛蓝。

世界上有很多植物都可以用于提取靛蓝。其中比较常见的有豆科植物木蓝、蓼科植物蓼蓝、爵床科植物马蓝和十字花科植物菘蓝——菘蓝堪称“宝藏植物”，它不仅能用来提取染料，还能治病救人，它的根就是常用中药板蓝根，叶子则是另一味中药大青叶。

靛蓝的使用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各种含靛植物也在全球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木蓝适宜在热带生长，是印度提取靛蓝的主要原料；欧洲地处温带，适宜菘蓝生长，所以菘蓝成了欧洲的靛蓝来源；中国国土辽阔，地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高原气候区六大概率带，因此，在制作靛蓝的原材料方面，我们选择了“都要”——木蓝、马蓝、菘蓝和蓼蓝都是我国制靛的原材料。

在我国传统手工染色技术中，靛蓝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早在夏朝，我国古籍中就有了“五月，启灌蓝蓼”的记载，《诗经》中也有“终朝采

●任  
多

## 荀子与牛仔蓝



蓝”的句子。这说明从那时起，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种植蓼蓝，并且非常熟悉它的生长习性了。

到了北魏，《齐民要术》中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农历七月，在地上挖个坑，把蓼蓝切了倒竖在坑里，加水，再用重物一压，让水没过蓼蓝。这样发酵一两天，捞出残渣，把得到的汁液用一定比例的石灰水搅拌，最终沉淀于水底的膏状物就是靛蓝。

有趣的是，在提取靛蓝的过程中，还衍生出一种古代美妆产品。在靛蓝膏体沉淀出来之后，把剩余的溶液匀速搅拌，直到液面出现丰富的泡沫，将这些泡沫捞出晾干，就成了古代女子描眉用的青黛。

染色，并不是  
泡一泡那么简单

从植物中提取靛蓝只是染色的第一步，真正体现技术含量的操作还在后面。

接下来，要把从植物中提取的靛蓝用水稀释，再往染缸里加入石灰或其他碱性物质，最后慢慢加入米酒或酒糟兑成染液，静置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染缸里的染液会发生神奇的变化——染液里的蓝色渐渐消失，变成黄绿色。

这一通复杂操作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靛蓝的属性说起。从现代化学的角度来看，靛蓝属于吲哚类天然染料。这种“高冷”的物质既不溶于水又不溶于酒精，对织物纤维更没有亲和力，常规的染色方法不能使其着色。



古人在靛蓝染液中加入米酒或酒糟，是为了让酒和酒糟里的微生物使染液发酵，将靛蓝还原成蓝绿色的靛白。靛白再与碱性溶液反应，变成黄绿色的隐色体，这就是染液变成黄绿色的原因。隐色体可比靛蓝“乖巧”多了，它不仅溶于水，也更容易上染棉麻纤维。

那么问题来了，黄绿色的隐色体怎么变回蓝色呢？织物在染液中浸泡一段时间以后，要放在阳光下晾晒。在阳光和空气的作用下，隐色体再次被氧化，恢复成靛蓝，漂亮的蓝色就这样在织物上“重生”了。

其实在这些步骤之后，还得完成几道固色工序，整个靛蓝染色流程才算完成。很难想象，没有任何现代化学基础的古人，是怎么摸索出这样复杂的一套工艺的。靛蓝染色工艺使蓝色这种自然界极为稀缺的颜色走进人们的生活，甚至一度成为织物最常见的颜色。

### 牛仔裤的蓝与荀子的“青”

我们熟悉的“牛仔蓝”就来自荀子笔下的“青”——靛蓝。

由于靛蓝染色不够牢固，牛仔裤经过一段时间的磨洗后会出现局部剥色的现象，呈现出蓝里透白的独特色彩。但恰恰是这种褪色的特点成就了牛仔裤迷人的怀旧气质，于是做旧成了牛仔裤生产的一道工序。

牛仔裤诞生的时代，正值工业革命席卷全球。纺织业的高速发展促使全球染料需求量大幅增长，从植物中提取靛蓝根本无法满足与日俱增的市场需求。1890年，德国化学家霍依曼在前辈拜耳的基础上发明了以苯胺为初始原料的靛蓝合成法。从此，人工合成的靛蓝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并逐渐代替植物靛蓝占领市场。今天的牛仔蓝，实际是人工合成的靛蓝。

合成靛蓝和天然靛蓝在化学结构上完全一

致，染色原理也与传统染蓝大致相同——把靛蓝染料还原成可溶于水的靛蓝隐色体，然后上染纤维，通过空气或者氧化剂，氧化固着在纤维上，最后皂洗烘干。但是古代靛蓝染色过程中，使用的材料都取自大自然，可到了现代，牛仔服装生产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对环境极不友好。

首先，人工合成靛蓝染料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化学试剂，产生的废渣容易造成环境污染。而到了织物染色阶段，目前使用的还原剂“保险粉”不仅污染性高，且极易吸湿自燃，有巨大的安全隐患。最后，为了让牛仔裤看起来更时尚，牛仔裤制作完成后，生产厂家往往使用丙烯酸树脂、酚类化合物、高锰酸钾、次氯酸盐、纯碱、焦亚磷酸钠、草酸和过氧化氢等化学试剂对牛仔裤进行做旧加工，使其产生褪色、褶皱、破损效果。

不仅如此，牛仔裤生产环节耗水量极大，制作一条牛仔裤需要耗费20升水，而每年全球生产消费大约7亿条牛仔裤，产生的污水量是惊人的。毫不夸张地说，每一抹牛仔蓝都在侵蚀着我们的绿水青山。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兼顾牛仔蓝和绿水青山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开始回溯靛蓝的起点，结合现代科技与古人智慧。

两千多年前，先民发现了微生物发酵植物靛蓝的方法，今天的科学家同样从中获得灵感。他们分辨出能合成靛蓝的微生物种类，并且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增强微生物生产靛蓝的效率，使这些可爱的小生物成为一个个生产靛蓝的迷你工厂，再结合大规模发酵技术，生物靛蓝又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微木摘自微信公众号“我是科学家 iScientist”，赵希岗图）



十字花科植物菘蓝

我的朋友，北师大的田松教授出版了一本文集，名叫《警惕科学》。为什么要取这样的书名？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和科学有仇，我们当然还得让科学为我们服务，他想强调的是，对科学要有戒心，不能像以前那样，把科学想象成尽善尽美之物。我们警惕科学，要警惕它和资本结合后带来的不良后果。

### 科学和资本结合的例子：牛奶

一个角度是，科学现在和资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时常会成为资本的帮凶，或者说成为资本增值的帮凶。

很多产业都是借科学的力建立起来的。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习以为常，觉得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但实际上，这些事情最初是人为建构的。比方说，田松教授经常谈到他的一个研究成果，关于喝牛奶的观念与牛奶产业的建立和繁荣。

田松教授认为，牛奶本来不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他对牛奶产业做了社会学研究，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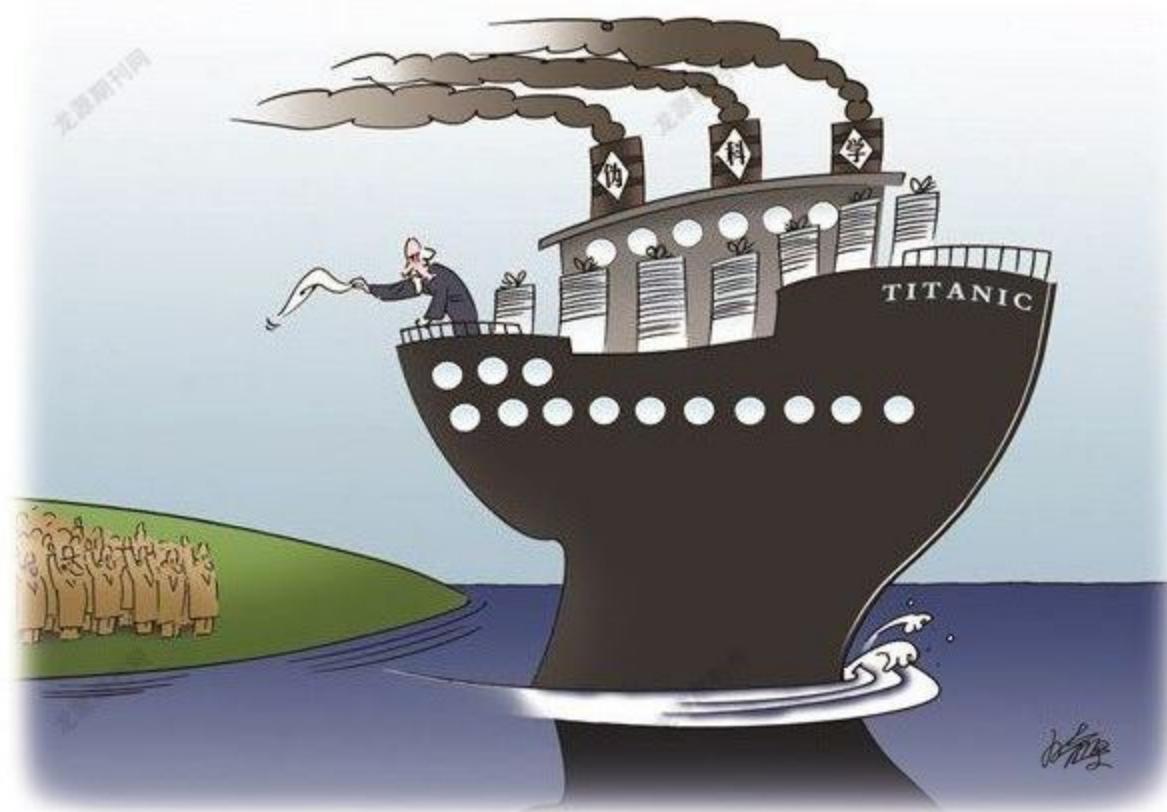
实际上牛奶产业是在一整套科学理论包装下形成的。牛奶这个产业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所以它需要用科学技术来做支撑。牛奶企业通过多年的持续宣传——这些宣传都是建立在所谓“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让你相信牛奶对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这么多年来，这个观念在全世界都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喝牛奶是很正常的事，大家都喝，牛奶产业成为巨型产业。

喝牛奶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好处？肯定有。但你同时应该知道，这个产业在它逐渐成长的过程中，科学起了很大的作用，科学在这里扮演的是工具角色。有很多你习以为常的，甚至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实际上是由一些科学理论做支撑的，是科学理论帮着产业给你形成这个观念的，而这些理论，今天如果在科学上较起真儿来，它们并不像物理学、数学那样精密，有相对来说确凿无疑的证据和明确的结论。

另外一些我们需要警惕的事情就更明显了。比如说医疗，如今医院里过度检测、过度

## 告别了纯真年代的科学

●江晓原





治疗、过度护理，这些事情都是人们深恶痛绝的。为什么会有这样3个“过度”呢？这都是经济利益在背后驱动的。但是在考察具体运作过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用科学的手段来帮助驱动的。所有的过度检测、过度治疗、过度护理，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手段。这些手段通常要和那些大型科学仪器联系在一起，它们看起来是非常科学的。用科学包装的医疗，容易让人信任，但实际上有多大的效用，有时候是很可疑的。在这里，科学明显扮演着资本增值的帮凶角色。

### 科学不良后果不可逆的例子：农药

举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这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科学技术导致的很多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例子就是农药。

蕾切尔·卡逊写《寂静的春天》的时候，人类开始大规模使用农药不过5年时间，这时候人们已经看到农药有害了。但是如今，人类已经无法不使用农药了。

我们最初生产农药，是为了从虫子那里把收成夺过来。虫子吃掉我们一部分粮食、水果、蔬菜，我们就要用农药把它们杀死，不想让它们吃一点我们的收成，结果却事与愿违。

刚开始，这个药很有用，能杀死不少虫子，但很快虫子就进化出抗药性，现有的农药就不顶用了。化学公司的办法是，我们再研发新的农药剂型，又能杀虫了。然而没过多久，虫子又进化出新的抗药性，我们便又研究新的农药剂型。今天我们和虫子之间就处在这种无穷无尽的拉锯战中，我们一直在研究新的农药剂型，虫子也一代又一代地进化出抗药性。

现在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呢？虫子仍然存在，我们并没有把虫子消灭光，对不对？在虫子不断地进化出抗药性和人类不断研发出新农药剂型的这个无休无止的拉锯战中，仍然呈现出动态平衡。虫子要吃的那部分蔬菜、水果、粮食，还是吃到了，人类仍然没有把收成全部夺回来。

但是，人类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卡逊指出的，在我们的空气、水和土壤中，到处是残留的农药。我们今天喝的

水、呼吸的空气中，全有农药残留。我们之所以没有死掉，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也产生了抗药性。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人类失败在哪儿呢？就失败在，如果人类当初没有生产农药，现在的局面也不过如此。人类在1945年至1950年开始大规模使用农药，之前没农药的时候，人类也一直享有应有的收成。

本来，人类和虫子之间就是有平衡的，借用有点神秘主义的说法就是，那部分蔬菜、水果、粮食本来就是虫子应该吃的，人类让它们吃不就没事了吗？可是人类不想让它们吃，结果一直到现在这些虫子还是在吃这部分收成，而人类却吃了很多农药。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人类是失败的。

如果你知道使用农药的结局是今天这样的话，那么你从一开始也不要研发农药，不要使用农药，不就没事了吗？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农药杀不完虫子，还会损害人类自己的健康之后，我们能不用吗？我们已经不能不用了。因为现在我们和虫子之间的动态平衡，是建立在有农药的前提下，如果现在不用农药，虫子就会恶性繁殖，如此人类可能就没收成了。因此人类现在被迫一直使用农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发现在这里犯了错误以后，局面已经不可逆转；等我们想改正错误的时候，我们已经改不回去了。在转基因作物的问题上，也有类似情形。孟山都公司为什么要控制种子的基因专利呢？因为他们向你出售的种子通常是无法再繁殖的，你每年都要继续买他的种子。你不光要买他的种子，还要买他的农药、化肥，这都是配套的。就是说你一旦用了种子，你就得用孟山都的一整套产品。而且一些研究者发现，凡是大规模种植了转基因作物的地区，非转基因的同类作物就会迅速减少，在那个地区，此后那些非转基因作物就不会再生长了，没法再种了。如果你现在讨厌转基因大豆，不想种它了，重新种原来的传统品种，你就会发现，原本丰富的品种已经变得非常少，而且在不断地减少，不久可能就没品种可以选择。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是不可逆转的。



李浑是北齐大臣。李浑的学问大，学问大一般脾气就大。“两大”兼备，一般事大。这不，北齐皇帝高洋命他组班子，修订法规《麟趾格》，班子里有著名作家魏收。魏收不一般，诗词歌赋，一挥而就，文不加点。李浑却有些看不起他，“法规修订小组”成立时，李浑对魏收说：“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

这话，谁听了都觉得别扭，明显轻贱人嘛。也有人说同样的话，却是满满的正能量。

越王勾践兵败，即将入吴为奴。行前，勾践安排范蠡主持国政，请大夫种跟自己入吴。范蠡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勾践就同意两个人交叉任职，让大夫种守于国，让范蠡入宦于吴。

越王勾践“刑满”回国之



## 卿不如我

● 丁时照

后，对范蠡说：“我的国家就是你的国家，有劳先生帮我谋划。”范蠡又将先前说过的话说了一遍，越王勾践于是同意大夫种主内、范蠡主外的岗位分工。之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千越甲吞吴，遂至“春秋五霸”之一。

汉高祖刘邦也说过“我不

有很多事情，当我们明确认识到它们是错误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时应该保持警惕。如果你不是在资本的驱动下，那么你就心平气和地想想这个问题，你根本用不着那么急着做。

### 被劫持的困境

现在我们最大的困境是，明知道有些技术发展得太快是有危险的，我们却停不下来。因为它和资本结合在一道，就不听你的话了。告别了纯真年代的科学，它的主人不再是大众，它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它是为资本服务的。资本的逻辑就是要增值，所以相关的科学技术是

停不下来的。

被资本劫持的现代科学技术像一列有油门，却没有刹车的列车。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被劫持在这列列车上了。这列列车我们可以叫它“欲望号快车”，它就是借助人的物质欲望风驰电掣的。

如果我们担心这列“欲望号快车”有翻覆的一天，那我们现在就应该对这列列车有所警惕。我们不应该再盲目地一味崇拜科学。我们在用科学技术帮助自己追求幸福的同时，也要对它存一点戒心，要对它有正确的认识。

(相林摘自华文出版社《你不了解的真相：江晓原说科学》一书，本刊节选，喻梁图)

如卿”的话，而且连说三遍：“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高祖心如明镜，这是知人。“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将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这是善任。知人靠眼光，善任靠胸怀。知人善任，眼大胸怀大，乃有天下。

芸芸众生，各有所长，常想“我不如卿”，能让你倨傲的脾气低回至尘埃里。每个人都并不完美，常思“卿不如我”，能让你在末流中生出无穷的自信。作为管理者，理应因此开悟：自己不做完人，也不要求别人做完人。承认所有的不圆满，才能和而不同，这才是世间大圆满。

(羽惊林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字里人间》一书，小黑孩图)



石岩村 小象看到美味的玉米，十分高兴



队员们在监测野象（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公馆村 两头象正在享受泥潭浴



连路村 象群行走在茶地里

## 护象人

2021年4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群野生亚洲象开启了一场北上之旅。

5月27日，象群进入玉溪市峨山县周边山域，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第一时间成立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携8台通信指挥车及全要素通信指挥装备赶赴当地值守。

截至9月19日，监测任务分队24小时全天候搜寻监测象群116天。在监测象群的同时，监测队员拍摄了大量有关象群的珍贵影像资料，向全世界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10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专门讲道：“前段时间，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



象群在林中漫步



打探村 象群整齐地通过元江大桥

我妈是个知青，我爸是个农民。我妈是城市户口，我爸是农村户口。这不只是简单的工农混搭，也是命运的羁绊，让我最初的生活充满矛盾、碰撞、愤怒、不甘、无望、争吵——这些词离幸福都有一点儿远。

作为生产队队长的儿子，我爸一心要找个城里姑娘结婚。任凭做媒的人来来往往，他毫不动心，直到生产队的王会计带着我姥爷的意思踏进门槛，我爸才认定了这门亲事。

在我幼时的岁月里，我爸应该很辛苦。只有他一个农村户口，却有三个城里人要养活，他的土地太少了，我妈又不甘愿干农活。他勤快，愿意为生活付出所有气力。据说，在生产队里，我家永远是每亩地里出钱最多的人家，而他的女儿们却几乎没去过那片土地。

事实上，过分操劳让他变得暴躁、易怒。爱好也从打乒乓球、滑冰变成了喝酒。再加上和我妈经常有矛盾，不干活的时候，他几乎都去外面喝酒，然后便是争吵、冷战。

粗粝、辛苦的生活让我妈也不幸福，她尽心尽力地养育我和妹妹，却也常说很伤人的话。我姥姥及其他家人都心疼我妈，一个城里姑娘，就这么嫁给一个种地的，日子确实是苦。他们也常对我说：“你妈太不容易了，你长大了她就能过得好点了。”我父母不太如意的生活，好像都是我和妹妹造成的，很荒谬。

那时，东北没什么太好吃的水果，入秋的山楂勉强算水果吧。有一次，家里买了一堆山楂。对于这堆山楂，我恐怕要记上一辈子，并不是因为山楂好吃，而是我妈对我说的话。

这山楂特别酸，我吃了两个，一点儿也不好吃，却又觉得扔掉太浪费了。我妈看我那痛苦相，让我把剩下的半袋子山楂都扔了。扔东西并不是一贯节俭的她所能做出的事情，可她的逻辑是止损，她说：“买了不好的东西已经吃亏了，再吃了不想吃的东西，损失更大，不如



扔掉，就损失一次。”

我妈说得对，这个道理我听一次就记住了。不管有多舍不得，都没有必要为了拥有而受伤害。

可是我妈没法止损，因为两个女儿，因为这就是她的命。

后来，我知道，山楂可以做成山楂酱。只要放白糖，多放，再难吃的山楂也变甜了。就像我们的日子，酸涩难忍，又漫长，可终究能通过努力，让日子变得甜一点。

酸酸甜甜的山楂酱放在罐头瓶子里，想吃的时候去挖半碗，现在想想，那种甜还能浸到心里。尤其是在寒天，把玻璃瓶子放在阳台门和厨房门形成的夹层里，阳台是个大冷库，厨房是热的，两道门隔出的夹层是冰火两重天。山楂酱处于半冻不冻的状态，不会坏了味道，也能随时挖出来吃。

东北几乎有半年的冬天，冬天里没有农活可做，很多种地的人就猫冬了。猫冬怎么可能有收入？我父母脑子活，也不怕吃苦受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养了几头奶牛，按我妈

## 山楂是甜的

●肖于

的话说：“家里又多了一个人上班。”奶牛产牛奶，牛奶可以卖钱，每天都有收入。就算寒冬，土地里不生钱，家里的牛也能赚钱。

入冬了，我爸在生产队的电影院烧锅炉，我妈在水泥厂上班。我妈下了班，要到托儿所接我和妹妹，然后回家挤了牛奶，又要带着两桶沉甸甸的牛奶去奶站卖掉。但是两个很小的女儿，害怕得不肯在家里等她，怎么办？

我妈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两个几十斤重的牛奶桶挂在自行车后面，两个女儿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天有点冷了，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夜幕来得快，天色很快就沉下来。

我妈带不动我们了，骑了没几分钟，就放下我和妹妹，到综合商店门口给我们买两根糖葫芦。我和妹妹一边吃，一边在深沉的暮色里跟着我妈走，我妈骑一会儿自行车，再推着自行车走一会儿。我和妹妹跑跑走走，一点儿也不冷。暮色很深，带着秋季里冰冷的浓雾，只有路灯是橘黄色的，每隔一段，就劈开夜色挥洒些温暖的光来。母女三人，就这样，在糖葫芦甜甜滋味的引领下，按时走到遥远的奶站。

交了牛奶，我妈会带上我和妹妹，以及两个空了的铁皮桶，骑自行车回家。路过综合商店，再买几根棒冰，把它们冻在室外的窗台上，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吃。

天冷，我妈是热的，蹬自行车出了一身的热汗。我和妹妹坐在车大梁上，遇到过天桥、上坡时，都停下来帮忙推自行车。我们身子是热的，手和脸蛋是冷的，可心里，是甜的——除了冰糖葫芦，还有对棒冰的盼望。

那些年，我的父母从来没机会休息，除了种地、上班，他们还干过很多营生，只要能赚钱，他们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气力。他们一心要两个女儿过更好的日子，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愿望要如何实现，但他们从未放弃过努力——过更好的日子的努力。

姥爷和姥姥相继去世后，五十岁出头的父

母搬到北京定居，除去曾经生活的一切烙印，过上了年轻时从没敢幻想过的日子。城里的亲戚，再也不会有人看低他们，再也没有人同情他们了。

人世苍茫，小人物的命运永远和大环境息息相关。种田为生的我爸早在城市化的改革大潮中，改换了城镇户口。我妈也在纷繁复杂的企业改革后，开始领退休金。我妈的退休金账户内钱数不多，可每年都在增长。

命运开始眷顾他们，对他们来说，年轻时受过的苦已被稀释了，只是我担心这些苦藏在他们的身体里，早晚要一点点地显示出来。

现在回到父母家，如是冬天，他们一定会

提前买了糖葫芦，放在冰箱里，等我吃。他们会套上棉衣，走在北方冷飕飕的街上，去最近的超市，如有邻居问，我爸会说：“我家老大回来了，她爱吃糖葫芦。”

(齐业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世间味道》一书，尹成伟图)



雪把一切都遮掩了。凸起和凹进这样的词在这个日子很难被想起来。

早上推开门，满眼白皑皑的光亮会刺伤人的眼睛。要是深深吸一口气，就会觉得是把一部分冬天都吸进去了。脏腑像被谁蘸了雪擦拭过一样。我说的当然是乡间，最好还是童年。

那样雪地上很快就会排起一行行的小小脚印，绕着一个肥胖的雪人，一定还会有响亮的笑声、叫喊声和着被脚步溅起的雪粉，飘飘洒洒。但后来的日子很寂寞了。雪人渐渐消瘦了，坚硬了，落下的灰尘使它看上去混沌而迷惘。

小雪。大雪。窗外皑皑的白色为我的思绪准备好了开端。有这一大片素净做铺垫，我相信足以保持它的纯正。一场飘飘扬扬的大雪，就是一片银屑样的记忆，幻化出童年的天空和大地。

(归云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地的泉眼》一书)

人们的沟通模式有四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控制型、表现型、谨慎型和温和型。我们用四种动物形象——老虎、孔雀、猫头鹰和考拉来标注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人物，都可以用这些动物来表示。

### 怎样识别

#### ·老虎·

观察一个人是不是老虎型有两个技巧。第一，留意他的沟通特点。如果他习惯于说祈使句，喜欢下指令，即便职位不是很高，表达也非常直接，总想快速进入“说正事”的环节，那他很可能是老虎型人。第二，关注他在集体活动时的表现。比如，大家一起聚餐，点菜时经常会相互谦让。如果某个人“啪”地抓起菜单就开点，那他多半是老虎型人。

老虎型人目标感和掌控感极强，总是当机立断，因此非常容易识别。

#### ·孔雀·

孔雀的形象非常适合表现型的人：努力开屏，展现自己，高度在意感受。他们沟通的第一个特点是“自来熟”，跟任何陌生人见面，不需要过渡就可以很快熟络起来。他们经常把“关系维护”放在第一位，不自觉地取悦对方，希望对方喜欢自己，而具体沟通的事项可能就被搁置了。

#### ·猫头鹰·

猫头鹰型人处事周全，讲求事实依据，经常给人一种



## 沟通的方法

### ●脱不花

“聊天兴致不高”的感觉。

猫头鹰型人非常谨慎。他们在对一件事表态之前会收集足够多的证据，即便表现出“兴致不高”的抽离感，也是因为他们正调动感官，观察周遭的人或者事。

#### ·考拉·

考拉型人的特点——缓慢、温和、友好。孔雀型人也是友好的，但他们看见人就往前扑，表现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友好。考拉型人则相对被动，不会主动和人拉近关系。

考拉型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随便”“我都行”“听你的”，不争不抢，不愿意得罪人。

我们可以通过同事们一起去吃饭这个常见的场景，来看看上述四种沟通风格的人会如何表现。

老虎率先掏出手机，打开点评App，告诉大家：“我已

经看好了，排行榜第一名，咱们走吧。”这时，孔雀会跳出来说：“哎呀，我去过一家餐厅，特别好，我还认识他们老板，咱们要不要去那儿？”猫头鹰会提醒一句：“等一下，咱们看看评论，排名第一也可能只是店家刷榜。另外，看看导航，去这家会不会堵车。”而考拉，等大家想起他的时候，他才弱弱地跟上一句：“我都行，看你们。”

### 怎么沟通

识别出人群中的老虎、孔雀、猫头鹰和考拉之后，我们要利用这种认知能力，和他们展开更有效的沟通。

#### ·怎样和老虎型人沟通·

和老虎型人沟通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老虎既然喜欢直切主题，沟通时就不要做过多的铺垫，你要争取在一个回合里把他的疑惑解释清楚。

第二，别让老虎觉得你是一个“黑箱”，要给他足够的掌控感。如果你的上级是老虎，定期向他汇报你的工作进度非常重要。相反，如果你的下属里有老虎，你需要给他清晰明了的指令，告诉他目标是什么。

#### ·怎样和孔雀型人沟通·

孔雀在沟通中“好对付”，也“不好对付”。好对付是因为，只要表达对孔雀的喜爱，就能让他满意；不好对付是因为，要坚持不懈地表达喜

一九七一年的一天，我七岁。父亲带着我，走在上海金陵东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卖油豆腐粉丝汤的个体摊贩，父亲眼睛一亮，就拉我坐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这是一九七一年，个体摊贩是非常罕见的。更惹眼的，是我父亲还穿着一身军装，浑身上下散发着豪迈的军人气质。就这样，军人、小孩、金陵东路、油豆腐粉丝汤小摊，各种机缘巧合，构成了那个年代一道可遇不可求的奇观。

这是我第一次吃油豆腐粉丝汤，对一个在匮乏中成长的孩子来说，这碗油豆腐粉丝汤鲜美爽口，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平时家里吃的饭菜的风味，超凡脱俗，沁人心脾。

就在我们吃的过程中，身边聚拢了一些围观的人。我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孩子，很早就对别人的目光比较敏感，当时就觉得这些看客的目光中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惊讶、好奇、有趣、困惑、鄙视……我有点坐立不安，希望

## 一碗油豆腐粉丝汤

●严 锋



快点吃完走人，但父亲丝毫不受影响，就在这目光中悠然地吃着他的油豆腐粉丝汤。

这时，围观人群中一位四十岁左右、长得细白精致、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开口问了父亲一个问题：“好吃吗？”

他的腔调混合着好奇与调戏，我到今天也忘不了那一刻对这个精致中年人的厌恶。作为一个孩子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成人世界的满满的恶意。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过于敏感的孩子的错觉。无论如何，我觉得受到了羞辱。

然后父亲微笑着回答：“很好吃。”

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在回答这个意义暧昧的问题时的语气和神情：温和、自然、真诚。那戴眼镜的中年人对这回答似乎有点满意，又似乎有点失落。

我的羞愧和不安仿佛突然消失了。我们坦然地继续吃着油豆腐粉丝汤，在金陵东路的一个小摊，在一九七一年。

（佳 色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时间的滋味》一书，陈岱青图）

爱。

反过来，如果孔雀在与你对话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开屏”表现自我，那就赶紧问他：“你现在有什么感受？”不是问有什么想法、建议，而是问感受。孔雀对任务、目标都不敏感，唯独对感受敏感。他最受不了的就是他的感受被忽略。

### ·怎么和猫头鹰型人沟通·

跟慢热、研究型的猫头鹰打交道，一定要非常主动，主动为他提供信息、流程和规则，推动他进行判断。

要注意的是，猫头鹰不会轻易表扬人，对他们来说，得出“一个人是否靠谱”的结

论，要建立在足够多的“证据”之上。如果猫头鹰没表扬你，不代表他不喜欢你，他只是还在收集信息。

猫头鹰还会经常提出负面反馈。对此如果我们直接说：“说啥都不行，你说个行的？”沟通就难以继续了。事实上，这般“唱反调”，猫头鹰并不认为自己在反对你，他只是觉得你还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只要你给足正面证据，猫头鹰就会马上改变态度相信你。

### ·怎样和考拉型人沟通·

考拉在组织里的存在感不强，很难在高层领导中发现这类人。但温和、配合能力强的考拉可以是很好的助手，如果

你要聘用秘书或者助理，考拉会是很好的选择。

考拉好说话，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性格。考拉胆小，他们之所以努力适应所有人，就是因为惧怕“适应不了，配合不了”带来的矛盾与变数。他可能每分钟都在内心呐喊：“我好害怕！我压力好大！”所以，考拉是特别需要去维护和关照的一类人。当你和考拉沟通某项工作变动时，一定要意识到，他说“都行”的时候，可能没讲真话，你一定要去探寻那句“都行”背后的压力和顾虑。

（纵 横摘自新星出版社《沟通的方法》一书，王 原图）

# 做大池塘里的小鱼还是小池塘里的大鱼

●倪考梦

大家都会遇到一个抉择：做大池塘里的小鱼，还是做小池塘里的大鱼？先亮结论：卓越者应当中做大池塘里的大鱼，其他人应争取成为小池塘里的大鱼。当然，现实比这复杂。

畅销书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中称：在某些时间、地点，做小池塘里的大鱼比做大池塘里的小鱼好。他以理工科学生为例，在能力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普通学校的一流学生大多成了工程师、生物学家等；顶尖学校的二流学生则有很多人放弃了科学专业。做大池塘里的小鱼，相较于做小池塘里的大鱼，拿到科学学位的概率要低30%。

为什么会这样？

一是“大鱼小池塘效应”，由心理学家赫伯特·马什和约翰·帕克于1984年提出，是指同等能力的个体，在平均水平高的团体中，其自我概念会降低，在平均水平低的团体中，其自我概念会提高。马什认为，进入大池塘的结局好坏参半。二是“相对剥夺”，这是“二战”期间萨缪尔·斯图菲提出的理论。格拉德威尔认为，“大鱼小池塘效应”就是相对剥夺现象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基于这两个概念，格拉德威尔进而指出，决定你是否可以拿到科学学位的关键，并不是你有多聪明，而是在你的班级中，你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相比有多聪明。遗憾的是，我们通常是通过和身边的人做比较来评估自己。所以，你的同学越聪明，

你就会越觉得自己蠢；你越觉得自己蠢，你放弃科学专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大池塘录取了那些非常聪明的学生，却又使他们变得意志消沉。优秀的孩子本来是小池塘里的大鱼，到大池塘里成了小鱼，每天被卓越的孩子碾压，相对剥夺感强烈、信心受损、意志枯竭，最后不得不降低标准或更换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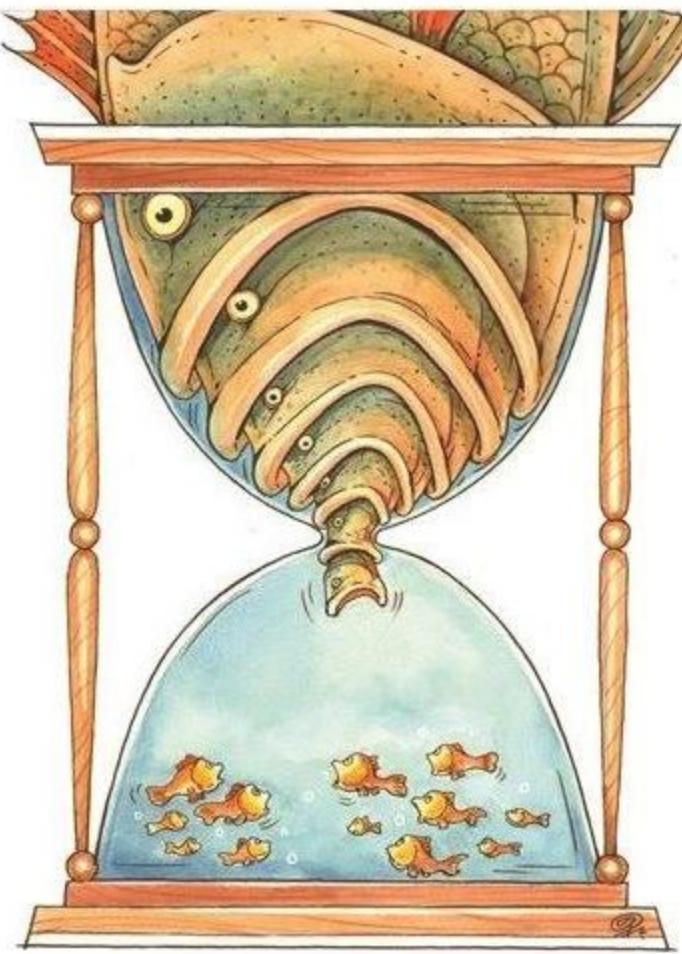
我也补充两个概念。

一是达克效应。这是人类一种常见的认知偏差。能力欠缺的人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反之，能力出众的人会低估自己的能力。在小池塘里做大鱼让人变得有信心，在大池塘里做小鱼让人变得没信心。

二是泰格伍兹效应。这是社会网络科学权威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的观点。泰格伍兹是超级明星，与超级明星竞争，他们会压迫你；与超级明星合作，他们会提升你。我推断，大池塘里的大鱼对内会挤压其他小鱼的生存空间，但是，对外他们会和“井水不犯河水”的其他小池塘里的大鱼合作。

当然，不管是大池塘还是小池塘里的大鱼，都会影响本池塘里的小鱼，只是角色定位不同。在大池塘里，你若只是小鱼，就必须习惯于备受打压。而且，池塘越大，大鱼和小鱼之间差距越大，相对剥夺感越强。

十年前，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就在研究互联网带来的全民相对剥夺感。的确，平日里在线下跟身边的人比比还可以，但上网比





就不行了。互联网是最大的池塘，有最大的鱼，相比之下，我们普通人不过是小虾米一只，都在食物链的底端。

那么，面对大鱼猛兽，被相对剥夺和碾压的小鱼小虾的无奈和焦虑怎么消除？

格拉德威尔在书里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招生部主任弗雷德·格林普提出的“快乐的垫底区域”策略。“不管一个班级的学生多么厉害，总有一些人是垫底的。”他想弄明白，“在这样一个高手如云的班级里，觉得自己平庸的这种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开始寻找那些足够坚强，在学习领域外足够成功，可以顶住压力，在哈佛大学这个非常大的池塘里做一条小鱼而生存下来的学生。哈佛大学也开始研究那些有天赋但学术能力在班级排名靠后的学生，这项研究一直持续至今。

不过特别擅长找论据的格拉德威尔除了在书里提到这些学生可能足球踢得不错，没有引用该研究的其他发现，让人不禁担心，这个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很可能不太成功，或者说这个“快乐的垫底”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奇怪的是，虽然大池塘有许多负面影响，但是人们很少去谈论，甚至追捧想象中的大池塘。诚如格拉德威尔所言：“我们努力想要成为最好的、最厉害的，拼命地挤进那些最好的机构，然而我们却很少停下来思考，就像印象派

画家那样思考，哪一个机构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是的，我们必须停下来思考，琢磨一下怎么办。或许有两种策略，选择因人而异。

第一种策略：追求卓越，成为超级明星，做大池塘里的大鱼。超级明星效应的特点，就是优秀一点儿的能力表现，就可以带来超乎寻常的收益。大池塘的好处，是拥有更高的平台、更多的资源，可以进一步放大你的优点。你若卓越，就有机会乘风而上，赢家通吃。你可以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努力成为大池塘里的大鱼。

第二种策略：错位竞争，成为隐形冠军，做小池塘里的大鱼。如果我们只是优秀，但不卓越，那么做小池塘里的大鱼比做大池塘里的小鱼好。小池塘虽然平台小、资源少，但是竞争也小，能给优秀的你更多机会，让你得到想要的东西。这种策略的关键，就是寻找适合自己的细分领域，通过正确的自我认知和准确的自我定位，来发挥比较优势。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当初选了大池塘就必然长不大。不过，根据前文逻辑推断，在大池塘里长成大鱼的可能性相对小，经验也是如此。

（东园摘自《财新周刊》2021年第39期，毕力格图）

我的旧东西很多，且大都保存完好。女儿的乳牙、口水巾，热恋时情人传真来的思念信、生日时收到的一双胶鞋，小时候家里用的汤碗、娘给我缝的内裤，十七年前去外地录音时在路边工地捡的一块石头，高中联考二度名落孙山的成绩单。当然，还有几十年来部分歌词的原稿。然后，就是这支笔了。

我一直是个学习很差的孩子，十几年的学生生涯于我是一个不断被告知不会有出息的过程。可想而知，当时我在试

## 一把琴与一支笔

●李宗盛



卷上写出来的东西经常不符合标准答案，是错的，因此常被老师体罚。所以，当手上握着一支笔的时候，我想的常是，我将要面对挫败和指责了。

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对执笔书写这件事从来就是胆怯、不自信的。所以我放弃笔，拿起琴。而生命之吊诡在于我选择

了怀抱琴，琴又指使我拾起了笔。幸好这一回合我略占上风。

现在回想起来，写歌创作对当时二十岁出头、想尽办法避免回家送瓦斯的我来说，其实更像在举行一种仪式。在极大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一把琴与一支笔让我不再是瓦斯行的工人。琴与笔是我在创作的这个仪式中启动另一个灵魂，经营另一个身份，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法器。

（月亮狗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珍物：中国文艺百人物语》一书）



搜救犬土豆

## 搜救犬的故事

●田梦媛

2021年10月2日，搜救犬冰洁去世。至此，参与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的67只搜救犬全部回归“汪星”。

放眼世界，许多勇敢的搜救犬都在救援路上留下了身影，书写了无数动人的故事。

土豆是一只土生土长的福岛狗，2011年6月出生时恰逢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它的主人被迫撤离时只好把土豆和它的兄弟姐妹托付给日本非营利组织“动物关爱中心”。土豆的兄弟姐妹很快被领养，只剩下土豆无人领养，因为它的胆子太小了，一点点动静都能吓到它，所以土豆在训练后去参加搜救犬认证考试，也是屡考不中。

搜救犬考试一般每年在日本的不同地区举行两次，每次通过率都不超过30%，且动物关爱中心从来没有成功培养过一只混血搜救犬。土豆从2012年秋天开始，考了10次都没能通过，再考不上，土豆就要接近日本搜救犬退休的年龄了——它们一般会在10岁

左右退休。

为了让土豆通过考试，驯导员会把它带到市区散步，让它习惯人群也克服恐惧，在这期间有很多人鼓励土豆，但也有很多人批评动物关爱中心“强狗所难”，土豆本来就不适合当搜救犬，为什么要“赶鸭子上架”。

所幸在2017年6月，土豆最终通过了搜救犬考试。它没有辜负那些对它有信心的人，上岗之后不仅去学校做“演讲”示范，还去社区参加搜救模拟演习，2019年还帮助警方在山梨县寻找失踪女孩。

土豆不屈不挠，考了11次才当上搜救犬的故事被当作教材，呈现在部分日本六年级学生的德育课本上，还有两本儿童读物和一本图画书将土豆当成主角，向孩子们讲述它是如何克服自身弱点、走上搜救犬道路的。

2017年9月19日，一场7.1级的地震袭击了墨西哥中部的莫雷洛斯州，在悲痛和惊慌中，一只8岁的拉布拉多搜

救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戴着护目镜，穿着特制的小靴子，穿梭在地震后的废墟中。它连续工作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救出了52名被困者。这只搜救犬和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罗同名，它在地震中的英勇表现让很多墨西哥人感到振奋，他们感谢弗里达，也感谢所有搜救人员——有人把弗里达文在了手臂上，还有壁画家在墨西哥城为弗里达画了一幅大型壁画。

壁画的灵感源于瓜达卢佩圣母像——弗里达戴着它的护目镜微笑着，被墨西哥的国花大丽菊和大朵大朵的玫瑰围绕，整个画面色彩十分丰富。画家用8天时间画完了这幅巨型壁画，壁画就在临时设立的地震救援中心对面的楼房上，每次来这里寻求帮助的人看到这幅壁画，都会感受到莫大的鼓舞，甚至有观众为画家做了一条项链，并附上感谢信，感谢他对弗里达的喜爱以及对墨西哥的帮助。

2019年，弗里达在服役9年后光荣退休，墨西哥海军军



弗里达壁画

## 神秘经验

●张晓风

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庭中。

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水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戴一条华丽的珍珠项链，风华绝代。

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异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

忽然，我感到自己被桂香包围了。

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

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馥郁、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噫吐什么，才是重要的。

我在庭园里绕了几圈，又准确无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的整个肺腑甜馥起来。

犹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一米阳光摘自九歌出版社《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一书）

犬部队为它举行了欢送仪式。在服役期间，弗里达在墨西哥、海地、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共参加了53次救援行动。现在，这位“女强人”正在一个小城镇中安度晚年，顺便帮助海军训练下一代搜救犬，退休生活非常充实。

2019年7月，澳大利亚突发山火，着火面积超过100万公顷，大片森林和农田被毁，包括蝙蝠、两栖动物和昆虫在内的近30亿动物死亡或流离失所，澳大利亚的国宝考拉也在其列。

据统计，有6万多只考拉受到这场山火的影响，它们或失去了栖息地，或因为脱水、饥饿、应激反应而受伤，或被大火活活烤死……在人类搜救考拉的同时，有一只名叫贝尔的搜救犬也加入了搜救队伍。

贝尔是一只澳大利亚柯利



贝尔

犬，在成为搜救犬之前，它是一只被遗弃的宠物狗。因为患有强迫症，它精力过于旺盛，喜欢啃咬东西，即使独自在家也会上蹿下跳。无奈之下，贝尔的前主人将它送到了收留所，希望它能找到更合适的收养人。

幸运的是，贝尔遇到了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的工作人员，他们见到贝尔的第一眼就知道贝尔可能不是只好的宠物狗，但它精力旺盛且喜欢追

逐，这无疑能让它成为一只优秀的搜救犬。

2019年澳大利亚山火期间，寻找考拉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考拉太安静了，它们总是喜欢坐在树上一动不动，山火退后，它们会回到原来的树上，被火燎过的皮毛让它们看起来和树融为一体。这时候，贝尔灵敏的嗅觉就派上了用场。

从2019年11月到2020年4月，贝尔和它的团队共发现了100多只考拉，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贝尔的工作也为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的“环境保护探测犬计划”增添了研究价值，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贝尔和它的4位小伙伴还会继续参与这类搜救活动。

（梁衍军摘自《北京青年报》2021年10月14日，本刊节选）

# 欺负人的孩子和被欺负的孩子

●孙 欣

我的孩子今年上小学。在上学前三个星期，他爸就每天念叨，如果孩子不喜欢学校怎么办？还反复设想各种可能的场景。我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好担心的？谈了几次，才明白孩子爸小时候在学校里总被人欺负，所以有心理阴影。他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会不开心，被别人欺负。

孩子爸当年在学校被人欺负，都是在老师看不见的地方，比如在校车上谁都不准他坐在自己旁边，小集体共同嘲弄、挖苦他，打击他的自尊心。比这更严重的事倒也没有发生过。

孩子爸上的是爱尔兰乡下的一个小学校，同学们的家庭互相认识甚至沾点亲戚关系。我问他：“别人为什么欺负你呢？”他回答：“因为我学习好，是‘老师的宠物’。”校园霸凌总倾向于针对某一类学生，在英语国家，因为某些奇怪的传统，认真读书常常是被看不起的，成绩好的孩子会受欺负。比尔·盖茨当年有一句名言：“对书呆子友好一些。他们将来可能是你的老板。”了解了书呆子少年时的不愉快校园经历，才能理解盖茨这句话是一种孩子气的复仇。

稍微深入地谈一下，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情绪多少平复了下来。开学第一天，我们领着孩子到教室门口，他高高兴兴扑向一屋子新玩具，根本没跟我们挥手；每天去课后班接他，他都不

愿意走。至此，孩子爸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一个好的开始未必意味着全部，但终归是一个好的开始。

在学校里，校园霸凌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被欺负的人也是永远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类事件会被老师和家长注意到，他们会介入；闹得很大的时候，还会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反响。大多时候，这些孩子就是一年年长大，各奔东西，各自进入成年。当年的事情，或者成为一个心照不宣再不提起的疤痕，或者成为一种被观察和记录的生活经验、一套有特定含义的隐语。有孩子的成年人基本都赞同：校园霸凌是不好的，应该避免。这些有孩子的成年人，或者被别人欺负过，或者欺负过别人，或者二者兼具。

无论是欺负人还是被欺负，都是很不快乐的经验。

我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在网上讨论这些问题，讨论的不只是自己孩子的生活环境，还掺杂了许多我们当年的感受。我问孩子爸：“当初被别的孩子欺负时，你是怎么做的呢？”他说他当时很想讨好那些孩子，让他们把自己当成朋友，结果越刻意巴结，别人就越嘲笑、轻视他。后来他长大了一些，在中学里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那个男孩对他说：“没有自信不要紧，假装有自信就行。装着，装着，就真的自信了。”这个办法似乎真的起了一点作用，但不久孩子





## 诗 意

●高自发

苏州郡的隐士王宾隐居在西山。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王宾是昔日好友，到山里来找他，对他说：“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王宾答：“多情花鸟，不肯放人。”二人的对话，就像一首诗。

境由心生。姚广孝心不在此地，所见自然只有一座空山；王宾志在青山，触目皆关情。明明是自己舍不得离开，却说得如此诗情画意。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好像一杯白开水，可能就是缺了“多情花鸟，不肯放人”的浪漫吧。

（裴金超摘自《今晚报》  
2021年9月13日）

## 父亲的心

●钟叔河

春秋时期，晋齐两军在靡笄山决战，晋军大获全胜，郤献子率三军凯旋。

范文子是上军的指挥官，入城时却走在最后。

“燮儿呀，你晓得我在眼巴巴地望着你早些回来吗？”范文子的父亲见了他，忙问。

爸就上大学去了，离开了让他不愉快的人群。

在所有欺负过他的孩子里，孩子爸还记得其中一个。他是个“墙头草”，欺负人的小集体在场时，他就是其中一员；小集体不在的时候，他却和孩子爸也玩得很好，甚至会说几句真心话。他曾经对孩子爸说：“不要在意这些事情！你很快就会去上大学，大学里都是和你一样的人，成绩好。反正我们以后就这样了，永远都在这里。”后来的的确确是这样，孩子爸进了物



“三军的统帅是郤老总，胜利的光荣应该属于他。入城时我若走在前面，多少会分散人们对他的注意，所以我走在后面。”范文子回答。

“你能这样想，就不会犯错误了，我放心了。”范文子的父亲高兴地说。

（河 关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念楼学短》一书）

## 忘记过往，降低期待

●〔古罗马〕塞涅卡

◎丁凯捷 译

对人的欲望加以控制，有助于医治恐惧症。不再希望，就不再恐惧。

希望和恐惧如此不同，怎

么能联系在一起呢？它们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联系，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二者都属于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它们主要起因于思想不适应现实，远远地跑到现实的前头。于是，“希望”这种最伟大的力量，竟成了人们“痛苦”的一个来源。

野生动物只逃离它们眼下看到的危险，一旦危险过去，就不再担心了。人们却既为伤心的往事苦闷，又为将来无法预知的事焦急。

记忆会带你重温痛苦，预见又提前引起痛苦。没有一个人能把他的不幸局限于现在。

（若 子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自省之书》一书）

## 沉默是一种轰鸣

●陈世旭

有人问贝多芬用什么表现沉默，他的回答是用十六只定音鼓。

我对音乐极无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又太年轻，怎么也想不通。直至今日才忽然明白，沉默有时候真的是一种轰鸣，一种巨大的震撼。

（海 辰摘自地震出版社《谁决定你的世界》一书）

理系，那里都是像他一样的书呆子，关心一些对普通人来说有点奇怪的事。他少年时的同伴，无论是欺负过他的还是帮助过他的，大都留在家乡结婚生子。

所有的孩子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人生。下一代小孩，他们的老师和同学又是不一样的人了。

（相 林摘自微信公众号“橡果成长纪”，  
辛 刚图）

# 那一星游走于乡野的光

● 刘荒田



48年前，我在一所乡村小学当班主任。学校离家不远，只需在一条俗称“牛车路”的大路上走10多分钟，路两旁是田垌。晚上，改完作业，信步回家，一路有呱呱的蛙声、唧唧的蟋蟀声。初春，风夹带着紫云英的淡香。深秋，稻子收割以后，农民在田里堆起带禾稿的泥来焚烧，来年用作肥料，空气里充满亲切的焦糊味，一如灶头上被急火烧过头的锅巴逸出的香气。

一个夜晚，阴天，星星隐藏在云里，竹林黑压压地嵌在黑灰色的天幕上。建在大路旁的医疗站，平日窗子总映出长方形的黄色光晕，今晚却没有——停电了。没有外物掺杂

的黑足够纯粹。

忽然，远处浮动起一星钴蓝色的光，小而灼亮。揣测方位，该在拱桥上，我停下脚步观望。钴蓝色的光竟伴着人声，我又惊又喜，快步迎上。两个嘻嘻哈哈的男孩子和我相遇了。从嗓音听出，是我的学生——阿松和阿汗。他们把蓝光举起，照着我，一起叫了一声“老师”。我盯着蓝光，问：“这是什么？”

“刚刚逮的。”阿松把一个墨水瓶递给我。我拿过来一看，里面爬着上百只尾巴发光的昆虫，微光晶莹如水晶，近于雪白，集结起来，却是敞亮的蓝。“在哪里逮的？”我的兴致来了。

他们说，在莲塘村后山的林子里，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他们领着我，离开大路，绕过村边的池塘，站在林子旁。这儿，萤火虫飞来飞去，有如从一炉钢水里溅起来的火星儿。我和他们坐在草地上，聊了一会儿闲话。露水滴在额头，我说你们该回家了，他们说好的。阿松把墨水瓶递给我，我让他们自己留着。“路上做手电筒嘛！”阿汗欢快地说。

和两个孩子分手，回到大路，我手里捧着钴蓝色的光，想着这两个孩子。他们是全班最调皮的。我曾在校门外建在鱼塘上的厕所前撞到阿汗，他神情紧张地拦截每一个想进去的同学，高叫：“满座，满座。”我知道必有蹊跷，走近一看，厕所下垂着一根线。我推开门，把牵线的阿松揪出来。两个捣蛋鬼一个在偷鱼，一个在望风。校长对他们提出警告。可是，刚才他们被钴蓝色的光照着的脸上，只有天真。

送我萤火虫的阿松，4年前曾在聚会中见到，快60岁了，已变成一个老成持重的泥瓦匠。我说起当年的事情，他全忘了。我却一直没有忘记黑暗中捧着钴蓝色的光，嘻嘻哈哈地朝我走来的两个孩童，以及我平生第一次捧着萤火虫走路时心里充满的纯净的诗意。

记得走到家门口，我在草地上倒空了墨水瓶，刹那间，头顶布满了繁星。

（永康摘自《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5日，勾犇图）

## “体育渣”的亚军

●张春



中学的时候，我参加过1500米赛跑。

比赛刚开始，我就因先前训练过度而感到脚踝痛。我眼见着其他人不断超过我，不出两圈，我就落到了最后面，心里特别着急。

这时候赛道边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这些女的跑什么1500米，等一下全都脱一层皮！”

我突然感到不服气，倔脾气发作了，发了狠，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咬在嘴里，忍痛继续跑！

我飞快地掠过了赛道上的人，掠过了许多熟悉和陌生的面孔。看到我咬着手帕拼了命地跑，同学们疯狂地为我加油。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英雄！

接下来，很多原本在前面的人都被我一一超过。她们在与我擦肩时看向我。我沐浴在这种眼神中一路向前，直到看到全校人都认识的，稳拿冠军的那位体育特长生。

她和我之间只有两个人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作为“体育渣”的我，脚踝严重受伤的我，竟然可以离她这么近！

我死死地咬着手帕，感觉到嘴里已经有血

腥味。我做到了，我又超过一个人！围观的同学都在看我！

我又做到了，我又超过一个人，到达了她的身后！

这时她已经到达终点，路旁的老师举起手上的秒表喊：“冠军！”我紧跟着她越过终点，嘟囔了一句“亚军”，带着巨大的、甜蜜的自豪感，瘫倒在站在终点迎接我的同学怀中。

休息过后，我心情非常宁静，咽着带血腥味的唾沫，一瘸一拐，迎着秋日凉爽的风，回味着这美好的胜利，去查看那值得骄傲的成绩。

我的老师笑着告诉我：“你没有成绩啊，你少跑了一圈。”

（若子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一生里的某一刻》一书）

## 日常生活的常识

●王安忆

电影《半生缘》里，吴倩莲演的曼桢生病睡在床上，梅艳芳演的姐姐曼璐到妹妹房里探望，看见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妹妹和朋友的照片，眼光很锐利地说了一句：“左边那人比右边的好，家底厚。”

“家底厚”指的不只是有钱，还指有根基。这“家底厚”的人是黎明演的世钧。他有些木，为了抢上班车，竟看不见在场的女士，把曼桢挤落了下来。小市民出身的叔惠就不会，叔惠伶俐得多，这就是小家子的风格。他的交际圈要比世钧的广，人头也熟。世钧客居他家，倒比他还待得住，

很勤快地帮着大人冲开水。这种“家底厚”的人，往往在外面是随和的，回到自己家里，自然就要上些脾气。他带叔惠回自己家，饭桌上同他妈妈讲



话，微微蹙着眉。吃空了碗时等女佣添饭，就露出了尊严。而此时，叔惠则瑟缩起来，他的“活络”在这个阴森的家庭里施展不开。再看世钧的“木”，其实是包含了大家庭教养的安静的气质，还有一种寂寞的心境。

现在人们都喜欢说“文化”，“文化”这概念过大了，其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点常识。很多情理都是从常识里生出来的，缺乏常识就情理不通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像”。

（林一摘自东方出版社《戏说》一书，本刊节选）

“谢谢你们理解我。”

火车即将进站，阿武匆匆忙忙过了安检，又突然转过身，郑重地弯下腰，向我们一行人为他送别的朋友鞠了一躬，缓缓说出这句话。熙熙攘攘的人群朝他投来片刻惊疑的目光，瞬间又四下奔流散去。

阿武祖籍新疆，在宁夏出生，他长得高大，鼻梁高挺，眼窝深陷。但自己究竟长什么样子，阿武其实也很模糊。记忆里，儿时的轮廓早已如纸画浸水，变得模糊了。长大以后的样貌，他也只能从旁人的形容里暗自揣摩：也许，大概，自己是这样或那样的。

那是个盛夏晚晴天，如往常一般，十二岁的小阿武和姐姐一起放学回家。天气实在炎热难耐，路上他想偷偷拐个弯，去村头的小卖部买根冰棍消暑解渴。骗过姐姐后，他一溜烟儿地跑，只见不远处，小卖部门前那棵大榆树正伸展着它的枝叶，郁郁葱葱，笼着整片阴凉，看得阿武满目清爽。

冰棍刚咬了一口，阿武只记得当时天崩地裂的轰鸣巨响，眼前便陷入了一片黑暗。等他再醒来时，却什么也看不见了。

那年夏天，那个小卖部前，那场车祸，使十二岁的阿武从此成了一位盲人。

残酷的命运不曾有半点儿怜悯。

十二岁，年少风光，本应是人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小瞎子，小瞎子。”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阿武走在村子里、学校里、集市里，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他身后这样叫他。阿武说，有时候一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便会有人故意过来绊他一脚，有人向他扔石子，有人跟在背后一路吹口哨，但他告诉自己要坚强，不要被人看不起。只有一次，妈妈让他去村头那棵大榆树下的小卖部买瓶酱油，一个以前和他一起玩的小伙伴笑着跟阿武说：“我带你去吧。”阿武心头一暖，安静地跟在小伙伴的身后。他一幕幕回忆着他们曾一起在学校操场嬉戏奔跑的景象，就这样走着走着，只听“扑

## 接纳生命的残缺

●毕啸南



通”一声，阿武一脚踩进了粪池子，粪水溅在他的身上、脸上，还有心里。

耳边，几个顽劣少年哄然大笑。

阿武咬着嘴巴，迟疑了片刻，脱了鞋，脱了衣服，穿着沾满粪水的裤子回了家。他依然沉默，一句话也没有说，妈妈看着他，也一句话都没有问。在院子里冲完澡，阿武钻进被窝，用被子捂着脑袋。妈妈坐在炕头，一只手隔着被子轻轻地拍着阿武的头，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嘴，掩藏着呜咽。被子里，阿武放声大哭。

阿武说，他哭，不是因为掉进粪坑感到屈辱，而是他相信的人，相信的善良，相信的那一抹黑暗里的光，在那一刻支离破碎。

暴风雨猛烈无情，但彻底击垮阿武的，是他的爸爸。

阿武很少见到爸爸，每年只有临近春节时，爸爸才会从外地赶回来。阿武记忆里的爸爸，总板着一张脸，阿武永远也猜不到他在想



什么，只有偶尔高兴的时候，他才会蹲下身子，摸着小阿武的脑袋说：“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打工赚钱，你在家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虽然对这个男人感到陌生，但阿武藏不住对他的喜欢。每年，阿武最期待的日子便是过年，他一见到爸爸，便会远远地跑过去认真地说：“爸爸，我今年特别听妈妈和姐姐的话。”

一九九一年的除夕，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村里的鞭炮声渐渐消失，阿武却站在村头不肯走。那一年过年，阿武的爸爸没有回来。村里老人瞧见了，叹着气对他说：“回去吧，你爸爸不要你们娘儿仨了。”阿武不信，跑回家问妈妈，妈妈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将阿武和姐姐默默地搂在怀里，拍了拍他们瘦小的背，便起身继续去收拾碗筷了，似乎刚刚的一切并没有发生过。

阿武遭遇车祸后，爸爸从外地赶了回来，但阿武并没有得到渴望已久的父爱。每天，他都能听到这个男人和母亲站在院子里大声地争吵。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却听得分外清楚，他时常能听到这个男人半夜来到他的床前，重重地叹息。直到有一晚，爸爸又来到他床前，阿武并没有睡着，他在心里跟着划火柴的声音默默地数爸爸抽了多少根烟。在第六根烟抽完后，他感受到爸爸那只粗糙的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往他枕头下面塞了厚厚一沓东西。第二天醒来，阿武便再也没有见过爸爸。

从那天起，阿武在心里郑重地告诉自己，这个男人这辈子和他不再有任何关系。

阿武的妈妈是一名小学老师，阿武看不见以后，她依然坚持带阿武上学。一开始，母亲时时把阿武带在身边。日子缓慢，再后来，阿武也渐渐学会适应这种黑暗的日子，也能一个人蹒跚摸索着走完那条从家到学校的长长山路。

只要有希望，困苦便总能被克服，也终会过去。

阿武的母亲如同一艘坚固的大船。生活的风浪再大，只要母亲在，阿武的心就是安宁的。姐姐后来外出打工，每个月都会给阿武寄来大城市里最流行的磁带和可以听的书。阿武听得认真，慢慢成了村子里最有见识的人。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学校里对他好的老师，这

些人，都给了阿武温暖的关爱和支持，陪着他度过了那段饱受痛苦、歧视、煎熬、无望的日子。

人总得给自己谋一个出路。

打听了许多盲人朋友的选择，为谋生存，十六岁的阿武去了一所盲人学校学习按摩。毕业后在老家辗转了几个地方后，阿武来到北京，成了一名职业按摩师。

在年终总结会上，入职第一年的阿武被评为年度最佳员工，发表感言时，阿武说：“如果说妈妈以身作则，给予我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人生底色，我的顾客们，便在这底色之上告诉了我人生真实的模样，并教会我如何接纳自己，接纳残缺，与自己和解。”

我曾随阿武一起去他工作的地方，阿武的老板告诉我，起初以为是阿武长相帅气，很多顾客都成了阿武的回头客，指名只等阿武。后来他慢慢发现，其他顾客在按摩时一般都是在休息或睡觉，只有阿武那间屋子里，顾客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时常传来铃铛般的笑声，或是隐约的哭泣声。

阿武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他说：“一开始只是自己太寂寞了，遇到性格开朗喜欢说话的顾客便想着和他们多聊聊天。后来我渐渐意识到，也许需要倾诉寂寞与辛苦的不仅仅是自己。在这偌大的城市里，有着数不尽的衣着光鲜、行路匆匆，却也同样活得孤独与辛苦的人。

“所以你看，人间有太多的愁、太多的苦、太多的怨了。世相千万，每个人心里都埋着不被他人理解的残缺与痛苦。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以前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命运对自己特别不公平，心里多少是有恨和怨的，现在反而越来越释然了。人啊，得学会接纳自己。残缺就是残缺，改变不了的就接受，与自己和解。人这一辈子，没什么是过不去的。”

更幸运的是，三十三岁那年，阿武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爱人。

阿莲，也是一位按摩技师。和阿武不同，阿莲生下来的时候就看不见，也许正因如此，阿莲并没有阿武那份巨大的失落、遗憾与对光明的向往。两个人相拥坐在漪漪河畔，青青草

地，阿武向阿莲描述天是怎样蔚蓝，水是如何清澈，彩虹到底是什么颜色。

“她填补了我生命的残缺。”阿武说话的时候，一直用他的一双大手把阿莲小小的手握住，笑意盈盈地靠近阿莲。其实，阿莲个子小小的，相貌平平，并非世俗眼光中美丽的女孩。但那又怎样呢？也许看不见容貌的相爱，反而真的是因灵魂而相遇，抵达了爱情的真谛。

这几年，源于愈加强烈的冲动和兴趣，阿武自学了心理学，并在空闲时参加了针对盲人青少年心理辅导的专业培训。阿武说，他打算和阿莲回她的老家，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按摩店，并在那边成立一个盲人青少年心理辅导公益小组。

“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和人在做有大爱的事。但我们那里那些活在偏远地区的人，那些像我一样在黑暗里苦苦挣扎的盲人孩子，更需要这份关爱和帮助。”阿武握紧了阿莲的手，阿莲转过脸来冲他傻傻地笑。

回阿莲的家乡后，两个人准备办婚礼。阿武的爸爸通过姐姐传来消息，希望能参加阿武的婚礼。大家都劝他：“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你也成熟了，你爸年纪也大了，你们父子该和解了。”

前几年，阿武妈妈因病离世，病榻前，妈妈抓着阿武的手，让他原谅爸爸。阿武想起，他来北京打工的前一晚，妈妈从衣柜里拿出一个存折，跟他说：“这是你爸走的那晚塞在你枕头下面的三万块钱。我一直帮你存着。”又说，“当年三万块钱不是小数目，你

爸爸心里还是有你的。我和他感情不好是我们之间的事，但你们毕竟是父子，你不要记恨他。”

“可父亲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呢？”阿武望着我，语气平静地问，“三十多年来，我只记得他那张模糊的、板着的脸，就像一张满是尘土的白纸一样，连片刻的画面都没有给我留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和妈妈感情不和？又为什么抛弃我们？是因为自私，还是懦弱？我通通不知道。大家如今都希望我理解他，他现在老了我要孝顺他，我结婚了要请他上座给他磕头，可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生了我，并在我瞎了以后留下三万块钱吗？”

他的语气渐渐变得激动，他低下头，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我不是怪他，更谈不上恨。他老了，我肯定会和我姐一起赡养他，该出钱就出钱，该出力就出力，只是我不可能爱他。我妈临走时曾说，他心里是有我这个儿子的，但你知道吗，爱是最骗不了人的，感受得到就是感受到了，感受不到讲千万种道理，也只会让我更痛苦。不是我放不下，而是我对他真的没有任何感情。放下，是我接纳了我生命里与父爱没有缘分这个事实，而不是一定要强迫自己与他团圆。保持彼此间最合适的距离与分寸，难道就不是与自己的和解吗？”

我转头问安静地依偎在他身边的女孩儿：

“大家都劝他，你会劝他吗？”

“我想所有的爱都是相互的。只有我爱他，他也爱我，爱才会长久，才能幸福。”阿莲仰起头，嘴角弯起月牙般的笑，仿佛他们彼此看得见。

（昆华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在你们离开以前》一书，黄思思图）

◎高興譯

## 远景

●〔罗马尼亚〕马林·索雷斯库

倘若你稍稍离开，  
我的爱会像  
你我间的空气一样膨胀。  
倘若你远远离开，  
我会同山、同水、  
同隔开我们的城市一起  
把你爱恋。

倘若你远远地、远远地离开，  
一直走到地平线的尽头，  
那么，你的侧影会印上太阳、  
月亮和蓝蓝的半片天空。

（长陌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水的空白》一书）



## “《读者》光明行动”(99)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人民健康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之一，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多年来，“《读者》光明行动”深入全国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山区、革命老区，展开义诊、筛查、救助，普及健康护眼知识，积极参与乡村眼科医疗建设，助力乡村眼科医疗发展。



“《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医疗队出征仪式

2021年10月，“2021·桑植光明行动”正式启动。

“《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医疗队来到红色革命老区——湖南省桑植县，为当地1175名儿童进行了眼部健康检查，发现视力不良者577名，弱视患儿170名。与此同时，项目组在山东、四川两地安排符合救助条件的80名弱视患儿进行免费治疗。

在义诊中，项目组发现，很多学生因家庭环境的限制，都面临着学习光源条件不足的问题。孩子们长期在昏暗的光线下写作业，给他们的眼健康埋下了隐患。

为此，“《读者》光明行动”联合腾讯公益发起“为乡村学生接龙”活动，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照亮乡村书桌”计划，为乡村儿童筹集护眼灯，送上优质的照明条件。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计划为甘肃省山丹县和秦安县的乡村儿童募集50



孩子只能借着窗外透进的光写作业

盏爱心护眼灯。

微信扫码，参与接龙活动。通过捐静心、捐书法或捐款的方式加入爱心接龙，让小龙变长，帮助“照亮乡村书桌”项目获得更多关注。目标完成后，项目组将为甘肃省山丹县和秦安县的乡村儿童捐赠相应数量的台灯。同时，参与接龙次数最多的3位爱心读者将获得爱心回馈礼——“云听”周卡。“《读者》光明行动”邀您加入爱心接龙，以点滴之爱，汇聚万千善意，共同照亮乡村儿童的书桌。



###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48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http://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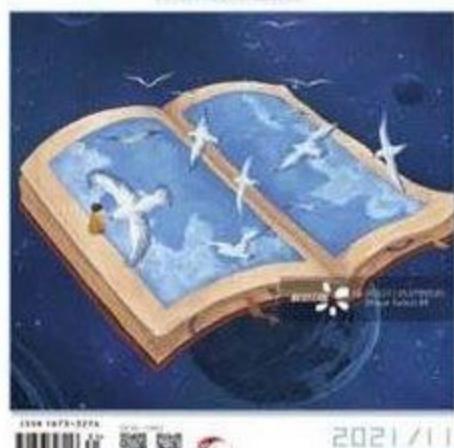
欢迎  
订阅

2022年

《读者》(原创版)杂志  
《飞碟探索》杂志

读者

原创版



洞察人性幽微，体验世间辽阔

读者传媒旗下综合性新锐青年杂志，原创作品首发平台；创刊17年，始终坚持用真诚的文字传递温柔的力量，用无数平凡又珍贵的故事，为读者呈现人生和世界的“原创之魅”；“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入选2017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百种优秀报刊名单。



邮发代号：28-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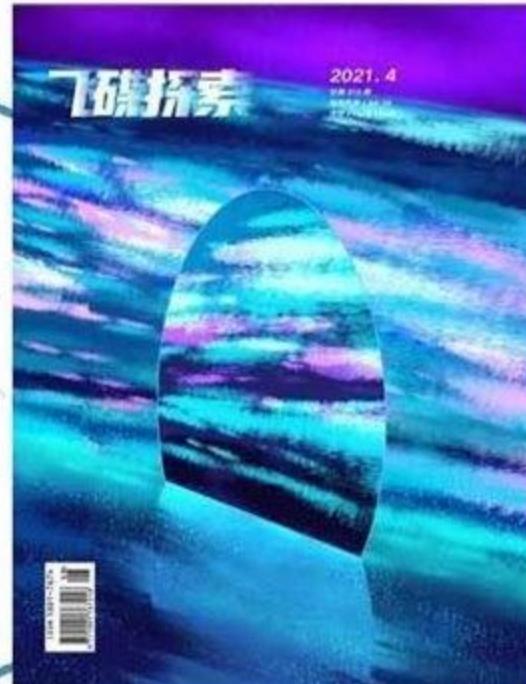
《飞碟探索》

让科学与每一颗好奇心无限连接

读者传媒旗下知名科普期刊。创刊于1981年，探索未知现象、关注科学新知、展示世界奥妙，专注“人类好奇心”，以新锐、科学、严谨的精神，与几代读者共同探寻宇宙、地球、自然、生命的奇景。入选2017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百种优秀报刊名单，适合家庭共同阅读。



邮发代号：54-35



邮政订阅方式：

- 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转人工服务，告知工作人员杂志邮发代号；
- 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11185.cn>）订阅杂志；
- 扫描邮政订阅二维码订阅杂志。



《读者》(原创版)  
邮政订阅



《飞碟探索》  
邮政订阅

广告